



# 聖遊記

(原名天路歷程)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本仁約翰著  
謝頌羔譯

聖

遊

記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聖遊記 (原名天路歷程)

每册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 
道林紙精裝大洋五角

(郵費另加)

原 著 者 本 仁 約 翰  
新 譯 者 謝 頌 羔  
出 版 者 兼 廣 學 會  
發 行 者 協 興 印 刷 公 司  
印 刷 者 協 興 印 刷 公 司

上海南京路一二八號

▲版權所有▼

THE PILGRIM'S PROGRESS

PART ONE

New translation by

Z. K. ZIA, M. A.

Third Edition

Prices { *Newspaper 25 cents*      *Postage Extra*  
          { *Dorling paper 50 cents*

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

128 Museum Road

SHANGHAI

1936

(Alice Kyle Memorial Fund)

## 譯者序言

聖遊記（原名天路歷程）的作者，是一位英國平民，姓本仁，名叫約翰，生在一六二八年十一月，死於一六八八年八月卅一日。幼時，二次險遭沒頂之禍，均被救起。十七歲曾被招爲英國內戰時的兵士。

年青時，本仁先生對於宗教不十分感到興趣，但在夢中常受到良心的譴責，以爲要在上帝前受審判。同時，他的妻子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。一六五三年，他進了教，後來又做了牧師。

爲了信仰不同，被當時的政府所拘，第一次被禁在牢中十二年，第二次又被拘禁了六個月。

聖遊記最精彩的上冊，便是他在獄中時所寫；以後還寫了下册。他生平又做了許多關於宗教經驗的書，如聖戰等；但是，都不及聖遊記的動人。



聖遊記第一次寫成在一六七六年，後來經過數次的修改與增加，於一六七九年始成完璧，可見作書的不易。聖遊記在一八八五年已被譯到七十五種文字，一九〇二年有九十五種譯文，最近至少有一百廿四種方言。據說，除出聖經之外，這書是最盛行於世了。

鄙人覺得這本書有重譯的必要，因為中國最初的譯本是在六十餘年前，它的譯本當然很忠實，但是文字却陳舊，不合現代的讀者們。同時，我自己也經過如本仁所經過的宗教經驗，所以更覺得重譯此書是一件有價值的事。在繙譯本書的時候，有原譯本在旁，作為借鏡，而且書中的人名與地名差不多完全根據舊譯本。書中的詩，也有一些是根據舊譯本，但是大半是新譯的，而且新譯的那些詩差不多是我的朋友馮雪冰先生代譯，因為我對於詩，全然是外行，故趁此機會特別的感謝馮雪冰先生。

本書的校樣由杜少衡先生負責，替本書生色不少，也得在此特別伸謝。

主僕謝頌羔敬撰，於上海廣學會九樓

民國廿四年，十一月，廿二日。

# 聖遊記

(天路歷程新譯)

(本仁約翰原著)

鄙人覺得這本基督教的著名小說有重譯必要。中文最初的譯本是在六十年前出版，譯筆當然很忠實，但文字似嫌陳舊些。鄙人的文字很不凡，冒昧地去嘗試，自覺太大膽了，不過有原譯本在旁，作爲借鏡，又時刻祈禱求主啓牖也許不致十分錯誤吧。 譯者附白

當我在這世界的曠野行走，遇着一個洞，我就在那洞中睡着了。在夢中，我看見一個人，穿着很襤褸的衣服，站在一處，面背着他的家，手中拿了一本書，在他的背上却負着一個重擔。我正在看着，見他把書打開，一壁讀，一壁眼中流淚，並且全身發抖，竟致情不自禁，就放聲大哭說：『我應當做甚麼啊？』(使徒行傳二章卅七節)

在這種苦痛狀況之下，他回到家中，勉強的自持，使他的妻子與孩子們看不出他內心的煩悶。但他的煩悶逐漸加增，終至忍無可忍，就對家人們說：『親愛的妻子，和我親生的子女們啊，我原與你們最親熱的，但是我負着的一個重擔使我無路可走，而且有人鄭重的告訴我

說，我們所住的城不久必被天火焚燒，在這種可怕的覆亡之下，愛妻，我的親愛的兒女們，與我自己，若非預先找一條出路都要很悲慘的同歸於盡，但是這條出路，我至今還沒有找到啊！』

他的家人聽了這話都十分驚奇，並不是爲了相信他的話而害怕，乃是恐怕他神經錯亂，那時天已傍晚，他們急忙的催促他去睡，希望他的腦子經過睡眠後可以平靜下來。豈知夜間仍如白日一般的煩悶，輾轉反側，不克成寢，整夜的嘆息流淚。到了天亮，他們來慰問他，但是他回報他們說：『更壞了，更壞了。』同時，他又與他們講昨天講過的話，但他們不耐煩聽下去，心中變硬，以爲不如用強硬的手段來對付他，那末他的神經病也許會痊癒。於是，他們譏笑他，怒罵他，而有時卻不理睬他。他受了這樣的待遇，退守到他自己的房中，却爲他們祈禱，可憐他們，同時又爲他自己的苦痛解悶。暇時獨自在近郊散步，時而讀書，時而祈禱，這樣的過了幾天。

過了些時，我見他在近郊行走，仍舊讀他的書，心中仍覺煩悶，在讀書的時候，又如先前一樣的喊叫說：『我應做甚麼方始可以得救？』（使徒行傳十六章三十，三十一節。）

我也見他左顧右盼，似乎要跑走的模樣，但他還是站着，看他的主意似乎未曾打定，不知道應走那一條路。後來我又看見一個人名叫傳道，走到面前問他道：「你爲甚麼哭？」他回答道：「先生，我讀了書中的話，知道我是定了死刑，死後還要受審判（希伯來書九章廿七節）；我覺得既不願受死刑（約伯記十六章廿一，廿二節），又不願死後受審判。（以四結二十二章十四節）

於是，傳道對他說：「人生多災禍，爲甚麼不願死呢？」那人答道：「爲了我怕我背上的重擔會壓迫我墜到比墳墓更深的地窟中去。（以賽亞書三十章三十三節）而且先生，入獄尙且難當，我深覺更不敢去受審判而終至被處死刑；一想到這些事情就使我哭泣了。」

於是，傳道說：「若是你處在這種狀況之下，爲甚麼站立在此呢？」他回答說：「爲了我不知道到甚麼地方去啊。」傳道就遞給他一捲羊皮紙，上面寫着：「你要逃避將來的忿怒。」

（馬太三章七節）那人看了這話，仔細的打量傳道一回，並且說：「我須逃到甚麼地方去呢？」傳道用手指着遠處的空地說：「你看見那窄門麼？」（馬太七章十四節）那人說：「沒有看見。」

「傳道說：『那末，你看見那遠處的明燈麼？』（詩篇一百一十九篇，一〇五節；彼得後書一章十九節。）他說：『我想我看見。』傳道就對他說：『請你看準那光直接的朝那方向走去，就可看見那

窄門；到了那邊，你如果敲門，就必有人指示你應當做的事。」

所以我看見那人開始跑去。但他跑得不遠，他的妻子和孩子們見了就大聲呼喊，叫他回頭；（路加十四章廿六節）但那人用手指掩着雙耳，一壁跑，一壁吶喊：『生命！生命！永遠的生命！』他一點不朝後望，卻直向平原的中區逃跑。（創世記十九章十七節）

那些鄰人也走出來看他逃跑，見了這種狀況，有些人譏笑他，（耶利米二十章十節），有些人威嚇他，也有些人大聲喊他回來，其中有兩人決意要用武力拉他歸家，一個人名叫固執，還有一個叫易遷。其時那人已跑得很遠，但那兩個人努力直追，不多時也就追上了。那人就對他們說：『鄰人們啊！你們來做甚麼？』他們說：『來勸你與我們一同回去。』但他說：『這是萬萬做不到的。你們住在將亡城，就是我的本鄉。我知道這城將亡，住在那邊，猶如度死，早晚要墜落到比墳墓還低的所在。那裏充滿着火與硫磺。好鄰人啊，還是心平氣和地與我同行罷。』

固執說：『這是甚麼話！難道叫我們拋了朋友們和安樂來跟隨你麼？』基督徒（他的名字）說：『是的。你們所拋棄的若與我現在所尋求的比較起來，真是高分抵不過一分了。（哥林後）』

四章十八節），若是你們和我同去，始終不懈，就可以與我一般享受途中的權利，一切豐富有餘（路加十五章十七節），所以不如請你同行，證明我話不虛。」

固執說：「你拋棄了一切去找尋的究竟是甚麼呢？」

基督徒說：「我所尋求的是不能破壞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殘、的基業（彼得前書一章四節）而且是保存在天，甚麼人努力的找尋，時辰一到，就給他們。（希伯來十一章十六節）你看這本書就能知道。」

固執：「啐，把你的書放在一邊罷。你究竟肯與我們一齊回去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不，我不回去，因為我已經手拿着犁耙。」（路加九章六十二節）

固執：「鄰友易遷啊，這樣，我們就撇下他逕自回家去罷；世上有許多那樣的人，腦經出了毛病，自以為是，別人的意見在他們看來總是錯的。」

易遷對固執道：「請勿侮辱他；他所說的也許是真的，那末，他所尋求的，的確是比我們所有的好，他是我的鄰人，我倒有意與他同去。」

固執：「甚麼話！又多出一個傻子來了麼？你還是由我作主，與我一同回去。這種患神經

病的人，不知道要領你到甚麼地方去？回去，回去，還是知趣些罷。」

基督徒：「不要如此，閣下與易遷可與我同行。我方纔所說的福氣確是有的，此外，還有更大的榮耀！如不相信，請你念這本書，書上所寫的都是真理，因為有血灑在上面作為擔保。

『希伯來九章十七至廿一節。』

易遷說：「鄰人固執啊！我開始打定我的主意，我想與這個好人同去，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；但是基督徒！你知道怎樣可以走到那條路？」

基督徒說：「有一個人名叫傳道，他指引我，叫我快走向前面的窄門，到了那兒，就會有人告訴我們當行的路。」

易遷：「那末，我和你同去罷。」

於是，他倆就前進了。

固執：「然而我不願與這樣的瘋人做同伴，我還是回到自己的家鄉去罷。」

我在夢中看見固執回家的時候，基督徒與易遷在平原上一壁走一壁談話：

基督徒：「鄰人易遷，你好麼？走來我與你談談。你依了我與我同行，那是使我十分快樂

。固執若能覺悟我所覺悟到的未來的權勢與恐慌，他也許不至貿貿然的離我們而去。」

易遷：「如今沒有別人，祇有我倆在這兒，請你再仔細的告訴我，我們到那兒去？所遇到的是些甚麼事？如何去享福？」

基督徒：「我心中所知道的，實非我口中所能形容。然而你既然急於要知道，我可把這書上的話念給你聽。」

易遷：「你確知書中的話都是真的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是的，千真萬確。這書的作者不能說謊。」（提多一章二節）

易遷：「你說得好，書中說些甚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書中說到有一永不滅亡的王國，我們永遠的住在那裏，上帝賜給我們永生。」

（以賽亞十四章十七節；約翰十章廿七至廿九節）

易遷：「你說得好。還有些甚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還有榮耀的冠冕以及那些發光如日中天的白衣會賜給我們。」（提後四章八節；啟示

錄三章四節；馬太十三章四十三節）



易遷：『那是最合我意了。還有些甚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那邊既無哭泣，又無憂傷；因那處的主人會把我們眼淚都揩乾了。』（以賽亞二十

五章八節；啓示錄七章十六節，十七，二十一章四節）

易遷：『在那兒的同伴們是那麼樣的人？』

基督徒：『那兒有許多天使，他們的光彩輝耀奪目，使人不能逼視。那兒你會遇見千萬歸天的人們，其中沒有一位會害人的，都是和愛聖善，敬拜上帝，在他面前蒙悅納；換句話說，那兒我們得以看見頭戴金冠的長老們，和手彈金琴的聖童貞們，還有那些人們，他們在世時爲了愛主的緣故任人宰割，用火焚燒，或是被猛獸吞噬，沉溺海中。這些人都在那兒享福，身上穿了永生的衣服。（以賽亞六章二節；帖前四章十六節十七節；啓示錄七章十七節，四章四節，十四一至五節，約翰十二章廿五節；哥後五章二至五節）

易遷：『聽了你這一席話，使我心曠神怡；但是，這些是否給我們享受？我們用甚麼方法可以得到這種福氣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這書中記載着那地方的主人大略說過，如果我們願意要獲那福，他一定會白白

的賜給我們。」以賽亞五十五章一節二節，十二節；約翰七章三十七節，六章卅七節；啓示錄廿一章六節，廿二章十

七節。

易遷：「好，我的好同伴啊，我聽了你的話，心中很快樂；來，我們現在要走得更快些了。」

基督徒：「我中心想要走得快些，但卻不能，因為我背着這個重的擔子。」

那時我在夢中見他們交談完畢，已走近一處泥濘的水潭，偶一不慎，他倆同掉在裏面。這水潭名叫憂鬱潭。他倆在潭裏翻來覆去掙扎了一下，弄得渾身是泥，基督徒因身負重擔，愈想爭脫，却愈陷下去。

易遷就說：「喂，隣人基督徒如今你在那裏了？」

基督徒：「老實說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啊。」

那時，易遷就生了氣，面上帶着怒容對基督徒說：「這就是你方纔告訴我的福氣麼？我們纔行路就碰釘子，那末，從現在起一直到天路的盡頭，不知道更要碰到若干釘子了。我祇望能跳出這個泥潭，把生命保全，前面的樂土讓你一人去享受罷。」說着，他掙扎了三次，就在

靠近他家的一邊泥潭出去了。立刻掉頭回家，基督徒也不再看見他了。

基督徒獨自在憂鬱潭中打滾，一心想從潭中出來，繼續去尋求那到窄門的路，也不情願再返到自己的家中，但他雖然用力，却不能成功，因為他背着重擔。我在夢中看見有位名叫恩助的前來，問他在那兒作甚麼。

基督徒：『先生，有一位傳道告訴我走這條路，他又指導我前面的窄門，使我可免將來的忿怒。當我走這條路的時候，就掉在這兒了。』

恩助：『但你爲甚麼不依着石階而行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心中懼怕，就莽然的抄了近路，以致陷落在此。』

恩助：『你伸過手來。』他把手伸出，恩助就拉他出來，扶助他，使他腳踏實地的站着，又叫他往前進。

那時我走近恩助，問他說：『先生，從將亡城到窄門，既然當走此路，爲甚麼不把它修好，叫那些可憐的行人少遇着這樣的危險？』他對我說：『這泥濘的潭是無法可修的，人們在覺悟自己罪惡的時候，所發出的渣滓和污穢不斷的流入這個低窪之處，所以叫做憂鬱潭。復

次，當一個窮人覺悟他那種不可救藥的狀況時，在他的靈魂深處就起了許多恐懼、疑惑、與灰心，而且都滙集在此；這個潭因此就成了這麼不可收拾。但王的意思並不是任它這麼壞下去（以賽亞三十五章三節四節）在已往的一千九百餘年，王會命他的測量員與工人們設法彌補這塊地，而且據我所知二萬擔，唉，也許數百萬擔有益的教訓從王國內各處運來填在這裏（據內行的人們說要修好這地莫如這些教訓），若是有效，這地早已修好了，但是王的工人們雖竭盡心力，這裏仍不能沒有憂鬱潭。

不錯，在這潭的中心，有一些好而結實的石階，由立法者作主放在那兒，但是處於這種多雨之秋，臭泥翻騰，把那些石階淹沒了。有時也許能夠看見，人們往往容易頭暈，不留神，一脚踏空，便身陷泥中，石階雖在，有何用處？但是人們一進窄門，地就堅實了。（撒母耳前書十

### 二章廿三節）

那時我在夢中看見易遷已經歸家。他的隣人們都來訪問他；有的說他能回頭確是慧人，有的說他隨着基督徒，徒然冒險，卻是傻子。還有些人笑他膽子小，說：『你既肯冒險，馬上就畏難中輟，實不足取。』易遷弄得沒有面目見人。但日久則較有把握，就和人們一同議論

基督徒，背地裏開他的玩笑。

當基督徒獨自一人行走的時候，他看見一人從遠處田間走來，碰巧與他相遇，這人名叫世智，住在俗情城，那是個大城，離基督徒的本鄉不遠。那人知道基督徒出將亡城的事，因為遠近的人都知道。世智一見這人努力的走着，口中嘆息，憂形於色，猜他必是基督徒，就開始與他談話。

世智：『現在怎麼樣？這麼受累的模樣，到何處去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實在受累，我想世上沒有比我更受累的了。你問我到何處去，我告訴你，先生，我到前面的窄門去，曾有人告訴我，一到那裏，我的重擔就會脫下。』

世智：『你有妻兒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有的；但我現在既發覺有這重擔壓在身上，我就不能如先前那樣與他們同享家庭之樂；有家庭如無家庭。』（哥前七章廿九節）

世智：『我若給你一些顧問，你願接受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好的話，當然接受；爲了我正需要好的顧問。』

世智：『我勸你快把重擔脫下，不然，心中不安，上帝賜給你的福氣也不能享受。』

基督徒：『把重擔脫下，這是我求之不得，但我自己實在不能，在我本鄉也無人能把這重擔從我肩上拿去；所以我走這路希望脫去我這個擔子。』

世智：『甚麼人告訴你走這條路可以脫去你的擔子？』

基督徒：『一個人看來是很體面的，我記得他的名字叫傳道。』

世智：『他的顧問是可咒詛的！他叫你走的路比世間任何一路更危險艱難；你如照他行，日後就會知道。我看你已經遇着些事，因我見你身上染了那憂鬱潭的泥；那個潭就是走這路憂愁的起點。請聽我的話，我比你年長。你現在所走的路一定要遇着艱辛，痛苦，饑餓，危險，赤身露體、刀劍、獅子、龍、黑暗，一言以蔽之，死亡，及其他。從各方面見證看來，這些事是確實的。爲甚麼聽了陌生人的話而不自愛惜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哼，先生，我背上的擔子比你所說那些的東西更可怕。我想如能脫去這擔子，路上不拘遇着甚麼都不妨。』

世智：『你最初怎樣覺悟到這擔子？』

基督徒：『讀了我手裏的書之後，纔知道的。』

世智：『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有些軟弱的人，不知自量，畫虎不成反類犬，就像你一般墜入五里霧中，不但手慌腳亂，不知所措，簡直會走到牛角尖裏去，去尋求的東西，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知道我所要得的乃是使我這重擔得以輕省些。』

世智：『這路上充滿了危險，你還說想要找尋一個方便之門？你如果肯聽我話，我能指給你一個途徑，一來可以不遭危險，二來又可以解去你的重擔，這個法門就在眼前。我再添一句，你如依我，可以轉危爲安，朋友滿堂，諸事如意。』

基督徒：『先生，我求你把這祕訣開導給我聽。』

世智：『就在那邊村裏，村名修行，住着一位紳士，名叫特法。那人很漂亮，名譽又很好，最會替人脫去像你這樣的重擔。據我所知，他已經幫助了許多人；哼，也有些人被重擔壓着而竟致喪心病狂，他有本領醫好他們。所以我勸你去見他，馬上能得着幫助。他的房子離這裏不過二三里路，如果他不在家，他有個兒子，很美貌，年又輕，名叫習禮，他的本領與

他的父親不相上下，你到那家，就可脫去那重擔。若是你不喜歡回家，其實我也願你回去，你可以差人去迎接你的妻兒們到這修行村去住，村中出租的空屋，很有幾處，而且有一間是廉價出租，那裏邊的食用又價廉物美，隣人們又都是忠厚可靠，與他們同住，你的生活便更加快樂寫意了。」

基督徒聽了這些話就停止不走了。但是忽然心中決定道：『若這位紳士的話是真的，我不如聽他的話最爲上策。』就又對世智說：『先生，要到這位忠厚長者家裏，如何走法？』

世智：『前面的那座高山（西乃山）你看見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不錯，看得很清楚。』

世智：『你須朝這山走去，所遇見的第一所屋子就是他的。』

這樣基督徒離了他自己的原路，想走到特法先生的家中去求助。豈知到了山脚下，他見那高山峭壁，似乎要倒下來的模樣，就害怕不敢前進，停在那邊，不知道如何辦法，同時他身上的重擔更覺加重，山中又冒出火焰，使他更覺惶恐，以爲要被火焚燒了。（出埃及十九章十六

節至十八節）所以他得出了些冷汗，害怕得戰慄不已（希伯來十二章廿一節）



此時他方纔後悔聽世智的話了。正在那時，他見傳道前來遇他，他覺得羞慚滿面。傳道愈走愈近，走到基督徒旁邊，用嚴厲可怕的面貌看了他一眼，就與他評理。

傳道：「基督徒，你爲甚麼來到這裏？」基督徒無話可答：祇得在他面前木立着。傳道就對他說：「你豈不是我所遇見在將亡城外哭號的那人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不錯，可愛的先生，我就是那人。」

傳道：「到窄門的路，我不是告訴你過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可愛的先生，告訴過。」

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爲甚麼這樣快就走錯了路？你現在已不在正道上。」

基督徒：「當我一過了憂鬱潭，我就遇見一位紳士，他勸告我到前面的村中去找一個人，他能替我拿去我的擔子。」

傳道：「他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」

基督徒：「他看來像一位紳士，對我講了許多話，到底把我說服了；所以我就到了這裏；但當我看見這座山，險峻非凡，我就不敢前進，恐它把我的頭壓扁了。」

傳道：「那位紳士對你說些甚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他問我到那裏去，我就告訴他。」

傳道：「他後來又說些甚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他問我家眷否？我就據實告訴他。但我說，我現在負着重擔，對於他們，不像以前那樣的有興味了。」

傳道：「那末，他又說了些甚麼呢？」

基督徒：「他催我快脫去我的擔子；我也告訴他這是我心所願的，而且我說，我現在到那邊窄門去，那兒會有人指示我到得救之路。於是世智說，他能指示我一條更好的捷徑，而且一帆風順，路中不會如我所走的那麼遇到許多困難。走他所說的路，我就可以到特法先生家中，他能把我的擔子拿掉。我信了他的話，棄了我的原路，來到這裏，希望脫去這重擔。但當我到這裏，看見這種危險的光景，就畏懼的不敢前進，我現在真不知道應該做些甚麼了。」

傳道：「你暫且停着，我要把上帝的話指示你。」所以他站着，渾身發抖。於是傳道對他

說：「你要謹慎，不可棄絕那向你說話的，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，尚且不能逃罪，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。」（希伯來十二章廿五節）他又說：「義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後，我心裏就不喜歡他。」（希伯來十章卅八節）他把這兩段上帝的話引用到基督徒身上說：「你就是這個投入苦海的人，你拒絕了至高者的話，你的脚離棄和平之路，差不多要自趨滅亡了。」

那時基督徒俯伏在地，好像死去，呼叫說：「禍哉，我沒有生路了！」傳道見他這樣，拉他的右手說：「大凡罪惡與毀謗皆可得赦；祇要信，不可懷疑。」（馬六十二章卅節，約翰廿章廿七節）基督徒又漸漸的有了生氣，從地上爬起，站在傳道面前，仍舊如前一樣的戰慄着。

於是傳道勸告他說：「如今要誠懇地聽我的忠告。那誘惑你的是誰？他所介紹給你的又是誰？我現在告訴你。你所遇見的是世智；這人名符其實；半緣於他染了現世的道理（約翰一書四章五節）所以他常到修行村去做禮拜）。半緣於他最愛那種道理，可以免去十字架的逼迫（加拉太六章十二節）。所以他有這樣屬世的習氣，就想擾亂主的正道。他所給你的商權有三點，你實在要痛惡之：

「一·他引誘你離了正路。

二·他努力的勸你，使你厭憎十字架。

三·他把你領到死路來。」

傳道又說：「第一，你當畏懼這件離開正路的事，你若不再輕易允許，因為你一聽了世智的話，就把上帝的話棄絕了。主說：『努力的進窄門，』（路加十三章廿四節）這條路就是我叫你去走的。因為『引到永生的那門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』（馬太十七章十三節十四節）那惡人引誘你離開窄門正路，幾乎使你滅亡，所以你要恨那人的誘惑，也要深責你自己錯聽了他的話。

「第二，那人使你厭憎十字架，那是一件可痛惡的事。你當看這十字架比埃及一切的財富更貴（希伯來十一章廿六節）；復次，光榮的主會告訴你：要得着生命的，將要失喪生命；並且人跟隨他，若非愛他勝過父母、妻子、兄弟、姐妹、和自己的生命，便不能做他的門徒。那世智對你說那十字架是死亡，你要痛惡這人的道，因真理告訴我們，你若不背十字架，就不能得永生。

『第三，他把你領到這條死路上來，也是可痛惡的。因為你該知道他叫你去找尋的是誰，那人是絕對不能替你脫去這重擔的。那個人名叫特法，婢女的兒子，這個婢女和她的孩子們都是做奴才的（加拉太四章廿二至廿七節）西乃山就是她的化身，令你看了嚇得魂不附體，以為要把你壓死。她和她孩子們自己還受着壓束，怎能使你得釋放，所以特法是不能替你脫去這重擔子的。他也從來沒有脫去過甚麼人的擔子，以後也決不見得能罷。你不能叫律法使你稱義，因為靠着律法，沒有人能脫去他的擔子。這世智是個「非我族類」的異鄉人，而這特法是個騙子；至於他的兒子習禮，外貌雖漂亮，是個偽善者，並不能幫助你。還是相信我罷。這些醉漢們的吶喊毫無道理，無非想誘你背棄我指示你的正路，把教法拋了。』此後，傳道大聲道：『皇天后土，實鑒斯言。』那時就有火與言語從西乃山發出來，基督徒立在山下不覺毛髮直豎，山中發出的言語說：『凡以行律法為本的，都是被咒詛的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：『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詛。』（加拉太三章十節）

那時基督徒以為死期已到，哭得很傷心，竟口出怨言說，不該遇見那世智先生，自己也不該聽他的話，做了傻子。他越想越慚愧，那個人所講的話，無非出自肉體，有甚麼能力可教

他離棄正路，但是却終於聽了他的話，真是不該。他如此想了一回，就對傳道說：「先生，現在你有何感想？還有希望麼？我還可以走回去到那窄門麼？或者竟因此而會拒絕我，使我受辱而回麼？我聽了世智的話，現在實覺難過，我的罪過能得赦免麼？」

傳道回答說：「你罪很大，因為你犯了二種過犯：一，你棄了正路；二，你去走了禁路。然而那管窄門的人，存心良善，必收容你，祇要你以後謹慎將事，不再走岔路，恐怕主一發怒，你就死在路上。」（詩篇二章十二節）

於是，基督徒要走到原路上；那時傳道與他接吻，面露笑容，祝他一路平安。基督徒就急急的轉回去，路上遇見人，開口不言；有人問他，他也不答。他走在路上，心裏仍以爲那是禁地，戰慄得很，一直走到原路，方始心中平安。移時，基督徒走到窄門，門上寫着：「扣門的，給他開門。」（馬太七章七節）他扣二三下，口中念着說：

應許我走進來麼？

我雖是不配的反叛者，

門內的人能替我開門麼？

那末，我要永遠的頌讚他。

一位容面莊嚴的人名叫仁慈；終於在門內答應了，並且問道：『扣門的是誰？何處而來？要些甚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我是個可憐的負着擔子的罪人。從將亡城而來，要到郇山去，希望免過後來的刑罰。有人指教我要走那正路，當進這窄門，不知道你情願讓我進來麼？』

仁慈：『我滿心情願。』就把門開了。

基督徒方進門，仁慈用手一拉。基督徒就問：『爲甚麼拉我？』答道：『離此不遠有個很堅固的礮臺，撒但就是那裏的指揮，他和他的走卒們看見有人想進來就在礮臺上射下箭來，那些不幸被箭射着的人們就死在門外。』那時基督徒說：『我一壁快樂，一壁戰慄。』他進了窄門以後，管門的問他甚麼人指導他走到這裏來的。

基督徒：『傳道叫我來扣門的，我就照他的話而行。他又告訴我，你，先生，會指引我當行的事。』

仁慈：『你面前的門是開着，沒有人能關的。』

基督徒：「我在艱難中反而獲得益處了。」

仁慈：「沒有人與你同來；這是何故啊？」

基督徒：「因為隣人中，沒有一位看到我所見的危險。」

仁慈：「他們中間，有人知道你到這裏來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有人知道，最初我的妻和孩子們看見我來，並且呼我回去。還有幾位鄰人，吶喊着叫我回去；但我用手指捫在耳上，不去聽他們；終於來到此地。」

仁慈：「難道沒有人勉強你回去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有兩個人，一名固執，一名易遷。他倆見我不聽，固執辱罵我一番，自己就回去了，但易遷卻與我同走了些路。」

仁慈：「但他爲甚麼不與你同來？」

基督徒：「我倆起先同行着，後來遇到憂鬱潭便一同掉在裏面，易遷很失望，不願前進，他後來爬出了潭，又返到故鄉。他臨走時，還譏諷我說，「那樂園我讓你獨自一人去受用罷。」所以他走他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；他跟着固執回去了，我卻來到窄門。」



仁慈：『可憐，那個弱者！爲了天榮吃些小苦，算得甚麼？易遷真把天榮小看了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把易遷的實情露佈了。其實我若露佈我自己，也未見得比他好。不錯，他回到他自己的故鄉，但我聽了世智屬世的勸告，卻走死路。』

仁慈：『哼，他竟尋着了什麼？真是豈有此理，他要你到恃法那裏去尋得方便之門，他偏都是拐子。你聽了他的勸告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我起初聽他，後來不敢。我去尋恃法的時候，看見他家旁邊的那座高山，以爲要崩到我頭上來，我不得不停止。』

仁慈：『許多人傷在那座山裏，以後還有許多人要被它壓死。你沒有被它壓得粉碎，好極了。』

基督徒：『在那山下，我處在憂鬱潭的當兒，若沒有傳道前來助我，我不知道要陷於何地；蒙上帝的恩慈，傳道助我一臂，不然，我不能到此。如今，像我這樣的罪人，該當被山壓死，不配站在這裏和我的主談話。但是，哦，我還可以進此窄門，真是感德莫名了！』

仁慈：『我們是一視同仁的；不論何人在未到此以前做錯了甚麼事，我們無論如何不放逐

他的。(約翰六章卅七節)：所以，好的基督徒啊，走前來我可以教你應走的前程。往前看，你見那狹路麼？那就是你應走之路，乃是古聖，先知，基督與他的門徒所築的，這條筆直的路，就是你所當走的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但是這路難道沒有轉灣抹角，叫不認得路的人走錯麼？」

仁慈：「有不少歧路混雜，既彎曲，又闊大，但你須認清正路，那是筆直而又狹窄的。」

(馬太七章十四節)

我看見基督徒繼續的問他能否把他背上的擔子拿去，因為他還沒有解脫，而且若沒有人幫助他，他自己終難解脫。

仁慈告訴他：「你的擔子暫且負着，不要性急，等你到了得救的場所，那擔子自然會脫落下來的。」

於是，基督徒束上腰帶，重整旗鼓的往前走。仁慈說：「離這門不遠，你會遇到曉示的家，若叩他的門，他必給你看許多美好的東西。」仁慈祝基督徒一路平安，他就離他的朋友前進了。基督徒走了些時，到了曉示之家，叩了許久的門，方始有人出來問道：「門外是誰？」

基督徒：『先生，我是個旅行者，是這房主的朋友叫我來的，說來此定能獲益；因此，我希望見主人一面。』那人出去通報主人，少頃，那主人出來問道：『你要甚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先生，我從將亡城而來，要到郇山去；那位管窄門的告訴我說，若來找你，你會給我許多美好的東西看，使我的行程大得益處。』

曉示：『請進，我會給你看與你有益的東西。』就叫他的家人燃起燭來，并且請基督徒跟隨他走。他倆進了一間密室，叫家人開了一道門，門既開，基督徒見牆上掛着一幅很莊嚴的人的像，他的雙目望着天，手中拿着世界最寶貴的一本書，站在那裏，口中說着真理，似乎在規勸人，背朝着世界，而頭上卻戴着金冠。

基督徒：『這是甚麼意義？』

曉示：『這圖中的人是千中難選其一的，他能以德感化人們，使他們重生（哥前四章十五節）與他們同其甘苦，如母親生產感受痛苦一般（加拉太四章十九節）既生之後，又爲他們保護。你看他雙目望天手中拿着寶書，口中講着真理，那是表明他把不易明瞭的事實向罪人解釋；故此站着好像苦勸人們似的。你又看他背朝着世界，頭上掛着金冠，那是表明他對於世事抱冷

靜態度，專心愛做主工，而且對於來世榮光的獎勵很有把握。我如今將這圖指示你，因為在你前進的當兒，必遇着難關，此地主人以為祇有那圖中人有資格可以作你的導師。所以請你格外留神，我所指示你的，切記勿忘，不然，也許有假充領路的，把你領到死路上去。」

後來曉示拉了基督徒的手，領他進了一個很大的廳，內中許久無人打掃，灰塵高積。曉示就叫一人從事打掃，剛動手，塵埃四起，基督徒幾乎悶死。曉示對站在旁邊的女郎說：「請拿些水來，灑在廳中。」她樂意的遵命而行，廳就打掃得很乾淨了。

基督徒：「這是甚麼意義？」

曉示：「這廳就是人心，從未受福音恩典的洗禮，這些灰塵乃是他的原罪和內心的腐敗，把全人生染污了。第一次打掃的是律法，後來那一位女郎用水來灑的是福音。那第一次掃地，塵埃飛揚，不但不能掃乾淨，而且你幾乎悶死；這是表明律法不但不能洗淨人心，卻把惡心更加活動起來。罪在靈魂深處更加增多，律法但能禁止人的惡，發現人之罪，而不能給人能力使他勝過罪。（羅馬五章二十節，七章九節；哥前十五章五十六節）」

曉示又說：「復次，你看見女郎用水灑那廳，一切就都潔淨了，令人覺得非常愉快，這是

表明福音的寶貴而甜蜜的勢力進入人心，罪就消滅了，靈魂信這福音，成爲清潔，配給光榮之主居住了。」約翰十五章三節；使徒十五章九節；羅馬十六章廿五節廿六節；以弗所五章廿六節。

我又看見曉示領了他的手進到一間小屋，裏面坐着兩個小孩子，長的名叫急欲，還有一個名叫忍待。急欲看來心中似乎很不滿足，忍待是很安靜。基督徒問：『急欲爲甚麼如此不滿意？』曉示說：『他們的管家應許把那些最好的東西到明年新正給他，但他現在就要；忍待卻情願等候。』

那時，我看見有一個人，手中拿了一袋寶貝到急欲面前，把那些寶貝倒在他的脚下，急欲就拿起來，心中異常歡喜，而且冷笑着忍待。那知在很短的時間內，他把所有的寶貝都浪費了，所剩下的不過是些襤褸的破布而已。

基督徒問曉示說：『請你把這事再仔細的解釋一下。』

曉示：『這兩個孩子，急欲好比是現世的人們，還有那忍待好比是來世的人們。你看急欲要在今生立刻獲得那些好東西，如同現世的人們一般，只顧目前，不肯等到死後，其實死後也有極大的福氣爲他們預備。格言說：「十鳥在樹，不如一鳥在手。」他們以爲這話比聖經

中說到來世的話更可信。但是你已看見急欲的寶貝很快的浪費乾淨，單剩些破布，這樣的人們，到末世時的結局，就是如此。」

基督徒：「如此看來，忍耐倒有很大的智慧，理由是：一·他忍耐等候那最好的東西；二·別人祇有破布的時候，他卻有他的光榮。」

曉示：「不但如此，還有一層，來世的光榮是不會消逝的，不像世間之福煙消雲散這般迅速。故此急欲先得了些寶貝，實在無庸冷笑忍耐，因為忍耐後來得他的產業更可以冷笑急欲。在先的一定要讓給在後的，而在後的，再無人繼起，所以可以長久受用。聖經說到那個財主：「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，拉撒路也受過苦，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」  
路加十六章 這話是一點不錯啊！」

基督徒：「我現在知道：目前的東西不可貪圖，須要等候後來之福。」

曉示：「你說得很對，因為我們所見的是暫時的，所不見的卻是永遠的。  
哥後四章十八節 話雖如此，所見的是屬世的東西，和人的情欲做隣居，交往很密，而所不見的是身後之物和人們的欲望，休戚不相關，故此蹤跡很疎。」

那時，我看見曉示領基督徒到一處，牆邊卻有火燃燒着。旁邊站着一個人，不時的把多量的水澆在上面，使火熄滅，但那火燒得更旺更熱。

基督徒問道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』

曉示：『這火是恩典在人心中的工作，那人想要用水把它澆滅，是個魔鬼。他雖然如此做，但這火卻更旺更熱，我要把這個緣故告訴你。』他就領基督徒到牆外，看見有一個人拿了一瓶油，在暗中不住的把那油瓶浸到火中去。

基督徒：『這又是甚麼意思？』

曉示回答說：『這個人就是基督，他用恩慈的油維持人心中已開始的工作；基督自己的人，終究是受靈恩的百姓，魔力雖大，不能撲滅人們心中所受的恩惠，這一點，使身受者自己也覺得莫明其妙，因此，那澆油的人站在牆後。』

我又看見曉示領他到一處樂地，那裏矗立着一座偉大而又美麗的宮殿，使基督徒見了不禁喜形於色，又見在殿頂上有人們行走，都是身穿着金子的華服。

基督徒：『我們也可進去麼？』

曉示就帶他到殿門口；看見有許多人站在門外，似乎要想進去，又不敢進去。離門不遠，一個人坐在桌邊，桌上擺着一本書與他的筆墨，甚麼人要進殿，須得報名。門口又站着一些武裝的人，似乎不許人進去，凡要進去的，他們要盡力的害他。基督徒見了，倒有些奇異，其餘的人看見那些武裝的人也都害怕而後退。後來他看見一人面貌雄壯，走到書記面前說：『先生給我報一個名。』那人報了名，就提了寶劍，戴上頭盔，急忙的上去攻打那些武裝的人，他們也還擊；但他絕不喪志，努力的進攻，雙方都受重傷，後來仍讓他打出一條路來，直衝入殿中（使徒行傳十四章廿二節）。那時，聽見殿頂上有歡樂的聲音叫道：『請進，請進，你必得永遠的光榮。』那人就進去，馬上穿起金衣。基督徒微笑說：『我想，無疑地，我知道這件事的意義。』又對曉示說：『現在可讓我離此前進了。』

曉示說：『不，請稍待，等我再把別事給你看，再走不遲。』就又拉他的手帶他到一間暗房，裏面有一個人坐在鐵籠中。那人看來似乎十分憂愁，眼向下望，很有束手待斃的模樣，嘆着氣，似乎像碎了他的心。基督徒就問：『這是甚麼意義？』曉示請他自己與那人談話。

基督徒問那人道：『你是怎麼樣的人？』



那人答道：『現在的我不是從前的我了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從前是怎麼樣的人？』

那人說：『從前我是一個很漂亮的教授，不但自己以為如此，人們也都以為如此；那時我走天路，一帆風順，以為一定能到天城，心中就很快樂。』路加八章十三節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你現在如何？』

那人說：『現在我成爲一個絕望之人了，而且關在這個鐵籠中，不能出來，哦，現在我真不能出來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怎樣到這地步的？』

那人說：『起初我還做醒小心，後來漸漸懈怠，又放縱私慾，得罪了真道之光和上帝之恩；我又得罪了聖靈，聖靈就離我而去，引鬼入門，鬼竟跟隨我不肯離去；惹惱了上帝，上帝就棄了我；又使我的心腸變成堅硬，即使要悔改也不能了。』

基督徒對曉示道：『這樣的人難道毫無希望麼？』曉示說：『請你問他。』

基督徒問他：『你真沒有希望麼？你難道要永遠關在這籠中麼？』

那人說：『實在沒有希望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你爲甚麼如此說法？上帝的兒子是十分仁慈的。』

那人說：『我又重新把上帝的兒子釘在十字架上（希伯來六章六節），藐視了他和他的義，把他的血當作平常，我又褻瀆了施恩的聖靈；因此，上帝的應許，我現在無份，惟有詛咒的話要在我身上應驗，上帝的義怒要把我滅掉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怎麼樣墮落到這種情形？』

那人說：『我專圖慾情，但求世間的快樂和財利，當初自鳴得意，以爲可以享受快樂，那知這些在我心中如火燒蟲蝕一般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但你能悔改，再回頭麼？』

那人說：『上帝不許我悔改。他的應許的話不能使我興奮而去悔改。可憐，他親自把我關在這鐵籠中，世上一切的人也不能放我出來。可憐，永遠的苦悶，這永遠的苦悶，我真不知道如何渡過去！』

曉示：『這人的苦，你要記住，做你一生的棒喝。』

基督徒：『不錯，這是可怕的很！願上帝助我做醒小心，常常的祈禱，使我能除去那樣的禍根。先生，現在可以前進了麼？』

曉示說：『且住，讓我再給你看一件事，然後前進。』

他又攜着基督徒的手，走到一間房子，有一個人正從牀上起來，穿衣的時候，全身發抖。基督徒問：『這人爲甚麼發抖？』

曉示叫那人自己對基督徒解釋。那人說：『昨晚我做了一個夢，見天變成黑色，雷電交作；可怕之至，我因此憂病。我在夢中擡頭觀看，烏雲急飛，號聲大作，雲端坐着一人，周圍有千萬的天使，滿天是火光。我聽見一種呼聲說：「死人們，起來罷，都來受審判；」同時磐石迸裂，墳墓洞開，內裏的死人都走出來，有的是十分快樂，頭望着天，有的害怕非凡，想到山下去藏身。我又看見那雲端坐着的人把書打開，吩咐世人都進前來，但是烈火四射，人們又不能十分走近，其距離猶如囚犯立在推事面前那麼遠。（但以理七章九節，十節。）

『我又聽見有命令傳給天使們說：一你們把稗子、糠、和稻根、投在火湖裏，（馬太三章十二節）  
八章三十節，瑪拉基四章一節。』就看見在我近旁現出無底坑，有很多的烟火冒出來，還有發出奇

異的聲音。

『雲端坐着的人又命令天使說：『你們把我的穀收在倉裏，（路加三章十七節）』當時就有許多人被接到天上去（帖前四章十六節十七節）。但是我卻留在地上，我也想設法把我自己隱藏，但終於不能。因那雲端坐着的人定睛看我，同時，我的罪都擺在我眼前，我的良心從各方面告我的狀，（羅馬人書二章十四，十五節）就在那時我從夢中醒了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但，你爲甚麼如此懼怕？』

那人說：『唉，我以爲審判的日子到了，但我還沒有預備好。最使我懼怕的就是在天使帶一些人上天，而我卻被棄在後方；復次，那無底坑出現的地方，卽在我的腳邊。我的良心又使我難堪；我以爲那位雲端的推事又常向我注目，在他面上似現着惱怒的神情。』

那時，曉示對基督徒說：『這些你都考慮過麼？』

基督徒說：『是，我都考慮過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』

曉示：『把這些事在心中記着，作爲你路上自勵的鋒刺。』

基督徒，就又束上腰帶前進，曉示鼓勵他說：『好基督徒阿，願保惠師常與你同在，引導

你直走到郇山。」

基督徒開始前進，口中念着：

這裏，我見了豐滿的一切，

珍稀，得用，喜悅和敬畏。

藉着我已開始拿取的寶貝，

更使我從此不再顛沛仆跌。

讓我細加思量，全然了解

他們所給我的指引，向着

美善的曉示，我深表感謝。

我又見基督徒所走的路，兩旁都築着牆，名叫救恩（以賽亞廿六章二節）他跑路艱難，因為身負重任。後來跑到一處高岡，有一個十字架豎在那裏，其下是個空墳，基督徒剛巧走到十字架邊，背上的重擔就落下來，滾到空墳裏，以後，就不見了。

基督徒忽然覺得肩輕鬆不少，很高興的說：『基督的憂苦，賜我快樂；基督的死，賜我

生命。」他暫時停立，朝十字架看得出神，因為他很希奇不過一仰望了十字架便能使他如釋重負。他看了又看，直等到淚如雨下。（撒迦利亞十二章十節）當他站着一壁觀看一壁流淚的時候，有三位光明的人前來與他行禮說：『願你平安。』第一位對他說：『你一切的罪現在都赦免了（馬可二章五節）。第二位脫去他的破衣，把潔白的衣服與他穿上。第三位在他額上打了一個印記，而且給他一捲蓋過印的公文，叫他在途中不時觀看，到天城的時候可以交給管天門的人。話說完了，就離他而去。基督徒吶喊了三次，心中覺得很高興，並且唱道：

我負了罪孽的苦轍到這田地，

憂傷呀始終纏縛着我的百體，

直到這裏，這裏是甚麼地方？

這裏我幸福的花朵一定開放；

這裏我背着的重累一定棄絕；

這裏緊束我的繩索一定斷裂；

幸福的十架呀，幸福的墓塚！

更幸福的是爲我受辱的聖宗！

我看見他又往前進，到了一處低窪之地，見路旁有三人睡着，都帶着腳鐐。一名愚蒙，一名懈惰，一名自恃。基督徒見了他們，就上前走去想把他們叫醒，就吶喊道：『你們睡在此地，如同睡在船桅上，下面有死海，就是無底的深淵（箴言二十三章卅四節），所以請醒轉來，離此他去，如果願意，我很願幫你們解開你們的腳鐐。』他又對他們說：『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，在你們四週亂跑，你們終究要被牠吞食。』（彼前五章八節）他這麼大聲吶喊，方始把他們叫醒了，他們向他望了一望。愚蒙先說：『我看不出有甚麼危險。』懈惰說：『讓我們再睡一下。』自恃說：『你幹你的，我幹我的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』說罷，他們三人又睡下去，基督徒祇好走他自己的路。

但他替他們擔憂，因爲他們處在這樣危險的地方，自己還不知道。叫醒了他們，勸告他們，又願爲他們解開腳鐐，如此優待他們，他們反視爲無關痛癢。正在思慮的時候，又見兩人從狹路的左旁跳牆進來，而且走得很快，把基督徒追上了。那兩人一名特儀，一名僞善。基督徒就與他們談起話來，問道：『二位先生，從那裏來？往那裏去？』兩人道：『我們生長

在虛榮國，爲了要求些嘉獎，今兒想到郇山去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們怎麼不從那窄門進來，豈不知如經上所說『不從門裏進來，而從別處跳進來的，就是賊和強盜』麼？」（約翰十章一節）

二人說：「我們國裏的人以爲如欲從那窄門進來，路程太遠了些，因此，我們就扒牆抄了近路。」

基督徒道：「我們想要到天城，你們如此抄近路，豈非違犯了天城主人的意旨麼？」

兩人說：「這點不必擔憂，我們如此做法，前人也有做過的，千餘年來都是如此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但，你們的行爲合乎律法麼？」

二人說：「千年以來已成爲慣例，公正的推事也必以爲合法，況且我們已經得了正路，何必詢問從何處進來的？我們已進來了，那末，不能說我們是門外漢；你從窄門走到這條路上，我們是跳牆進來的，但也在這條路上。你與我們相較，有甚麼優勝的地方呢？」

基督徒：「我走路是遵着主命；你們走路是憑着你們自己的妄想，這路的主人早已擬定你們是賊了，所以我懷疑，不知道你們到了路的終點會被算爲誠實的人麼？你們不照主人的指



引而進來，那末，將來你們也得不着他的恩典，定要空手出去。」

二人至此無話可說，祇說：「你管你自己的事」。於是兩人同走，並不多談天，基督徒卻單獨行走。後來，兩人對基督徒說：『這些律法規矩，想我們也是切實的遵守，和你一般。故此，我們看你和我們沒有甚麼分別。不過，你穿的衣服與我們不同，也許鄰人們送給你，叫你可以遮蓋倒霉的身體的。』

基督徒：『照律例講來，你們不能得救，因為你們不從門裏進來。』（加拉太二章十六節）。至於我身上的大衣，是這條路的主人賜給我的，如你們所說，遮蓋我的露體的，這是主的恩賜，因為我以前穿着是一件破衣。所以我在走路時常安慰自己，想若到天門，身上穿着主的大衣，主必認識。那件大衣是主把那件破衣換掉的時候賜贈給我的。此外，我頭上還帶着一種印記，你也許沒有看見，乃是主親信的傭人在我的重擔脫去的那天爲我蓋上的。他又給了我一捲蓋過印的公文，使我在路上可以誦念，又叫我到天門時，把那公文呈上，做入天門的執照；想起來這些東西你們一定沒有，而且你們也不需要，因為你們不從那窄門進來。』

二人聽了這一席話，無言可答，但彼此相對而笑。那時，我見三人同行，不過基督徒走在

前頭，並不與二人說話，自己卻在思維，有時嘆息，有時覺得暢快。又常把那光明的聖者給他的書卷打開閱讀，精神爲之一爽。

我見三人前進，到了艱難山的山下，那裏有一口泉源。並且有兩條岔路，和正路相混，一岔在左，一岔在右，單是這條上山的狹路名叫艱難，可以直通山頂。基督徒先喝了泉水，神清氣爽（以賽亞六十九章十節）就向山上走去，口中念着：

涉彼高岡，

縱有萬步，

雖有艱險，

莫或我阻，

以攀以登，

我心所慕，

寤寐求之，

生命之路。

x

x

x

x

x

x

x

x

行行同進，

奮我豪神，

既無所懼，

亦復何驚？

維艱艱困，

正道是遠，

觀彼逸樂，

實亡其身。

恃儼僞善也來到山下。見山勢高峻，兩旁既有歧路，想可繞道過山，仍可與基督徒相遇，故此，決意走那兩條路（一條叫危險，一條叫敗亡）。兩人中一個從危險的路走去，卻進了深林；還有一個從敗亡的路走去，卻到了黑山的荒野，忽然一失足就跌下去，不再起來了。

我見基督徒走上山去，起初飛跑，後來緩走，臨了，山勢險峻，祇得用手爬上去。到了半山，有一座亭，乃山主所造，給疲乏的旅行者可以得些休息。基督徒到了那座亭，就坐下休息，把書卷從懷中取出念誦，心中得着慰安，又把那件十字架下所得的大衣詳細察看。心中快慰了一些工夫，終於微睡了，後來卻熟睡了，故此，就擱在那裏一直到黃昏，因為貪睡，手中一捲公文就掉在地上。那時，有人前來叫醒他說：『懶惰的人哪！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，就可得智慧。』箴言六章六節。基督徒就馬上驚醒了，快往前走，一直跑到山頂。

在山頂上，基督徒看見兩人迎頭跑來：一名心驚，一名懷疑。基督徒對他倆說：『爲甚麼開倒車呢？你們不是走錯了路麼？』心驚回答說：『我們原是走天路的人，已經走過這艱難的地方，但愈走愈危，故此回頭。』懷疑說：『不錯啊，因爲前面，離此不遠，有兩隻獅子，在路上臥着，或醒，或睡，不得而知，我們卻不能不顧慮到，如果走得近些，也許要被牠們敲得粉碎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們的話使我驚駭，但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有何處能使我得一片安靜土呢？若回到本城去，那城不久要滅亡，回去也是一死。若能向天府前進，必能得到平安，那末，

我還是冒險前進。回去是除死以外無別法；若往前進，雖然怕死，未必就死，而且死後還可得永生，所以我還是前進。」

懷疑與心驚就跑到山下去。基督徒又向前進，正在思念二人所說的話，同時，用手到懷中去探那公文，藉以安慰自己，豈知那懷中的公文，遍摸不得，那時，他心中苦悶已極，不知如何辦法；平常安慰他心的就是這公文，將來到郇山時，也得拿這公文作爲入堂券。他真不知道如何措置，心中惟有苦痛。最後，他忽然想到曾在山亭裏熟睡，就跪下認自己的錯，求上帝赦免他的愚昧。他就回去尋找那本失落的公文。在他的歸程中，那種痛苦，有甚麼人能形容出來呢？一壁嘆氣，一壁痛哭，時常自怨自說，主蓋造這座亭子，原是叫人歇息養神，不是叫人在那裏熟睡的，我在那裏睡覺，真是糊塗啊！

他傷心着走回去，一路很仔細的東張西望，希望碰巧找到那張公文，後來到了那座亭子，一看見，越發增添他的悲哀，使他深惡他在亭中睡覺的罪過，所以他對自己說：『我真是苦啊！我爲甚麼在白晝睡覺呢？四面都是困難，自己還不知道（帖前五章七節，八節；啟示二章四節，五節）。主造這亭，原叫行路的人略事休息，得些精神上的救濟，並不是叫我使肉

體懶惰貪睡的。現在一往一來，豈非走了許多冤枉路？（好像以色列人犯了罪，再回去走紅海的路。）我若不犯這貪睡的罪，何至於走這條悲慘的回頭路呢？可憐，天色已晚，也許要迷失在此，唉，不貪睡，是多麼好！」

現在他已走到亭子，就在那裏坐下，痛哭了一場。很悲慘的低下頭，無意中在一隻長椅底下瞥見了他的公文，忙把它拾起，戰戰兢兢的放在胸懷裏。他那時的快樂是沒有人能形容的了。因為這捲公文是他生命的保險單，也就是入天城的憑據。所以小心藏在懷中，感謝上帝指導，使他能够找着，就又轉身走他的路，一壁快樂，一壁流淚。這次上山，脚步輕快，但是沒到山頂以前，太陽已落山，這又使他後悔嘆息說：「唉！罪大惡極的睡眠，爲此，我不得不暗中摸索，不見太陽，脚下的路盡是昏黑，不得不聽見愁苦野獸的叫聲！」又想起從前懷疑心驚對他說有獅子臥着的話，心裏說：「這些野獸夜間到處去尋找食物喫，我若碰見，沒法抵抗，必定被他們撕成多塊。」一壁如此深思，一壁走他的路，正悔恨自己悲痛的錯誤，舉頭一看，見有一座高大的殿，名叫美宮，屹立在那條大路之旁。

我看見基督徒往前走，指望這裏可以投宿，豈知走了幾步，走入狹道裏去，在離美宮門

房半里路之處，他瞥見二隻獅子臥在路旁，他就想，我現在遇見懷疑與心驚所遇見的危險了，難怪他倆嚇得逃跑（其實那兩隻獅子有鐵鏈鎖着，但他卻沒有看見），他心中害怕，也打量着要返身步那二人的後塵。因為他覺到前面祇有死亡。那時，美宮的看門者名叫儼醒，見基督徒站着不走，似乎要想後退，便大聲呼叫說：『你的膽力爲甚麼這般小？不要怕這二隻獅子，它們是被鐵鏈鎖着，主人把它們放在那裏，乃是要鍛鍊信主的人的信心，同時，也可以看出沒有信心的人。祇要你從路當中走來，保你不受害。』

我見基督徒，雖然見了獅子戰慄。很小心的從路中走過去。二隻獅子吼叫得很厲害，他並沒有被它們敵住。所以他拍手大樂，直到宮門，就向守門者說：『先生，這是甚麼宮？我可以在此過夜麼？』守門者說：『這宮是山主所造，特爲上山巡禮的人們預備的。可以使他們得着休息與安全。』守門者也問基督徒從那裏來，到那裏去。

基督徒：『我從將亡城來，要到郇山去；但因太陽已落山，如得你的許可，我很願在此過夜。』

守門者：『你叫甚麼名字？』

基督徒：『但我原名叫從欲，現在我改了名叫基督徒。』

守門者：『太陽已經落山，你爲甚麼來的這麼遲？』

基督徒：『可恨的我，若不在山亭裏貪睡，我早已到此了。在睡時若不把那捲公文丟了，也早到此，我過了山頂，方纔發現丟了公文，就忍痛的回到我睡覺時地方，幸而公文找到了方纔達到貴處。』

守門者：『那末，我替你請一位女郎出來，她聽了你的話，如果投機，會按着這裏的規矩替你介紹，和宮中的人相見。』

微醒拉了鈴，裏面的人聽見鈴聲，就有一位女郎出來，美麗而端莊，她名叫勤慎，問守門的道：『叫我做甚麼？』

守門者說：『這人從將亡城來，要到郇山去，但因走路疲乏了，又是夜間，希望在此過夜，故我特爲請你出來，你聽他的話，如果可以，就照這裏的規矩辦理便是了。』

勤慎問基督徒從那裏來？往那裏去？基督徒一一的告訴了她。她又問路上碰見甚麼？基督徒又一一的告訴她。她又問道：『你是誰？』他說：『我名叫基督徒，聽說山主造這座宮，乃

是要接濟行人們的用度，搭救行人們的危險，故此我想在此過一夜。」

她聽了，很受感動，悲喜交集，就說：『我再請幾位家人出來與你相見。』

所以她跑進去，請了賢智、敬虔、仁愛、三位女郎出來，她們與基督徒交談了片刻，就帶他與全家的人會面，內中很有幾位家人到門口來迎接他，對他說：『主福佑的人，請進來罷！這宮是特別爲你這樣的人建造的，可以進來享些福氣。』他就鞠躬，隨她們進去，到了裏面，就坐下，她們給他茶喝，並且商議定當，在晚餐未預備好之前，趁這當兒她們要與他談心，她們當中就推舉敬虔、賢智、仁愛、三位女郎與他談心。

敬虔：『好的基督徒，前來，我們既然出於一番愛心，留住你，請你把路上遇見的一些事告訴我們，也許會叫我們大家得些益處。』

基督徒：『很願意，你們肯留心聽，我非常快樂。』

敬虔：『你最初走這條天路爲甚麼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我的耳朵裏彷彿聽見一種可怕的聲音對我說，我若再住在本鄉中，就難免滅亡，所以那聲音竟把我從本鄉中逼出。』



敬虔：『但你離你的本鄉，爲甚麼從這條路走？』

基督徒：『這是上帝的意思，當時我在怕滅亡的心理狀態下，不知道應逃到何處去；偶然遇着一位名叫傳道的，他見我戰慄痛哭，就爲我指示那個窄門，不然，一定毫無頭緒摸不着門徑了。現在得能尋到此地，真是他的功勞。』

敬虔：『你路過曉示之家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路過的，那邊看見許多東西，使我終身不忘；其中有三件事，使我更加注意：第一件，人們心中恩典的工作，魔鬼雖然要毀壞它，基督卻還是保全他。第二件，一個人得罪上帝，不敢再望他的恩赦。第三件，一個人做夢，以爲審判的日子到了。』

敬虔：『那末，他把夢中的事告訴你聽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他把夢中的事告訴我，起先我以為很可怕，使我聽了心中傷痛；但後來我覺得幸而我聽見了。』

敬虔：『你在曉示家中還看見些甚麼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他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宮殿，內中的人都穿金衣，門口有拿兵器的人守衛着，忽

然來了一個大膽的人，衝開那些衛隊，而且宮中的人竟歡迎他進去，共享永遠的榮耀。我見了這些事，心中異常興奮，若不是知道還要往前進，我也許要再在那裏多住一年。」

敬虔：『在路上還看見過甚麼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在路上走得不遠，彷彿見樹上有一個人懸掛着，滿身流血，我見了那人，我身上的重任就脫落了。從前我背着重擔，時常歎苦，此時，那重擔脫離我身，我很覺得奇怪，因為以前未曾得着這樣的經驗，故此不得不站在那兒觀看，觀看的時候，有三位光明的人迫近我，其中一位說：「你的罪赦免了。」還有一位把我的破衣脫去，給我穿上這件繡花的衣服。第三位給我額上打了一個印，而且給了我這個蓋着印記的公文。」他一壁說，一壁就從懷中取出那公文給敬虔觀看。

敬虔：『除此之外，你不是還看見了別的事情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我所告訴你的，乃是最要緊的，此外，還遇到幾件零星的事情，我在路上看見三個人：一名愚蒙，一名懶惰，一名自恃，睡在路旁，脚上都有鐵鏈鎖着，我雖然用力叫醒他們，仍是枉然。又遇見恃儀和偽善繞道過來，口中說着要到郇山去，但頃刻間就都迷失了

。當時我雖然提醒他們，但他們終是不信。最使我難堪的，是上山的艱難，和走過獅子的面前，的確，若沒有那位看門的鼓勵我，我也許要走回頭路，現在我感謝上帝使我已到這裏，也感謝諸君收留我。』

那時，賢智想着要問他幾件事，希望他回答。

賢智：『你有時還記望你的本鄉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是，但想起來，心中既愧且恨，實在的，若是我想要回去，機會很多，可以回去，但是，我想得着一個更好的家鄉，那就是天家。（希伯來十一章十五節十六節。）』

賢智：『你還帶着幾件你從前所慣用的東西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間或還有；但我心中很不舒服，真是事與願違，沒有辦法，那些事就是我與我的老同鄉以前所喜歡行的，現在那些事都使我苦悶，若是我能隨心所願，那末，最願不思念那些事。可惜當我行善的時候，惡就隨着我（羅馬人書七章）。』

賢智：『那些罪惡有時攪亂你，但你覺得有時卻全然消散，不存在你心中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不錯，有時那些罪惡消散了，但不能長久。在這種無罪的境況中過日子，真如

同黃金。」

賢智：「那些討厭的罪惡有時你也覺得消散了，這是甚麼緣故，你能够記憶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是，我能記憶，在想到十字架那邊所見的事情，或看看這件繡花的衣服，或念我胸中的一卷公文，或心中熱望直達天城的福氣，就覺得這些罪都消散了。」

賢智：「你如此喜歡到郇山去，到底是爲了甚麼緣故？」

基督徒：「我喜歡到郇山去，爲了希望要見復活的耶穌，他從前被釘在十架上；而且那些擾亂我的東西，一到那邊就會消散，更有人說那邊沒有死亡（以賽亞廿五章八節，啓示錄廿一章四節）。而且那邊我與我所喜悅的人同住。與你講實話罷，主脫了我的重任，我很愛敬他。我心中的病患，我實在覺得很累，不得到永生的地方。在那邊有許多人繼續的在唱：「聖哉！聖哉！聖哉！」我極情願與他們同在。」

那時，仁愛對基督徒說：「你有家庭麼？你成了親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我有一個妻，四個小孩子。」

仁愛：「你爲甚麼不帶他們同來？」

基督徒歎息流淚，說：「啊！他們如果肯與我同來，那我是求之不得，無奈我走天路，他們都十分反對。」

仁愛：「你應該與他們講了，對他們說明住在那兒的危險。」

基督徒：「我說過了，而且告訴他們上帝所指示我那城將要滅亡的事，但他們不信我，反把我當做瘋人看待。（創世記十九章十四節。）」

仁愛：「你會否祈禱上帝，使他們能聽你們的勸告？」

基督徒：「是，我會祈禱上帝，因為你知道我很愛我的妻子與孩子們。」

仁愛：「但你會否告訴他們你自己心中的憂傷，和你本鄉將亡的恐懼？在我想起來，你對於你本鄉的滅亡是看得很真確的。」

基督徒：「是，我講了再講，他們也看見我面帶愁容和眼淚，常怕審判臨頭，雖然這樣，仍然不能勸他們與我同來。」

仁愛：「但是，他們爲什麼不來？他們所說的是什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我的妻貪戀世界，猶恐失之交臂；我的兒子們年青，喜歡遊蕩；他們捨棄了我

，各人走着各人的路，祇剩我一個人來。」

仁愛：『你的人生有虛僞的地方，所以不能把言語來激動他們一同來。』

基督徒：『確然的，我不敢說我的人生是好，我自己覺得確有不少的過失；我知道說起來很好，做起來就不行，把話去勸人們，人們不信服。但是，我敢說，我所做的事確是十分謹慎，惟恐我的行為不對，阻止他們上天國的路。我因這樣，他們反說我太拘謹，竟連沒罪的事也不敢作。他們所以不喜悅我，可以說沒有別的，因為我不敢忤逆真神，錯待鄰居。』

仁愛：『不錯，從前該隱作惡，他的兄弟行善（約翰一書三12）；該隱就惱恨他。你如此行為，你的妻和子如果厭惡你，明明是與善做仇敵了；他們不能得救，罪不在你（以西結三19）。』

我夢見衆人這樣談論，直到晚飯陳設好。當他們預備好了，大家坐席去喫。那桌上所陳設的都是佳味和美酒；在席上所討論的，大概說到山主的事：如他所做的什麼事，何故做那些事，怎樣造了這美宮殿；我聽了衆人的話，知道山主平素驍勇，戰勝執掌死權的惡魔（希伯來二14至15）。但是，山主也曾冒了大險，方始勝利，使我更加愛他。

也有人說，山主爲我們流了不少的血，他的愛和光榮就在此明顯。宮中還有人說，親眼看見山主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後來復活，且與他談過天，而且從他口中親耳聽見過他講，他如何疼愛走天路的人們。這樣的好人，真是走遍天下沒處尋的。

他自己把天上的榮耀離開了，到世界上來拯救罪人。他是十分愛世上的貧窮苦惱的人。因此，那許多走天路的人，雖然形同乞丐，他們的出身很低微，但是，都被他拯救和照顧，反成了王子（撒前二章八節，詩篇十三章七節）。

他們這樣的彼此談論，直談到深晚。他們禱告，把一切交託於上帝，然後他們各自去睡了。那位基督徒睡的房子名字叫平安。那房子的門窗是朝東的。他很安逸地睡了一夜。到了早晨太陽光射進來，他醒來覺得很快活，就唱起詩來：

「我現在居於何處？是耶穌爲我們預備的安樂鄉！現在天宮遇救主，使我們一切的罪孽都已洗光！」

第二天，他們早上起來，他對那基督徒說：「你現在不要離開此地，我可以領你去看那些少見的古董。」他就帶着基督徒去看古董。他們到了一個書房裏去看古籍。古籍中載着記

山主的出身：他是無始無終的，他是自有永有的，他就是上帝的兒子。他的工作也記載在這古籍中；他的工作很美，且有幾千百人被他所揀選而爲他工作的名字，也記載在這古籍中。他工作的事實是永遠不會朽壞的，他和他所揀選的人們，住的地方，永遠不會壞的。他把這些記載讀給基督徒聽。

他所揀選的門人，能够把敵國爭服，把獅子的口封閉，把烈火消滅，脫離刀劍的患難。因此，他們成爲強壯的人，在戰爭的時候很勇敢而把敵人打敗（希十一章卅三至卅四節）。並且，有許多人毀謗上帝，上帝還是饒赦他們，恩待他們。這些事，都記載在書中。此外，還記着許多歷史，講到近代與古代的先知所說的預言，後來全都應驗；使仇敵害怕，走天路的人得到安慰和快樂。

過了一夜，他們又領基督徒去參觀軍械庫。庫中的軍械，都是爲行天路的人所預備的，如：聖靈的寶劍，救恩的頭盔，滅惡的火箭，信德的籐牌，公義的護胸，真理的腰帶。這些軍裝，預備得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樣多；凡爲主工作的人都可以穿戴。除這些軍械之外，還有從前爲主努力工作的僕人所用的器械，也存在這軍械庫中。例如：摩西行奇事的杖（出四）。



，雅億釘死西西拉的槓子（士四20），基甸的角和瓶（士七19），珊迦打死六百非利士人的趕牛棍（士三31），參孫擊死一千非利士人的驢腮骨（士十五15），大衛擊死歌利亞的繩子和石子（撒上十七49），剛硬的大刀（賽二十七1，帖後一8），這是主將來刑罰魔鬼用的。其他尚有許多很有價值的東西指給他看，他看了很是快活滿意。參觀軍械庫完畢，時已晚了，大家就回去睡覺。

翌日，基督徒起身以後，他們又留他再住一天，說：『請你再住一天。這裏有一座山，名叫樂山（賽五十三16-17），風景很好，離天城不遠。若是天氣好，可以領你到宮殿的屋頂去觀看。』於是，他就再多住了一天。到了明天早上，天氣很好，他們就帶他走上殿頂，向南觀看，看見很遠的地方，有山有樹，風景很好，在山中有許多好看的花草和樹木；有葡萄和各種菓子，令人見而快樂。基督徒就問：『這是什麼地方？』他們回答他說：『這是以馬內利山（太一23）。這些福氣，都是行天路的人所享受的。住在那邊的牧人，可以給你看見遠遠的天門。』

在這時候，基督徒聽他們講罷，就要起身前往。他們也不再留住，只請他同到軍械庫去穿

戴全副軍裝，預防途中遇着仇敵的時候，可以抵抗。他穿戴了軍裝以後，就走到門口，基督徒就問那守門的人：『可有人從這裏走過？』那守門的人回答說：『有。』基督徒問：『是誰呢？』他說：『是盡忠。』基督徒說：『盡忠我認識的；他是我的鄰人。他一定是從我的本鄉來的。』基督徒又問他說：『盡忠走過了多少時候？大約現在到了什麼地方？』那守門的人回答說：『大約已走到山下！』基督徒說：『謝謝你！願上帝和你同在！祝福你！』他說畢，急忙往前趕路。那勤慎、敬虔、仁愛、賢智、四個人一定要送他到山下，在途中繼續談論些關於救主的事。他們一面講，一面走；走到山坡，基督徒說：『我走上這山的時候，很是困難；現在下山，也覺得危險。』

賢智說：『你說的不錯。上山困難，下山危險，因這緣故，我們伴你下山，以免你一不小心，就要跌下山谷之中。過了這山坡，即可到居謙谷的境界，那就很平安的了。』他們分別的時候，勤慎、敬虔、仁愛、賢智，給基督徒餞行，送給他一瓶酒，一塊麪包，還有一些葡萄。他們分別以後，基督徒就向前進行。

基督徒在居謙谷中前進的時候，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個很凶惡的鬼，名叫亞布論。基督徒見

了。很是害怕，他思念着：逃回呢，還是前進？他想到他○自○己○所○穿○戴○的○那○副○軍○裝，祇○有○前○面○有○盔○甲○而○背○後○沒○有○的。若是往後逃，亞布淪射過箭來，那我的性命就危險了！我○要○保○全○我○的○性命，還是前進的好。因此，他就決意往前進行。

亞布淪的惡鬼很可怕，他所穿的是鱗衣，但他自以爲很神氣。他的脚如同熊脚，他的口如同獅子口，且有烟火從口中放出來。他看見基督徒的時候，就裝了一個鬼臉，並向基督徒問：『你從何處來？往何處去？』

基督徒回答說：『我從將亡城來，因爲那邊是魔鬼住的地方；我現在要往郇山去。』

亞布淪說：『這樣說來，你是我的百姓了；因我是將亡城的王。你現在從那邊逃出來，這是萬萬不可以的！我本該要打死你，但現在我要你爲我做工，再保留你的性命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不錯，我原是生在將亡城的；因爲我在那邊的工錢小，並且我現在年齡大了，我要改變我的方針，把我的生活改良。』（羅六23）

亞布淪說：『我是世界上的王子，我有權不准你離開將亡城。你既然嫌工錢少，我可以多給你；你要多少，就給你多少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不能！我已經向萬王之王立過誓，現在不能跟從你了！』

亞布淪說：『你說我待你不好，你現在所服侍的更不好；他很嚴厲的對待人。你聽從我的話，跟我回去罷！』

基督徒說：『我相信現在違背了和萬王之王所立的誓約，將來定要受罰；因為這如同賣主榮。』

求亞布淪說：『你現在離開我，豈不也是賣主求榮嗎？你現在只要跟我回去，你就不是賣主求榮了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我以前允許跟從你，因為我那時年少無知；現在，我年齡大了，我覺得我現在所信仰的是我的救主，並且赦免我以前的罪惡。你是害人的魔鬼，殺人放火的，我不喜歡你。救主待人好，他是愛憐人的，他的國的制度也好；我要跟從他，做他的僕人。你不必強迫我，我是決不回去的！』

亞布淪說：『你再仔細想想，你若不跟從我，你一定有許多痛苦臨到！你不要胡塗，須知道這萬王之王不是好東西，有許多人因他的厲害而死得很可憐！你以為服侍他比較服侍我好，

但是他不救你。我可以用權力或欺騙的方法去救人，誰被人搶去，我總去搶轉來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你的話不對，現在他不來救我，因要試驗我到底愛他否？我現在所受的苦是暫時的，不足介意；將來所受的快樂和榮光是無窮的，並且與天使同享幸福。所以，現在的痛苦，算不得什麼；不但這樣，受苦也是信主的榮耀。』

亞布淪說：『照你這樣說，你已經對於你的從前的主人不忠，怎能希望現在的主人給你工價呢？』

基督徒說：『我的不忠，你從何見得呢？』

亞布淪說：『第一，你在憂鬱潭中，幾乎要沉淪溺死；第二，你的重擔，不以王的方法拿掉，而要用自己的方法拿掉；第三，你甘睡於罪惡之中，將你自己的寶物失棄；第四，看見了獅子就想逃走；第五，你與他人談話的時候，總是貪虛名，顯出你自己的能幹來。這五種錯誤，就是你的不忠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不錯，我尚有許多的過失，你還沒有說；不過，我現在所服侍的王，他肯饒恕我。我以前的種種過失，是從前在你的地方傳染而來的。我受了許多的苦，心中很覺難過。』

，現在的王已經完全赦免我了。」

亞布淪聽基督徒這樣的說，隨即大怒說：「你現在所侍奉的王，乃是我的仇敵，我一定要阻擋你前進！」

基督徒說：「亞布淪呀！你講話，須要謹慎，不可隨便瞎說，因為這是王的聖潔的地方。」

基督徒講了這話，亞布淪如火上加油，大怒說：「我不怕他，你快死罷。我若不能阻你前進，我不算陰間的王。我一定要使你死亡！」說畢，隨將一鏢擲去。基督徒早已預備，用盾牌擋住。在這時候，基督徒覺得危險的時期已臨到，隨即取出聖靈的寶劍向前進攻。但是，亞布淪的鏢，如雨點般的擲過來，把基督徒的頭和脚都擊傷了；所以，基督徒不得不後退一步。在這時候，亞布淪乘勢進攻。基督徒重振精神，和亞布淪抵敵了半天，打得筋疲力盡，且受重傷，流血過多，不能支持了。

在這時候，亞布淪見好機會來了，馬上進前與基督徒肉搏，把基督徒打倒了，又把基督徒手中的聖靈寶劍丟在旁邊，並將他按住於地，欲置他於死地。基督徒處在這樣危難的時候，

很覺憂愁。正在這時，基督徒把那被丟在旁邊的聖靈寶劍又取到了手，就以彌迦七章八節對亞布淪說：『我的仇敵阿！不要向我誇耀，我雖跌倒，卻要起來；我雖坐在黑暗裏，耶和華卻作我的光。』他一面說，一面就把聖靈寶劍刺去，正中於亞布淪的腰間。他又說：『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，在這一切的事上，已經得勝有餘了。』（羅馬八章37節）。他講了這話以後，亞布淪因為受了傷，就如同飛鳥似地逃了。

這場戰爭很厲害，亞布淪受着重傷，一邊逃，一邊像龍嘯似的大叫。在基督徒的心中，也很憂愁，直到打了勝仗，纔開懷些，仰視天空說：『感謝上帝，救我脫離獅子的口，得勝亞布淪。』他又唱感恩的詩：

魔王的凶猛真是可怕，

他的圖謀是要使我滅亡；

他用陰險和凶猛來嚇我，

還帶着忿怒和全副軍裝。

我感謝主差天使相助，

令我取聖劍刺這魔王；

魔王被刺受傷而遠遁，

因此，我要永將主名讚揚。

在那時候，我夢見有一個人手裏拿着生命樹上的葉子給基督徒。基督徒接了那生命樹葉，貼在受傷之處，他的傷就痊癒了。他坐下來，喫些麵包，飲些酒，（這些麵包和酒，就是勤慎、敬虔、等給他餞行的贈品。）就恢復了精神。他拿着聖靈的寶劍又前進。他忖道：『不知前面有仇敵否？』他走過了這居謙谷，沒有遇見什麼！

這居謙谷走完了以後，又有一谷，名叫陰翳谷。這陰翳谷是往郇山的必經之路（耶利米二章六節）。他走進了這陰翳的境界，遇見二人從前面逃回。他們彼此談論說：『那邊的地方是很黑暗難走的（民數記十三章卅二節）。基督徒問他們說：『二位先生往何處去？』他們說：『我們要回去。你若果要保全你的生命和平安，願你和我們同回！』基督徒問：『爲什麼呢？』他們說：『我們很勇敢的上這條路，但是幾乎不能回來；因爲這路實在是危險，所以我們現在將這消息告訴你。』基督徒問：『你們遇見些什麼？』他們說：『我們在這陰翳谷中，



覺得很危險。『詩篇六十四篇十九節，一〇七篇十節』。基督徒又問道：『你們到底看見些什麼？』他們回答說：『在那地方不但是很黑暗，而且有各種鬼怪以及蛟龍等。又聽見鬼叫的聲音，如同受了慘刑的叫喊，擾亂不堪，使人見了失望，因為快要死亡似的。』約伯記三章五節又十章廿二節。基督徒說：『我要往郇山去，你們所說的，因我沒有看見，祇得當它不足介意！』他們說：『你要去，你自己去罷，我們不去。』於是，基督徒拿着寶劍往前行，預防遇見仇敵。

我在夢中看見基督徒在陰翳谷行走，走到一個地方，右邊有一個很深的坑。歷代以來，有許多瞎子領瞎子，跌在這坑裏的很多。在左邊有一個淤泥的水溝，而且很深。也有許多人因不小心而跌下去的。大衛王曾經也跌入這淤泥的溝水中，幸而上帝搭救他，不然早已溺死了。（詩篇六十九篇十四節）。

這路很難行，右邊有深坑，左邊有淤泥水溝；一面怕跌入坑中，一面怕陷在淤泥水溝裏。留意了左邊的溝，不能顧右邊的坑；留意了右邊的坑，不能顧左邊的溝。他在左右兩難的時候，他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行？他心中很是害怕！

再走過去，是山谷中的一個地獄口。口裏有火焰以及發光的火星出來。他手中的寶劍已失效用，放入鞘中，只得用信心「虔禱」的工具（弗六18），他懇切祈禱；說：「主啊！求你救我的靈魂！」（詩一一六4）他禱告以後，就前進。他見地獄口中的火焰像舌頭似的伸出來。他又聽得很悲慘的聲音？似有人被獄卒撕裂或踐踏所受痛苦而發出來的慘聲。這悽慘的聲音在數英里之遠可以聽到。他在這時候，很是害怕！後來他又聽得鬼怪的叫聲，他不知怎樣行纔好！他想回轉，又想到已走了一半路了；況且以前打過幾回勝仗，也遇過危險。若回轉去，恐又要遇到許多患難；還是前進的好。在這時候，那些鬼怪們圍困了他，他就大聲說：『靠上帝的能力，上前進行！』（詩七十一16）他說了這話，那些鬼怪們都退避了。

有一件事，在此要提起來說一說：他遇見鬼怪的時候，另有一鬼，在他後面叫他咒詛上帝。他不知道這聲音從何而來，他以為是自己說的，所以他心中很難過！在這時，忽有聲音說：『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主與我同在。』（詩廿三4）他聽見了這聲音，就快活起來。快活的緣故有三：第一，他既聽見了聲音，他知道走天路的人不止他一個，還有旁的人。第二，雖然在這幽谷之中，有上帝與他們同在；上帝既與他們同在，也必與我

同在（伯九11）。第三，他既知道前面有人走這天路，他可以追上去與他們同行。於是，他努力追上去，並且呼喚前面的人。不多一會，東方微明，基督徒很快活地說：『天放光明，照亮死蔭的幽谷。』

天漸漸地明亮了，基督徒回頭一看，（他並不是要想走回路，不過要看看昨夜所走的路是怎樣的危險？）他看見左邊有很深壕溝，右邊有污泥潭，惟有中間一條很狹的小路；並且在後面有蛟龍，有各種鬼怪。不過離他很遠，因為太陽已出，那些鬼怪不得近他。如聖經上說：『他將深奧的事從黑暗中彰顯，使死蔭顯為光明。』（伯十二22）

基督徒看見這路的危險，心中很覺可怕。他昨夜從這危險中救了出來。他以前在黑暗中的危險是模糊的，現在很明顯地看見了；所以他覺得可怕。他感到前途的危險更甚！因為在這路上，沿路都有絆馬索、陷入坑、以及天羅地網。若這路在黑暗中，他不知有這樣的危險，倒也不覺得害怕。現在他感到前途的危險，如果在黑夜中，他有一千個靈魂也要死的。他就說聖經上的經句：『那時他的燈照在我頭上，我藉他的光行過黑暗。』（伯二十九3）

他在太陽光之下，走過這死蔭幽谷的危險。走到盡頭，他看見許多死人的骨、灰、血、和

屍體。後來他看見有一個洞口，以前有兩個巨人坐在那兒，一個名叫該撒，一個名叫巴伯。那兩個人的勢力很大，歡喜做殘忍的事，殺害走天路的信徒。然而他安然走過了，沒有什麼危險。我那時很以為希奇，後來知道該撒久已死了，巴伯雖然還活着，但是年老無力；況且從前常常做不法的行為，身體已經毀傷了；所以行走不便，祇是坐在洞口，看見天路客走過的時候，惟有敲牙切齒而已。

我見基督徒走過的時候，巴伯對他說：『我恨不得把你們再殺死幾個！』基督徒不去理他，所以很平安地走過了。他口中唱一首詩：

千奇百怪我高呼 陰翳之區得活途

路上幽冥多惡鬼 境中稀少遇良徒

網羅絆倒愚蒙輩 陷阱常加罪惡軀

今脫諸危當謝主 吾生端賴一耶穌

基督徒再往前走，那些地方稍高，可以望見四周。基督徒走上去，遠遠的看見了盡忠，他就高聲呼叫說：『喂！喂！請你等一等，我來與你做朋友！』盡忠回頭一看，他又喊道

：『請你停步，我要來了；我的朋友！』

盡忠說：『我不能停步，因為後面有人要追逐我，所以我不能停步等你。』

基督徒見盡忠不肯停步等他，他就努力的拚命往前跑，追着了盡忠，並且跑在盡忠前面了。如聖經上說：『在後的當在前。』在那時候，基督徒生了驕傲心，笑盡忠，但是，他因驕傲而笑盡忠，不當心自己的脚步，就跌了一交。盡忠見他跌倒了，上前去扶他起來。後來，他們兩人同行，互相談談走天路所遇見的事。

基督徒對盡忠說：『我親愛的弟兄盡忠呀！我很快活，我能追着你，上帝使我們大家同走這天路。』

盡忠說：『我親愛的朋友，我住在那將亡城中，本想與你同走，但你先走了，後來我只好獨自一人逃出來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我離開了那將亡城以後，你在那城裏住了多少時候？』

盡忠說：『你走了以後，有許多人說：『天快要下滅這將亡城了！』我後來不能再住下去，我就逃了出來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原來是這樣的，我的鄰人也這樣說。』

盡忠說：『不但你的鄰人說，每一個都這樣說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逃出來的人多不多？豈祇有我們兩人嗎？』

盡忠說：『雖然大家這麼講，但是相信的人很少；因為有許多人，不過是譏笑你的行爲；惟有我是很相信你的話，所以我也逃了出來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你知道鄰人易遷的消息嗎？』

盡忠說：『是，我聞得易遷跟你走過憂鬱潭時，他跌在憂鬱潭中；但他不歡喜人家說這話。我知道他身上染了一身的污泥哩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鄰人們對他怎麼說？』

盡忠說：『自他回到將亡城後，有許多人譏笑他，且沒有人肯給他工作。他跟你出來，還是不出來的好；因為現在他更苦了！』

基督徒說：『爲什麼他們要輕看他呢？他既回去，他們應該要歡迎他！』

盡忠說：『呀！他們以爲他是半途而廢的，對於他自己的事業不忠心。如同耶利米先知說

：「我必用刀劍、饑荒、瘟疫、追趕他們，使他們在天下萬國拋來拋去，在我所趕他們到各國中，令人咒詛、驚駭、嗤笑、羞辱。」（耶廿九18）」

基督徒說：「你沒有出來以前，和他談話過沒有！」

盡忠說：「我看見他。他見了我，就逃避了，因為不好意思見我；所以我沒有和他講過話。」

基督徒說：「我出來的時候，對他很有希望，現在看來，恐他與將亡城同歸於盡了，如彼得所說：「俗語說得真不錯，狗所吐的，他轉過來又喫；豬洗淨了，又回到泥裏去輾；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。」（彼得二22）」

盡忠也是這樣說：「對於易遷沒有辦法，他的前途很是危險。」

基督徒說：「我們不要再談別的人的事，談談我們自己的事，好嗎？因為我們一定遇着了許多事。」

盡忠說：「我看你在憂鬱潭中跌下去的時候，我沒有跌下去。我進窄門，也沒有危險；惟在路上遇見一個女人，她的名字叫蕩婦。她引誘我，我沒有跟從她。」

基督徒說：「你很幸運，沒有入她的羅網；從前約瑟受她的引誘，也從她的羅網中逃出來，幾乎喪命！你遇見她的時候，她怎樣待你？」

盡忠說：「她講的話很好聽，她很聰明。她要我和她一同走路，她許我這樣，那樣。」

基督徒說：「她這樣那樣都肯給你，但你的良心頗覺不安，對麼？」

盡忠說：「不錯，她的允許，都是屬於肉體的，情慾的。」

基督徒說：「感謝上帝，你能逃過她的羅網，如同所羅門所說的：「你須側耳聽受智慧人的言語，留心領會我的知識。」（箴言廿二17）」

盡忠說：「我現在還有些恐怖，未知能否完全逃過她的網羅？」

基督徒說：「我希望你沒有上她的當！她要做的，你都拒絕她！」

盡忠說：「我沒有給她污辱。我看聖經裏說：「蕩婦的脚，下入死地；她們的脚，踏住陰間。」（箴言五5）所以我把眼睛閉合，不受她的迷惑。她就罵我，我也不和她多說，走我自己的路。」

基督徒又問說：「你在路上走來時又遇到其他的攻擊麼？」



盡忠回答說：『我到艱難山下時，遇到一位老人，他盤問我是誰，到何處去？我告訴他說我是天路客，想到郇山去。那老人又對我說：看你的外表似乎很忠實，你願與我同住麼？我自然要給你工價的。我也盤問他尊姓？住在何處？他告訴我，他名叫亞當第一，住在迷魂城（以弗所四章二十二節）。我又問他作甚麼工，如果我替他作工，工價幾多？他告訴我，他的工作是一些作樂的事，而且還可承受他的家產，這就是我的工價。我又問他，家中喫用如何？還有多少傭僕？他說，他喫的是山珍海錯，一切的傭人都是自己生的子女。我又問他，有幾位孩子們？他說祇有三個女兒，一名好色，一名貪利，一名沽名。（約翰一書二章十六節）。若是我願意，這三位女兒都可以嫁給我做妻子。我就問他，我可以與他同住多久？他說，他如活在世一天，我可以住在他那裏一天。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你與那老人最後訂了甚麼約？』

盡忠說：『起初我似乎願意跟他去，因為我覺得他說得動人。但後來看見他額上有字刺着說：『這老人的行爲，以絕之爲妙。』我就寒心。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你就怎麼辦？』

盡忠：『我那時心中忽然光明，知道他無論說得如何好，我如果到他家，他定將我當奴才賣給人。因此，我就對他說，不要與我多談話，我無論如何不走近他家的。那時，他就罵我，並且對我說，要差一個人來追趕我，弄得我身心受苦。我聽了，馬上就離開他，豈知他就在那時抓住我的肌肉，拼命的一扭，似乎把我的肌肉分作二半，我覺得疼痛非凡，就哭號起來，說：「我真是苦啊！」（羅馬人書七章廿四節）同時，我就上山走去。當我走到半山時，向後一看，見有一人如疾風般追上前來，就在亭子相近的地方被他趕上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也是在那座亭子裏失了我的捲公文，因為我貪睡。』

盡忠：『老兄，先讓我說完，那人追上了我，不問情由，就把我一拳打倒在地，我那時已是半死，及至醒來，我問他爲甚麼打我如此兇狠？他說，因為我有傾向亞當第一之意，話尚未完，又是在我胸膛上一拳，我又跌倒在他脚前，如死去一般。等我醒來，大喊求救，說：「可憐我，饒我一命罷，」但他說：「我不知「可憐」爲何物。」說罷，又是一拳，把我摔在地上。那時，我真是處於絕境。幸而來了一位救命王，囑咐那人停手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位救命王是誰？』

盡忠：『起初我不認識他，等他在我身旁走過，我方始看見他手掌中的釘痕，我就知道是我主耶穌。於是，我就再上山前行。

基督徒：『據我所知，那位追上來打你的是摩西，他是不肯饒赦人的，人們犯了法，他祇知執法，不知道如何可憐人們的。』

盡忠：『我很知道這事，他碰見我也不祇一次。最初當我安居在家鄉中時，也是這位摩西告訴我說，我的頭上會降火下來把房子燒毀。』

基督徒：『在你遇見摩西的山邊，也許你望見一所大廈，名叫美宮麼？』

盡忠：『見過，也看見那二隻獅子，但那時正是午刻，他們正在地上午睡，所以我坦然無懼地往前進。但是那時天還早，沒有進到宮中去，卻從管門的旁邊走過，就一直走到山下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管門的也告訴我說，你從那兒路過，沒有進宮，但我很情願進宮參觀宮裏的古董，你若看了，真使你一生不忘。然而你曾在居謙境內遇見過甚麼人？』

盡忠：『不錯，我在那裏遇見一位名叫難足的，他勸我與他一同走回頭路，不再走這天路，因為他說這居謙境是倒楣了，不但如此，如果走過這地，那末，要便我的朋友驕傲、狂妄

自欺、與世榮、以及其他一些我的世交都與我絕交，因為如果我真走過居謙境，豈不成了  
一個傻瓜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那末，你如何對答難足？」

盡忠：「我對難足說，那些人雖然是我的親屬，但自從我走了天路以後，他們都不認我爲他們的親戚了。我也不願與他們來往。所以現在他們可說與我無緣。復次，我對難足說，謙受益，滿招損（箴言十五章十三節又十八章十二節），我還是謙虛些爲是，那是智者的話，聽智者的話總可受益，比走難足要我走的路總好得多哩！」

基督徒：「在那居謙境內你還遇到甚麼？」

盡忠：「不錯，我又遇見恥善。可惜他名字雖叫恥善，但面皮卻厚的很，一點也不知恥，無論甚麼話總是一味瞎辯，不肯稍微退讓。」

基督徒：「那末，他說了些甚麼話？」

盡忠：「真是豈有此理，他連宗教都反對。他說信宗教的都是不足道之輩，稍具天良的人也是一些柔懦無能之流，還有那些言行拘謹的人，真是作繭自縛，徒遣人以笑柄，所以他很

反對我的行爲，而且他說，世人中有勢、有錢、有智、的能有幾人與你同意呢？（哥林多前書一章廿六節）即使有之，這些人都變成傻瓜了（哥林多前書三章十八節，腓立比書三章七節八節）。因爲很少的人願意把一切廢掉，而去追求那虛無縹緲的東西。他又說，從來那些走天路的大半是卑微下愚的人，有自然科學知識的人真如鳳毛麟角。（約翰七章四十八節）此外，他還說好些如此的論調，比如在他看來，一個人聽了牧師先生所講的道，心中受感，口中嘆息地回到家裏，那是一件可恥的事，儘可不必這樣做。或是稍微得罪了鄰人，就要前去認罪，這也是一件羞恥的事，儘可不必。或是拿了別人之物，就想要去糾正賠償，也是羞恥，大可不必。他又說，爲了偉人們有一點小過，就不與他們來往，同時，却與一般下等人相親密，因爲大家是教友的緣故。這也豈不是可恥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你怎樣答覆他？』

盡忠：『我起初不知如何答覆他，他這一篇大道理弄得我的面孔漲的很紅，幾乎使我跌倒。後來我仔細一想，世人所尊重的却是上帝所厭惡的（路加十六章十五節）。我想到恥善所說的祇是人的話，並不是上帝的話，我又想到世界的末日我們受審判，並不照世界強暴人的

精神爲定，乃是照至高者的律例與智慧而定。因此，我覺得世人也許反對上帝的話，而我以爲上帝所說的話却是最好的了。我就對恥善說：「退去罷，你是阻擋我得救的人，因爲我知道上帝喜歡他的宗教，喜歡一個馴良的良心，我也知道爲了天國的緣故，做傻瓜的人却是最有智慧的。世人最窮的，如果愛耶穌基督，却是世界上最富的。我如果離棄耶穌來陪伴你，將來主降臨，叫我如何見他的面呢？我現在如果把主的道與主的忠僕當作可恥的，將來怎能希望得着福氣呢？」（馬可八章三十八節）然而這個恥善是個強人，我推之使走，他仍不離我，卻在我耳邊低聲述說宗教的弱點。末後我對他說：「你以爲可鄙的，我倒以爲可榮的。」這樣，就從他面前走過，把他遺在後邊。我就唱歌，說：

「人心多私慾，

過失由疏懈，

聖徒能自強，

即成好少年。」

基督徒：「我的兄弟，我心中很快樂，爲了你能很勇敢的把恥善打退了。你說得對，恥善

這個壞蛋，名爲知恥，卻毫不顧廉恥。竟敢跟我們到街上，在衆人面前摑我們當作可恥的。換言之，把好的當作壞的。他如果沒有勇氣，斷不會幹出這事來。但是，我們要始終的拒絕他，他雖然說得天花亂墜，亦無非爲傻瓜出些風頭而已。正如聖經所說：「智慧人必承受尊榮哩；愚昧人高陞也成爲羞辱。」箴言三章三十五節。

盡忠：「主希望我們在世上爲他的真理勇往直前，同時，我們還要懇求主幫助我們打勝恥善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說得很對，然而在那居謙境裏，你還遇到誰？」

盡忠：「我不再見誰。因爲在居謙境的路上有太陽照着，一直照到陰翳谷中。所以是一路平安。」

基督徒：「那末，你真是好運氣了，我所遇見的卻沒有這樣順利。因爲當我一進了居謙境，那位波滄魔王就與我惡戰，那時，我以爲他一定要把我殺死，原來他克服了我，置我在他的脚下，我那時覺得五體投地，四肢好像裂開化爲千塊。他擲我在地上時，我手中的寶劍又被他打去，那時他對我說，我的命一定不能保，但是，我拼命的哀呼上帝，上帝便聽了我

的呼求，竟把我從萬難中搭救出來。以後我進入陰巖谷，路上大半是在暗中摸索，那時，我又以為死期已到，但末後曙光又照了出來，所以我走路就覺得安耽而輕快了。』

夢中我又看見他倆往前走，盡忠偶然朝着一面觀看，看見一個人，這人名叫脣徒，他也在那路上行走，原來那路寬闊，三人可以並行。這位脣徒是一位長人，遠望着還可以，近觀却難看。盡忠上前對他說：『朋友！你到那兒去？莫非到郇山去麼？』

脣徒：『對啦，我是到那兒去的。』

盡忠：『那末，很好，我們可以作伴了。』

脣徒：『我十分情願作你們的伴。』

盡忠：『那末，來與我們同行罷，同時，我們可以談論一些有益的問題，把這光陰好好的享受。』

脣徒：『我最喜歡與人談論有益的事，現在遇到你，我覺得十分榮幸。老實說，大半的人行路的時候，所講的話都是不值識者一笑的。這是使我最難堪。』

盡忠：『這的確是可嘆的一件事。人能用嘴與舌來講上帝的事，世上還有比這更有益的事



麼？」

脣徒：「你的話很有理，我十分欽佩。同時，我再加上一句，除了講上帝的事以外，還有甚麼是更加有趣而有益的事呢？人們對於奇事如果發生興趣，那末，除此以外還有甚麼更加有興趣的呢？譬如人們喜歡講神跡、奇事、預兆、與歷史，除去聖經，此外還能找到更好而文筆更妙的書麼？」

盡忠：「這話很對，但是要得實益，還須我們去努力。」

脣徒：「這話即是我的意思。因為講那些事情是最有益。多講這些事能使人獲得知識，知道世事的虛無，與天國的實利。再仔細的說來；多談講能使人知道重生的必要，我們自己工作的無效，以及基督公義的急需等。此外，多講話能使一個人學習甚麼是應該悔過的。甚麼是應該相信的，甚麼是應該祈禱的，甚麼是應該忍受的，以及其他相似的事情。多講話一個人也許能知道福音極大的應許與安慰，使他心中得着平安。復次，多講話能够使一個人辨正錯誤的觀念，把真理顯揚出來，同時，也可啟牖愚魯的人。」

盡忠：「你所說的話都是真確的，我聽了你這一席話，心中快樂。」

唇徒：『可惜，世人不多講話，因此造成了信仰的欠缺。他們不知道一個人如果要得永生，一定要在他們靈魂深處得着救恩。反之，他們無知的在律法的工作之下生存，難怪他們不能進天國。』

盡忠：『但是，請你原諒，我要補充一句，天國的知識不是人力或是談論所能得到的，乃是藉着上帝的恩典。』

唇徒：『你所講的話，我都很知道，因為一個人若不是從天上所得到的，就不能得到甚麼（約翰福音三章廿七節）。又說，一切是出乎恩典，不在乎行爲（羅馬人書十一章六節）。要證明這樣的話，在聖經裏可以找到許多。』

盡忠：『那末，很好，現在我們所要講的是那一個問題呢？』

唇徒：『隨你的便。天上地下的事，我都會談。道德的問題或是福音的問題，也都可講。祇要都能使我們得益，無論是聖的，是俗的，中外古今的事，基要的事，或是隨便說說的事，都不在乎，我都會談。』

盡忠聽了，心中思忖，便走到基督徒旁邊（因為那時基督徒獨自一人行走），盡忠輕輕的

對基督徒說：『那一位同伴真是何等勇敢！在我看來，這個人一定配做很好的天路客。』

基督徒聽了微笑，說：『這個人，在你看來，很中你的意，許多不知道他的也會中他的計。』

盡忠：『那末，你難道知道他的底細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知道他的底細麼？我很知道，比他自己知道自己更多些哩。』

盡忠：『請求老兄見教，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？』

基督徒：『他名叫唇徒，住在我們本鄉，想是地大人衆，所以你不認識他。』

盡忠：『他是誰的兒子？住在甚麼地方？』

基督徒：『他是能言的兒子；住在評論里，那裏凡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名叫唇徒。他雖能

花言巧語，實在不是一個好人。』

盡忠：『然而照我看來，他是一位很俊美的人。』

基督徒：『不知道他底細的人自然當他美貌，因為人從遠處望他，覺得他是十全之美，一到他身邊，就覺得他的醜陋。你說他是俊美，令我聯想到一位畫家的工作，遠處看去很像樣，

一到面前，就覺難看。」

盡忠：『你這話也許是說笑話，因為我會見你講話時帶着笑容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雖然面上帶着笑容，但是這事那裏可開玩笑？我也不敢任意的誤控人家，關於這人的事，讓我再講些給你聽。這位屠徒是牆頭上的草，見人說話，沒有準則的，現在看見你，他便與你談宗教，如果他在酒店裏，就講酒話了。酒飲了愈多，話也愈多。他心中沒有宗教，我們在他的行爲上看，或是到他家中去看，也都看不出宗教來。一切都在舌上，他的宗教不過是作些響聲罷了。』

盡忠：『照你這樣說來，那末，我錯看了這人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真受欺了。你要記得一句俗語「能說不能行」。上帝的國不在乎言語，乃在乎能力（哥前四章廿節、馬太廿三章三節）。對於祈禱、悔改、信心、與重生等道，他都能講，但他祇在嘴裏講。我曾到過他家，他的內外行爲我也仔細查攷過，我知道我論他的話是真的，他家中實在沒有一點宗教。既沒有祈禱，也沒有悔罪的表示，上帝的名在認識他的人中，因為他受了褻瀆（羅馬二章廿三、廿四節）。住在他四週的鄰舍們，對於他，也沒有一個人

說他是好的。有人說：「他在遠處叫人看來如同一位聖者，但在家中却是一位惡者。」家中的人也覺得如此。待僕役很刻薄，容易發脾氣，無故的罵人。僕役們見了他害怕，不敢與他說話。也真不知道如何措手足。人們與他交易過的都說：「與這人交易，倒不如與一個土耳其人交易來得容易些。」這個人——唇徒——如果一有機會，便會欺騙、勾引，用各樣方法討人的便宜。比任何商人還要刻薄。復次，他的兒子們也都如他一般，被他教養得狡猾刻薄。有時，他的兒子略具良心，做事略帶愚忠，不十分的佔人便宜，他會開口便罵，稱他爲「傻瓜」，就不叫他做事，在人們面前也中止誇獎他了。所以在我想來，這人的惡行不知道毒害了多少人，使人跌倒。如果上帝不停止他的工作，也許還要陷害很多的人哩。」

盡忠：『老兄，你的話，我當然相信，一來爲了你認識他；二來爲了你是一位基督徒，論人公允，斷不會含血噴人，假造謠言來中傷他的，所以我信你論他的話都是真的。』

基督徒：『對了，我如果也像你一般不知道他，我也許會如你一般把他當好人看待。如果有些不相信宗教的人說他不好，我也當是他們譏謗他的，（因爲好人常被歹人譏謗）。但是唇徒的事，我都知道；他實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壞人。一般善人遇見了他，都恥見他，沒有人

能稱他爲朋友或是兄弟。凡知道他的人，一聽見他的名字，都要覺得臉紅。」

盡忠：「那末，我現在知道言與行是二件事，從此以後，我應格外把行爲、言語、分別出來纔是。」

基督徒：「言語與行爲的確是二件事，猶之乎身體與靈魂是二件事。身體沒有靈魂是一塊死肉，所以言語沒有行爲做它的後盾，也是死的。宗教的精神在乎實行，所以在我看來，沒有別的東西參雜的宗教，在父神之前，可用一言以蔽之：「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與寡婦，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」。（雅各書一章廿二節至廿七節）。這位唇徒並不理會這點，他還以爲依着言語與聽道便能成爲一個好的基督徒。這是自己欺騙自己的靈魂。聽道如同播種，種下了地，生不生還是問題。單能說，也不能證明一個人已經得了道，能在他心中與人生中結出果子來。所以在審判日子，我們要確實知道，我們所受的評定，乃在乎我們所結的果子如何（馬太十三章與二十五章）。那時候的問題不是：「你信這個道理麼？」那時的問題是：「你還是一個實行者呢？還是不過一個會說話的人呢？」如果祇會說不會行，那時，我們就要受審判了。世界的末日，如同收割的日子，人們在收割的日子不詢問別的，祇詢問能

收到的果子如何。當然信心也是要緊，不可偏廢，但是，如昏徒一類的人們，祇會說，不會行，他們的結果總是要一無收成（馬太三章十二節）。

盡忠：『你的話使我想起以前摩西的話（利未記十一章、申命記十四章），照他所規定，要分別走獸，是否潔淨，在分蹄與倒嚼上可以看出。分了蹄而且又倒嚼的走獸乃是清潔的，缺了一樣，就算不潔。兔子是倒嚼不分蹄的，不可算為潔淨。那位脣徒，雖在尋求知識，乃是倒嚼，但不分蹄，與罪人同流合污，仍是不潔。好像兔子有那二隻如狗一般的脚，不得稱為潔淨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所解釋的聖經，確乎有見。我還有一點要補充。以前保羅稱那些能說不能行的人，為『打的鑼與敲的鈸』。換一句話說，能說不能行的人，真如同有聲音沒有生命的東西（哥前十三章一節至三節、十四章七節）。沒有生命的東西，當然是沒有福音的恩典與真信仰了。

盡忠：『我本來不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，現在更加厭惡他了。我們當怎樣設法與他分手？』

基督徒：『你如果聽我的話而行，倘若上帝不叫他悔改，他不久一定會厭棄與你同在一起』

的。』

盡忠：『你要我做些甚麼事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你可以與他談到宗教的能力。你可以很爽直的盤問他，（等到他能答覆你的時候）在他家中、心中、與談話中，真有宗教的能力沒有？』

盡忠那時就走上與唇徒講話，盡忠說：『你好麼？現在如何？老兄。』

唇徒：『我很好，謝謝你。你爲甚麼這時纔來，不然，我們應該早已說過許多話了。』

盡忠：『那末，如果你願意，我們現在可以談話，你既然叫我揀選一個題目，我就選一個：「上帝的恩典如何感動人心？」你的曾見以爲這題目如何？』

唇徒：『我以爲我們必須討論這個題目，講到萬物的能力，哼，這是個好題目，我願意答覆你。我的答案簡單的說來是如此：第一，一個人如有上帝的恩典在心中，他必要大聲疾呼的反對罪。第二，：』

說到這裏，盡忠插嘴說：『請你暫停，不要說下去。第一件事先說清楚，我以爲你應說：「上帝的恩典，能使人的靈魂有痛恨自己的罪的傾向。」』



脣徒：『這有甚麼分別呢？』大聲疾呼的「反對罪」與「痛恨自己的罪」有甚兩樣？』

盡忠：『我以爲大不相同。一個人如果能痛恨自己的罪，他心中十分懊悔，與罪作對。那大聲疾呼惱恨這罪，或者是假做悔過的模樣，未必是真心悔過的。我聽見許多傳道人在講臺上，把罪說得利害，重重的責備，但他心中、家裏、與行爲上，仍是充滿了罪。譬如古代約瑟的主母（創世記卅九章十二至十五節）也是大聲疾呼，好像一個十分貞潔的婦人，但是她心中實在情願與約瑟作不潔的事。有人嘴裏惱恨罪惡，好像一個母親口裏雖然罵她的孩子，但是，不到一刻，就把她自己的女兒抱在懷裏，並且與她接吻。』

脣徒：『我看，你在吹毛求疵，尋我的錯洞。』

盡忠：『不，我並沒有尋你的錯處，我不過把事理弄對一些。現在請你把第二點提出來。』

脣徒：『第二點就是人能參透福音道理的奧妙，就可稱爲受過聖靈感化的人。』

盡忠：『這第二點應該先說，雖然如此，第一第二都是不對。那沒有受聖靈感化的人也能夠得福音的奧秘，如聖經上說，一個人能參透一切的奧秘，和一切的知識，若沒有愛，這個人仍然是不中用的。請問那不中用的人怎能算爲受過感化呢？基督以前曾詢問他的門徒說：

「你們知道這些事麼？」門徒說：「知道了。」基督又繼續說：「凡遵行這道的，方有福氣。」基督對於祇能知道的人，不說有福，但對能行的人方始賜福。因為有些人空有知識，不腳踏實地的去行他主人的旨意，一個人也許得了天使的聰明，若不實行，仍然算不得基督徒。所以我說你的第二點證據是靠不住的。不錯，一個人會說會講，祇能討張狂人的歡喜；但一個人能實行，乃是討了神的喜歡。但是，我如此說，並不是反對知識，一個人若不明白真理，惡心不能夠變善的，所以知識也可分爲二種，一種是揣想而不切實際的知識，那是無用的；還有一種知識是充滿了信心與愛心的恩典，能從心中實行出上帝的旨意來。第一種知識是會說會講的人所喜悅的；第二種知識是一個真的基督徒所樂意接受的。正如詩篇第一百二十九篇三十四節所說求上帝賜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」

唇徒：「你又吹毛求疵了，這又有什麼益處呢？」

盡忠：「那末，再找一個證據罷，讓我倆來討論一下。」

唇徒：「我不高興再找，因爲在我看來，我倆的意見是不會吻合的了。」

盡忠：「那末，你既然不高興，讓我來講，好麼？」

脣徒：『隨你的便罷！』

盡忠：『聖靈感化一個人的心，自己能知道，旁人也能知道，自己怎能知道呢？聖靈感化他的心，使他知道他自己的罪，一種是逆性的罪，還有一種是不信的罪（信耶穌基督能得永生）。他既然知道自己的罪，就會覺得罪的可愛與可恥。在他心中，他又找到了基督是世界人類的救主，覺得在人生中非與基督親近不可，求他的心如饑如渴一般。心裏如果能依靠他，就能得着平安，如同喫飽喝足一般。他的信心如果堅強，那末，他的快樂與平安亦能一天增加一天，他也喜歡聖潔的事，更願知道基督，多多的服事他。這是受聖靈的感化自己能知道的，但是，有時因為舊惡再發起來，思想偶然錯誤，雖受過聖靈感化，有時還會發生疑慮。』（參看約翰十六章八節九節，羅馬七章廿四節，馬可十六章十六節，詩篇三十八篇十八節，耶利米三十一章十九節，加拉太二章六節，使徒行傳四章十二節，馬太五章六節，啓示錄廿一章六節，羅馬十章十節，腓力比三章十七節，馬太五章八節。）

盡忠又接下去說：『旁人如何能知道他受過聖靈的感化，因為（一）見他誠心認基督為主；（二）他的生活與他所見證的信心相稱。那就是在外或在家，言語行為都是聖潔的。使他內心

對於罪，會生出厭惡的心；對於家庭與社會，都會鼓勵人們去行聖潔無罪的行爲。並非專在口上談論，如同會說會講的假冒爲善的人一般，乃是要遵行愛與信心的話的能力去實習。以上的話，是我解釋了聖靈的感化與如何找尋它的情形，閣下倘有反對之處，儘可反對，如果沒有反對之處，那末，讓我再問那第二個問題。」

唇徒：『唉！我現在祇有聽你，無話可反對了，請你問那第二個問題。』

盡忠：『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此：我會對你說過聖靈的感化，請問你有過這樣的感化麼？依據你的行爲，你有實在的見證麼？還是祇在口中講宗教，沒有在行爲上實行呢？你若肯回答我，那末，你說的話：第一要對得起上帝；第二要對得住你自己的良心。比如你對我說這樣好，那樣好，如果你的鄰居說，你的行爲並不如此，那末，就是大罪過了。』

唇徒聽見了他的話，臉上發紅，但馬上就復了元，他對盡忠說：『你所說關於經驗、良心、與對得起上帝、等等，是我初料所不及的，而且我也不願和你討論，你的問題，我不願回答，因爲你擅自作了審判官，我是不受你的審問的，你究竟爲甚麼要問我這些問題呢？』

盡忠：『我問了你這些問題，因爲我看你多講，除出一點你自己的意見以外，別無所長，

復次，有人告訴我，你的宗教全仗口講，你的行為與你的言語相反，所以有些人說你的行為辱沒了聖教，使人毀謗上帝的真道，並且使人因你的緣故絆跌了，也有些人受了你迷惑到滅亡的路上去。你雖說服事上帝，但却常到酒館中去，常存貪心、淫蕩、濫交，口中又常出污穢的言語，呪罵的聲音、與謊言。真如俗語所說做娼妓的給一般女人們出醜，你的行為也是如此給聖徒們出醜。」

脣徒：『你耳朵軟弱，輕易聽信人家的話，嚴厲的責備我，我決定你是一個抱悲觀而且善於挖苦人的人，世上的人沒有一個能中你的意，與你談話實在不配，所以再會罷！』他說完就走開了。

脣徒一走開，基督徒便上來與盡忠談話。

基督徒：『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麼？你的話與他的荒淫，真是南轅北轍，不能吻合的。他寧可離棄你，而不願改良他自己的生活。他既然走開，還是讓他去罷！這是他自己喫虧，與我們無涉。他離棄我們，倒省了我們許多麻煩。不然，如果與我們做了朋友，他若怙惡不改，也許要損壞我的名譽。保羅先生曾經說過，這等人還是遠離他好些。』（提摩太前書六

## 章五節

盡忠：『但是，我覺得快樂，因為我與他談了道，也許有一天他會回想起來悔改了。總之，我盡了我的本分，與他暢快的談了道，他不肯聽，這是他自取滅亡，與我無涉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這樣忠實的對他說很好，處今之世，肯如此忠實地勸告人，是不常見的，大半的人如同脣徒一般，把宗教掛在口上，沒有一點誠意，所以使許多人討厭，在忠實的聖徒當中往往會參雜那些如脣徒一般的偽善者，以致做了許多人的絆腳石，使聖教受辱，又使許多忠實的聖徒心中難過。我很希望有許多人待這等偽善者如你對待脣徒一樣。那末，他們對於宗教也許會更加認真實行，不然，他們自然會離開教會，因為教會中人對他們直說，他們便覺不安於位了。』基督徒說完了，盡忠便唱詩：

脣徒最初抖擻他的精神，

好像佳禽展開彩翎！

他說話是何等誇大！

要說服一切的人們！

但他一遇見了盡忠，

盡忠的言語是出乎至誠，

那言語是從他心底流出，

每一字都動人聽聞；

所以脣徒儘管滔滔嚙舌，

終不能夠勝過盡忠。

他倆一壁走，一壁談話，談起他倆在路上所遇見的事，他倆雖然現在走到曠野，似乎應該覺得生活的單調，但是因爲二人可以作伴，也不覺得十分寂寞了。

他倆差不多要走完曠野的時候，盡忠偶然掉過頭來向後望，看見了一位相熟的人，盡忠就對基督徒說：『那邊走來的人，你知道是誰麼？』基督徒也向後看，就說：『我知道，這是傳道。』盡忠：『傳道也是我的朋友。他指導我到窄門去的。』正在談話中，傳道走上前去與他倆招呼。

傳道：『願你們二位親愛的朋友平安，也願凡幫助你們的人平安。』

基督徒：『傳道，我們很歡迎你。一見了你的面，使我想起你以前待我如何之好，爲我盡力的做了許多永遠不會忘記的好事。』

盡忠：『我也十二分的歡迎你，可親的傳道先生。你來的很好，我們孤苦的天路客是十分的需要着你。』

傳道：『我的朋友們！自從上次闊別，你們好麼？遇見了一些甚麼事？而且你們自己的行爲如何？』

基督徒與盡忠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傳道以前所遇見過的事，而且真是喫盡了千辛萬苦方始達到今日的地位。

傳道：『你們的話使我喜樂，並不是喜樂你們受了苦，乃是喜樂你們遇見了苦而能忍耐到底，做了得勝的人，雖然不能完全沒有弱點，但是，你們能達到如今的地步，叫我心中快樂。這不但有益於你們，也是有益於我。我算是撒種的人，你們乃是收割的人，將來收割的時候臨到，我和你們要一同快樂，祇要你們不中途跌倒就是了。如經上所說，行善不倦，時候一到，必有收成，有不能壞的冠冕爲你們預備。（參看約翰四章卅六節，加拉太六章九節，



哥前九章廿四節到廿七節，啟示錄三章二節。你們能跑得快，一定會得着的。有些人希望能得到這冠冕，雖然跑了不少的路，却終究被別人捷足先登的得了去。因為你們現在所處的地，還是魔鬼的炮火所能及到的地方，所以要堅持到底，不要讓別人奪去你們的冠冕，你們雖然和凶惡做了仇敵，却還沒有到流血的地步。當常把天國放在你們面前，看不見的東西要堅信着，世上的東西不要放在心中。最要緊的是管好你們自己的心，和心中的情欲。因為七情六慾比一切騙人的東西更為利害。它們的惡毒真是非言語所能形容。你們要堅定你們的意志，好像鐵石心腸一般，那麼，天地間一切的權能都會來幫助你們的。』

基督徒聽了這番激勵的話以後，就感謝他的盛情，並且希望傳道再能予以指導，使他倆的前途更能光明一些。因為他倆很知道傳道是一位先知，能知未來的事，而且能指導他倆如何去得勝那些困難。盡忠也願知道那些未來的事，所以傳道就開口對他們說。

傳道：『小子啊！你們曾經聽見過福音的真理，知道你們如果要進天國，必定要經過許多苦難，也知道你們所經過的城中，有鐵鍊與患難等着你們（見使徒行傳廿三章廿三節。）你們既然行了許多路，怎能不遇見這些難關呢？在你們已經過着的難事上，可以證明我的話之不

虛，而且在以後的路上仍要遇見的。現在你們走了少許的路，就要走出曠野，進入一個小城，那邊，你們會被你們的敵人所播弄、逼害，那時，你倆之中必有一人爲道而殉難。但果能盡忠到底，我們的王必獎以冠冕，死在那邊的一位，雖是死於非命，慘苦的很，但比那未死的人福氣更大，他不但會先到天城，又可免去前面許多艱難的道路，乃是在世的人所必得走的，當你們走到那城遇見那逼迫你們的時候，不要忘記我早已提醒你們的話，要做大丈夫，把生命都託在上帝的手中，只管去行善，要知造物主是最可靠的。』

那時，我夢見基督徒與盡忠二人走完了曠野的路程，就進入前面的小城市，名叫虛華市，因爲在這市中有一種市場，長年開着，叫人可以買進賣出，十分方便，而且交易的貨品，又是十分的虛華，所以稱爲虛華市。正如經上所說，一切都是虛空（以賽亞四十四章十七節，傳道書一章二節十四節，二章十一節十七節，十一章八節）。

這市並不是新近所開的，它的歷史很悠久，考查它的歷史，就知道在五千年前因爲有人走天路要到天城去，如同基督徒與盡忠兩人一般。撒但、亞波羅、與羣、以及他們的死黨，鑒於走天路的人一定要從此經過，就想出一種誘惑的計劃，便在此開了一個市，長年的做這種

虛華的生意，那市中所出售的貨品，甚麼都有，如同百貨店一般，這裏出售房屋、地產、各種經理、頭銜、王位、國家、鄉村、人肉、昇官、發財、等等，以及一切的娛樂，如同娼女、妓館、妻妾、家屬、奴僕，還有出售身體、靈魂、酒、色、貨財、金帛、珍珠、等等。此外，市中還可以看見戲法、騙子、各種的遊戲與各種的娛樂，其間雜以土棍、盜、賊、與一些下愚的人，五花八門，色色俱全，所謂奸盜邪淫，各處可以看見。

市中街道也很多，要買那一國的貨，就到那一街去買，所以在虛華市中有大英街、法蘭西街、西班牙街、德意志街、之稱。這些街中可以購到不少虛華的貨品。

我已經說過一個人要走到天城，必須從此經過，要想不從此處經過，除非離了世界，纔可以（參看哥前五章十節）。就是那萬王之王自己在世上的時候要走到天城去，也得經過這虛華市，那時市上十分的熱鬧，市上的主人（就是撒但）請萬王之王買他的貨，要求他說：『你若肯向我（撒但）行禮，我願意把這市都給你管理。』當然經萬王之王拒絕了，爲了萬王之王是貴客，所以撒但領他去參觀，過了一街又過一街，在最短時間竟把萬國的榮華都一齊指給他看，希望萬王之王去買它，但是，萬王之王並不喜歡這些貨，等到走出了這市，分文

沒有交易，（參看馬太四章八節，路加四章五至七節）所以就考查所得，這市有悠久的歷史，資格很老，而且已成爲一個大市場了。』

我已經說過這二位天路客，必須要走過這市，現在他倆正走進去，市上的人們就轟動起來，差不多全市騷然，這其中有三個理由：

第一，這二位天路客穿的衣服與市上的人不同，因此，惹人的注意，市人就看爲奇怪，有的說，他倆是傻瓜、阿土生、之流；有的說，他倆是瘋人；也有些市人說，他倆是異邦人。

（參看哥前二章七至八節）

第二，不但他倆穿的衣服是異樣，就是他倆的言語也是與衆不同，很少的市人能懂得他們所講的話。他倆講的是天城的話，市人所說的都是俗世之言，因此，市上的人們視他倆如同野蠻人。

第三，更使那些商人奇怪的，乃是他倆的態度，他倆對於店中陳列的商品，一看都不看，如果有人招呼他倆，要他們購物，他倆便把雙耳掩住，並且高呼道：『求主叫我轉眼不看虛假。』（詩篇一一九篇卅七節），他們的頭向着天，暗示着他們的生意乃在天上（腓立比三

章十九至二十節)。

市上有一位見了這兩人的異樣，便戲弄他們，說：『你們要購買些甚麼？』但他倆很嚴重的朝他望了一望，便說：『我們所要購買的乃是「真理」。』(箴言廿三章廿三節)這棟，衆人更藐視他倆，有的就罵他們，有的譏笑他們，說話不遜，也有人竟暗中唆使人出來打他們，結果，市上起了恐慌，秩序大亂，於是，就有人去報告市長，市長馬上差了人來把基督徒與盡忠帶去，盤問他們的行蹤，從甚麼地方來，到甚麼地方去？爲甚麼穿着這些奇異的衣裳？兩人回答說：『我們是天路客，在這世上原是寄居的客旅，我們的希望是要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去，那是我們的本鄉。(希伯來十一章十三節至十六節)因此，走路的時候對於路上的人與貨物卻漠不關心，因爲知道物質累贅，有礙於我們的行程，路上有人問我們要購買些甚麼？我們說我們要購買「真理」，因此，就有人辱沒我們，不許我們前往。』盤問他們的人聽了，以爲他倆必是瘋狂，或是故意擾亂秩序，因此，就把他倆毒打了一頓，又把污泥加在他們身上，把他倆囚禁在一個木籠裏，給市人參觀，他倆被囚在籠中，任人欺凌，有的人要在他倆身上報仇或是戲弄，便可隨意去做，並無一人出來干涉。那位市長看了這些，更加哈哈大笑。

然而基督徒與盡忠堅忍到底，並不以惡聲相報，人家罵他們，他們倒替人家祝福。人家殘害他們，他們卻報之以德。人叢中也有幾位有識見的人，並不如一般人那麼有偏見，看見他倆如此馴良，反被惡人欺凌，就設法阻止他們，不要如此虐待人，豈知竟惹了那些市人的怒氣，罵這些義俠的人，說：『你們與那二人豈不是一鼻孔出氣，與籠中的囚人不相上下，也應當與他倆一齊關進去。』那幾位講公平話的人說：『這兩個人照我們看來很斯文講理，乃是安分的良好國民，並沒有做害人的事，市上有許多奸商卻應囚到籠中去，豈止被囚而已，實當背上枷，受嚴刑。』市人不服他們的話，和他們爭辯，於是兩方面各執一端，竟致動武，在打架的時候，有些人就受了傷（但是基督徒與盡忠始終安靜着，行爲大方端正），那時有些人就把基督徒與盡忠二人帶到糾察官面前告他們，說：『市上的滋事，是他倆釀成的。』於是，官員們就把他倆毒打，又把鐵鏈鎖在他們身上，拉他倆到各處去遊街，叫一般人看了可以害怕，不會和他倆結黨，也不會替他倆辯護。

但是，基督徒與盡忠雖然受了這樣的陵辱，舉止更加大方，忍耐和平，並無暴躁的行動。因此感動了少數站在那邊的人（當然是少數，反對的人仍佔多數），要想替這兩人分辯，那

知他們的同情，反激起那些惡人，使他們更加發怒，竟決志要把這二個人處於死地。他們聲稱鐵鏈與籠還不够，這兩個人擾亂市面，煽惑人心，罪在不赦，理當處以極刑。所以就又把他倆關到籠中，用腳鐐把他倆的腳鎖住候命。

他倆被囚在籠中，追想以前傳道對他倆所說要受苦的話，心中便覺得更堅決，他倆彼此安慰，每人都願赴難，那受難的福氣更大，所以他倆私有的願望是自己先殉難。不過一切還是託在上帝的大智慧裏，隨上帝的旨意成功在他倆身上。他倆祇要一心靠託他，憑他發落，一切都能使他們知足了。

市民決定了一個方便的日子，就把基督徒與盡忠二人提出來受審問，可以定他倆的罪。審判官的名字叫惡善勳爵，市民就把這二人放在勳爵面前受審。他們告他的話，雖則各個不同，但其實是大同小異，沒有多大分別，告狀的話大意是如此：『這兩個人大鬧虛華市，實爲本市之仇敵，本市因此起了暴動與內爭，而且竟有一些人附從他倆，尊重他倆的危險的主張，竟敢置王法於不顧。』

盡忠聽了，就起來答覆：『我反對虛華市的緣因，是爲了市中有些事情是與最高者的真道

相反。至於在市內攪擾，起了暴動，實在不是我，因為我心喜和平，那些附從我倆的人，並不是附從我們，乃是信服我們的真理與無罪，而且他們的確是改良了他們自己的人生，棄惡從善。論到你們的王乃是撒但，我們所信奉主的對頭，我與他以及他的下屬不能並立，當然不守他的法。」

審判官向大眾宣佈，說：『如果市民中有知道這人的罪狀的，可以快快前來做個見證。這是替國王盡力啊！』當時就出來三個見證人：一名嫉妬，一名事鬼，一名鈞譽。

審判官便問三個見證人，說：『臺前的犯人，你們認得他嗎？他得罪國王的地方是些甚麼事？』

嫉妬首先站起來，向衆起誓，表明他不作假見證。審判官表示贊成。嫉妬就說：『堂上，這個人（指盡忠）我早已認識。他名字雖然叫得好聽，在我們國中却是一個最壞的人。我們的國王、律法、風俗、都不在他的眼中，他自己所講的大逆不道，在他看來都是聖潔而有信仰的大道，勾引了許多人去附從他。有一次，我親自聽見他講，基督教的道理與本市的風俗是完全相反，不能並立，這樣，他明明的侮辱了我們的工作，不但我們的工作，而且我們自



己也被他侮辱了。』

審判官說：『你還有甚麼告他的話？』

嫉妬說：『堂上，我還有許多話可說，但是，我不願多說惹厭，如果別人見證完畢，也許不能定他的罪名，我那時再詳細告他不遲。』審判官就吩咐他站在一旁。

那時，市民又叫事鬼上前來，先朝盡忠一望，並且問事鬼：『這個人有甚麼得罪國王的地方？』事鬼先立了誓，然後說：『這個人我不大認識，其實，也不願與他相識。前幾天，我在市上會與他會過面，知道他實在是個富於誘惑性的人。與他講話時，我親自聽他說，我們的宗教是不合理的，不能取悅於神，如果他的話是對的，那末，我們所敬拜的都是一場空，全無用處，而且我們仍在罪孽中過生活，最後是要受沉淪。這是我所能見證的。』

最後釣譽上來立誓作見證。說明他所知道的，見證盡忠違背國王的罪。

釣譽說：『堂上，和諸位先生，這個人我知道已久，也聽見過他講那些不應該講的話。因為他曾經毀謗我們的王別西卜和王的好友，老奸、奢華、佞浮、僥慢、諸位勳爵，以及放利、貪贓、貴族中諸君。他又說，如果市民能和他同心一意，那些貴族中人都應被逐出去，不

許住在市中。連堂上也被他毀謗在內，說你是一個不虔誠的流氓，以及別的不中聽的惡名，不但把這些惡名加在你頭上，也加在市中其餘的紳士們頭上。」

鈞譽作完了他的見證，審判官就怒氣勃勃的對盡忠說：『你這個叛徒、賣國賊、異教徒，這些忠實的君子們所告你的話，你聽見了沒有？』

盡忠：『可否讓我說幾句辯護的話？』

審判官喝道：『照你的罪狀，理當立斬，不容少貸。但要叫一般人看見我們的寬容大量，那末，你這個叛徒姑且說下去罷！』

盡忠：『第一，我要申辯的是，嫉妬告我的話實在是謾告。我所說的乃是：如果律法、國政、風俗、與上帝的道相反，那末，就與基督教背道而馳了。這話如果我說錯了，請你們改正，我願在諸位面前立時糾正。二，講到事鬼告我的話，我也有話分訴。要敬拜上帝，須有屬靈的信仰；要有屬靈的信仰，一定要先有上帝旨意的啟示。所以敬拜上帝而無屬靈的啟示，是不能得到永生的。三，鈞譽說我毀謗，其實我不會罵人，不過，據實說來，虛華市的王與他的屬下住在這裏，還不如住到地獄去較為適宜。我這樣直說，願主可憐我。』

他們審問的時候，那些陪審官也在那邊，審判官便對他們說：『諸君！這個肇禍的人，你們都親自看見過了；那些忠實可靠的人告他的見證，你們也都一一聽見過了；這個人自己的答詞與口供，你們也都聽見。現在這個人的罪，該活該死，應由你們決定，不過還未定罪以前，我有一些關於律例的話與你們講。從前法老王（他是撒但的僕人），曾定一條律例，爲了要免除異教徒滋生衆多，他們的男孩子一生出來便要擲在江中（出埃及記一章）。復次，在尼布甲尼撒王時（又是一個撒但的僕人）又定了一條例：凡不俯拜王的金像的人，要被擲到火爐中去（但以理三章）。復次，在大流士王年間，又定一條律例，在一定的時期中，甚麼人如果不向王的神祈求，便要擲到獅子洞中去。以上的律法，這個叛徒都觸犯了。但他的思想是違反了我們的律法（這已經是不可忍），而且他在言語與行爲中充分的表示反抗，這是我們所萬不能忍受的。法老王的法律對於一些未犯法而將要犯法的人已經是用刑了，這人的罪既已昭然若揭，他自己也承認反對我們的宗教，作叛逆不道的事情，所以在我看來，他是應該處死的。』

那時一班陪審官便退席，他們的名字叫盲心先生、棄善先生、匿怨先生、嗜慾先生、恣肆

先生、急悍先生、高傲先生、嫉妬先生、說謊先生、殘忍先生、惡光先生、長恨先生，共十  
二人，他們每人都決定要定盡忠的罪，合起來也一致通過，要在審判官面前報告他的罪狀，  
盲心先生說：『我看得很清楚，這人是個異端。』棄善說：『這人當在地球上除去。』匿  
說：『唉，這種人，我連他的人影都不願看見。』嗜慾說：『看見這種人，實在覺得難堪。  
』恣肆說：『我也看他不上眼，因為他常要嚴責我的行爲。』急悍說：『快把他上吊，快把  
他上吊便了。』高傲說：『這個人是可恨的大賤貨，與畜生無異。』嫉妬說：『一看見這樣  
的人，我的心就起了不良的反感。』說謊說：『這是一個流氓。』殘忍說：『這人死有餘辜  
。』惡光說：『讓我們把這個人除滅。』長恨說：『世界雖然都給了我，我對於這個人仍是  
不能妥洽的，所以還是把他處死刑。』結果，大家定了盡忠的死罪，惡善勳爵就吩咐把盡忠  
拉到法場，受最慘的死刑。

差役們拉出盡忠，依法懲治他，先用鞭子打他，後來用手亂打，用刀亂砍，血肉橫飛。再  
後他們拿石頭亂砸他，又拿槍刺他，最後，他們將他綁在柱子上，下面用柴來燒，將他的身  
體化作灰燼。可憐，這是盡忠的結局。

但我彷彿看見在市民後面有一部車子，架着二匹馬等着盡忠，單等他氣絕身死，就被接到車上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被接入雲中，一路還有軍樂隊，鼓樂齊鳴，天使們把他抄近路送入了天門。

基督徒却沒有受刑，仍被收入監中，他便在那裏拘留了幾時。人的命原是在上帝掌握中，不知怎樣的，基督徒竟能逃出虛華市，又走他的天路。他一面走，一面唱詩：

盡忠對主何忠誠，

將從上主得聖恩，

背信之徒雖有片時空幻之歡欣，

將受永劫，於地獄慘狀之下發悲聲！

盡忠，汝可高聲歡呼並吟唱，

爲汝已享永久之芳名，

汝身雖被殺，

汝名歷千古而常存。

我夢見基督徒獨自走了不多路，就有一位名叫美徒的跟隨他，因為當基督徒與盡忠在盧華市裏受難之時，美徒看見，甚為感動，所以與基督徒拜了兄弟，做他的好伴侶。這樣看來，盡忠雖然為道殉難，變為灰燼，但是，在他的死灰中可以跳出一位忠實的美徒做基督徒天路上的同伴。美徒又告訴基督徒說：『在我們市中還有許多人願隨基督徒同行，他們的決志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。』

基督徒與美徒走了不多時，追上了前面一位行路的，他名叫利徒。他倆就問他：『你是那裏人？要到甚麼地方去？』利徒回答說：『我是巧言鄉的人，想到天城去。』（但是沒有說出他自己的姓名。）基督徒說：『閣下原來是巧言鄉人，那邊住着的人也有好的麼？』（箴言二十六章廿五節）

利徒說：『是，我希望那邊有好人。』基督徒問：『請問閣下尊姓大名？』利徒說：『你我都初會，何必問姓名？閣下在這路上行走，我喜歡與你做伴；不然，我也沒有甚麼難堪。』基督徒又說：『我曾聽見過這巧言鄉的名字，據我記憶所及，有人告訴我這鄉很富。』利徒說：『不錯，這鄉確是富足，而且有許多富人是我的本家。』基督徒又問：『對不起，

我又放肆的問你了，請問你的本家是那幾位？」

利徒回答說：『差不多全鄉的人都是我的本家。最親的是機變勳爵、趨時勳爵、還有巧言勳爵；（這鄉的名稱便是從這位勳爵的祖宗傳下來的）此外，還有令色先生、隨和先生、俱可先生，他們也是我的本家。本鄉中的佈道先生名叫百舌，他是我的舅舅，所以老實說，我的出身總算高貴，不過我的曾祖父是擺渡出身，船朝着西面進，臉兒卻向着東。我的家產差不多也就是如此得來的。』

基督徒又問：『你是結過婚的人麼？』利徒回答說：『不錯，我的妻是一位很賢慧的婦人，我的岳母誦諛氏也是很賢慧。我的妻出自名門，從小受了很高等的教育，待人接物，無論是鄉人或是王子，她都能殷勤服侍，不錯，在宗教上我們與那些嚴格的人略有出入，不過所差也無幾，第一點，我們從來不做逆風浪的事；第二點，宗教在順利的時候，我們就更加熱心起來。如果太陽高照，我們就願出來與宗教中人同行，一般的路人就會拍手稱讚我們。』

基督徒聽了利徒這番話，就行在一邊，對美徒說：『巧言鄉有個利徒，也許就是這個人，如果確是這人，那末，我們遇到了一個匪徒，這個人在這一帶地方是出名的。』美徒說：『我

們不妨問他的姓名，到底是否叫利徒？」基督徒便走上去與利徒說話：「閣下，聽你的話似乎你神通廣大，無所不知，如果我猜得不錯，你是否名叫巧言鄉的利徒麼？」利徒回答說：「這本不是我的名字，因為有人與我作對，故此送我這個綽號，我祇好忍受，如同一般善人也常被歹人侮辱，惟有逆來順受罷了。」基督徒說：「別人用這個名字呼你，難道是沒有理由麼？」利徒說：「實在沒有理由。不過，我如果給他們一個機會來叫我這個綽號，乃是我能隨機應變，無論別人如何主張，我總隨波逐流，跟隨他們，那末，自然得到好處。誰知便有人送我這個綽號。其實，並不是我去找便宜，乃是便宜來找我。我希望那些居心不良的人，不會如此來侮辱我。」基督徒說：「我聽見人說有一個名叫利徒的，現在果然是你。你以為別人送你這綽號不對，據我想來，這個綽號放在你頭上，實在很配。」

利徒說：「那末，你要如此想，我當然沒法可施，如果你肯讓我與你同行，你便會知道我是你的一個好友。」

基督徒說：「如果你願與我們同行，那末，不可看見風雨就停止，因為我們是風雨無阻的。對於宗教，也是如此。宗教如果處在順境，你喜歡相信；就是宗教處在逆境，一貧如洗，



你也得相信。那相信宗教的人，如果遭人的稱讚，走在街上，何等威風，你自然喜歡與他同行；但是，他如果受苦，或被人用鐵鏈鎖住，你也要一樣的與他共甘苦。」

利徒說：『我的信仰由我作主，你斷然不可來勉強我，或者來控制我的信仰。讓我自由，那末，我願與你同行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那是不行了，如果你不肯照我的話而行，我們不願與你同行。』

利徒說：『那末，我的舊主張不但無害而且有益，我決不肯放棄，如果你不願與我同行，我仍可照舊自行，獨行有何妨，不久，自會有人樂意與我同行的。』

那時，我夢見基督徒與美徒二人離開了利徒，往前頭走去，離利徒有些路程，但二人中有一人朝後探望，看見有三人跟着利徒行走，不久，就追上了利徒。利徒和他們作了一個長揖，他們三人也連忙回禮。三個人的名字叫據財先生、嗜金先生、慳吝先生。這三人爲利徒從前所相熟，自幼同學，他們的先生名叫漁利教授，他們的學校設在貪心府的北面好利村中。這位教授教他們斂財的藝術，五花八門，應有盡有，或用強權去劫取，或用欺騙之術，或用拍馬的方法，或利用親戚的援助，或假充宗教的熱忱。而且這四個人都深得他們教授的藝術

，每人都可以開設一個學校去教人如何發財。

很好，他們四人彼此行過禮，嗜金先生便問利徒說：『前頭走的人們是誰？』原來基督徒與美徒還沒有走的十分遠，他們還能够望見。

利徒回答說：『他倆是遠方的旅客，照着他倆自己的意思行天路。』

嗜金說：『可惜，他倆何不稍等我們一下，我們可以與他們同行，他們與我們不是走同一條路程麼？』

利徒說：『不錯，我們固然同行一條路，但是前面的二位，爲人太拘泥，太愛他們自己的成見，不尊重別人的意見，雖然別人對於道理很熱心，如果與他們的意見稍有不合，他們仍要拒絕他。』

慳吝說：『這個不行；我們在書本上看見過這樣在義上過分的人，他們拘泥過分，倒反定別人的罪，請問你們與他們意見不合的地方在那幾點上？』

利徒說：『哼，他們照着他們自己的老主意，決定無論天晴下雨都要行他們的路程；我却不然，倒要看風駛船，方爲上策。他們爲着上帝的緣故，傾家蕩產，亦所不惜，我却利用各

種方法來保護我的生命與財產。他們不管別人反對不反對，卻要貫徹他們自己的主張，我相信宗教乃是：見景生情、趨吉避凶、以『識時務者爲俊傑』、爲我的人生觀。他們相信宗教，便是宗教倒了楣，一貧如洗，仍要相信，我的信仰，是崇奉宗教者，如果是體面人，受人尊敬，威風凜凜，那末，我方可附從。』

據財說：『啊！你的主見不錯，利徒先生，不要放鬆。照我的意見看來，那些人可以享受而情願放棄，實在是一個傻瓜。我們要聰明像蛇。農民要收割，必趁着天晴，蜜蜂在冷天深藏窩中，等到春暖花開，有蜜可釀，方始出來行樂。有時上帝降雨，有時出太陽。那些傻瓜不識時務，雨天行路，那末，我們還是在晴天走我們的路，我所最喜歡的宗教，乃是充滿着上帝的福氣，方始有擔保，原來上帝把人生各種好東西賞給我們，我們祇要好好的享受，方合神旨。豈有甘自墮落之理？從前亞伯拉罕與所羅門靠宗教發了財，約伯也說過：「虔誠人堆着黃金好像塵土一般」（約伯二十二章二十四節），照你所說，那前面的二人與約伯所說的全然不同。』

慳吝說：『我想既然我們的意見大家一致，那末，可以不必再去討論那兩個人了。』

嗜金說：『這事情實在可以毋庸多說了。因為我們所見的完全根據聖經與理知，他倆則不然，既不相信聖經與理知，又不謀自己的安全與自由。』

利徒說：『弟兄們！我們現在都走一條路，既然不去討論那無價值的事，那末，閑中無事，不妨來討論較有意義的一個問題：「譬如有一個人——一位傳教士，或是一位商人——有個好機會可以獲得人生的福氣，但是，如果他特別在外表上顯出他的宗教熱忱，就不能得到那種福氣，那末，他可否利用宗教的熱忱來達到他那種圖利的目的，同時，又可稱爲一個真實的君子？」』

嗜金說：『你的問題，我徹底了解。請諸君靜聽，讓我細細的答覆。先說傳教士，譬如有一位傳教士，品格很高，却在小地方當職司，見別處位高，薪水又多，那時有機會可去，但如沒有勤謹研究聖經熱心佈道的名譽，便不能得到這好缺，並且，如果不肯稍微變更自己的主張，去取悅那處的教友，也不能如願以償，那人倘然從此熱心聖道，且肯捨己從人，被那處教會所聘請，就去做那處的傳教士，拿較大的薪水，在我看來，他未嘗不可以如此行，而且確乎可稱爲一個忠實的人，是什麼理由呢？第一點，他有志高昇得到一處較大的職司，沒

有甚麼不合法，這一點已成了鐵案，毫無辯論的價值。因為有了這種天造地設的好缺，祇要能得到它，便對，何必多問他自己的良心呢？第二點，因為想要得到那美缺，就做了更勤讀、更熱心、的傳教士，這樣，便做了一個更好的人，豈不是合着上帝的旨意麼。第三點，論到他委曲求全，不照着自己的主張行事，第一，可以證明他有了克己的美德；第二，他有一種溫和的品性，能得人心；第三，他因此更配做一個牧師先生。有了以上數種理由，然後我決定一個傳教士捨小職司而去就大職司，不得算爲貪心。反之，他的學問、勤勞、都有進步，我們可算他盡他的本分，而且能利用他的機會爲人們做了一些好事。再來講商人的問題。譬如一個商人，生意不佳，後來因爲他熱心宗教，也許可以得到較佳的生意，或者可以娶着一位有錢的妻子，還可以得到許多有錢的顧客，從此，可以一帆風順，生意興隆。據我看來，他如此行，並沒有甚麼不合法。理由呢，讓我道來：第一，一個人祇要能熱心宗教，無論他用甚麼方法都是合道德的。第二，娶着一位有錢的妻子，或是多拉着一些生意，不可說是不合法。第三，一個人得到上述的好處，自己也做了好人，豈不是一舉數得？所以他得了一個佳妻，又得了許多好的顧客，又掙了錢，這些好處都爲了他在宗教上熱心，根本上實是一件

好事。我的結論是：做一個宗教熱心的人，並且能得到許多好處，是一件佳美而有利的計劃。」

這些人聽見了嗜金的答復，認為十分滿意，大家都拍手稱是。所以他們大家一致主張從大體看來，因熱心宗教而得到利益，是有利無弊的一件事。他們都以爲這種說法，是無人能反對的。又看見基督徒與美徒還在前面行走，相差的路不遠，招呼他們還可以聽見，所以他們都覺得很高興，決定要追上去，並且用這個問題去責問他倆，這也許可以替利徒出一點氣，因爲他曾聽過基督徒與美徒的責問。於是他們便在後招呼基督徒與美徒，他倆聽見了他們的招呼，便就停止前進，等着利徒這一班人上來。同時，他們自己打量，決定還是請據財去發問，那末，也許能得到二徒的好感，若請利徒去發問，恐怕不妥，因爲他不久之前曾和二徒熱烈的辯論過，怕二徒對於利徒還有點存見，所以還是請據財代表他們較妥。他們遇見了二徒，就大家行禮，說了幾句客套的話以後，據財就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請基督徒與美徒回答，好像有點自得的神氣。

基督徒回答說：「你的問題，雖然有一萬個，信宗教的三尺童子也能够答覆。既然不可做一個喫餅得飽的基督徒（約翰六章廿六節）。那末，豈可把基督徒與他的宗教當做漁利的假面

具來享受世上的虛榮，這是一件很可嫌憎的事！主張這樣做的人，除非他是化外人，假冒爲善者，魔鬼，行邪術者，不然，沒有人會贊成的。第一種，先說化外人，古時哈抹、示劍、二人的動機是要想娶雅各的女兒爲妻，又想得雅各的牛羊，知道除出受了割禮，守他的宗教禮節以外，沒有別法。他倆就對自己的本家說：「我們大家如果去學雅各受割禮，那末，我們便可和他結爲親眷，他的牛羊和其餘的牲口家產豈不是都可歸給我們麼？」這裏可以看出，他倆的動機是人家的女兒和牛羊，但是却利用宗教來做假面具，去達到他倆的目的。請你在創世記三十四章二十至廿三節上去讀那段故事。第二種是一些假冒爲善的法利賽人，他們所信仰的也是這種宗教。用長的祈禱來做假面具，但是，他們的真動機是要得着寡婦的家產。上帝刑罰這樣的人也是最嚴厲的（路加廿四章四十六節至四十七節）。第三種，猶大這個魔鬼也信這種宗教。他熱心宗教，因爲他可以掌管錢囊。隨意可以私取囊中的金錢。但是結果，他遭滅亡，被上帝所遺棄，做了沉淪者的後裔（約翰十七章十二節）。第四種是西門，這個人行邪術，也信這種宗教，他喜歡得到聖靈，那末，可以藉此掙錢，但是彼得責備他說：「願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罷！」（使徒行傳第八章十九節至廿二節）。第五，所以我的

結論是：一個人若爲了要圖利纔熱心宗教，後來也必因爲了圖利把宗教拋棄，正如猶大起先爲了要想昇官發財跟從耶穌，後來竟爲了一點小利，就把他的先生耶穌和他的宗教一起賣掉。現在如果我說你們的話很對，那就是等於去做傲化外人、僞善者、以及那些魔鬼了。那末，你們如果執迷不悟，將來所受的刑罰，也必如他們一樣。」

基督徒說完了，那些責問他的人都呆立着，彼此對看，沒有話可對付他。美徒很贊成基督徒所回答的話，當時全體靜默無話可說。利徒與他的同伴們感覺到不安，便走得緩些，使基督徒與美徒可以仍走在前面。那時，基督徒對美徒說：『若是這些人不能夠擔當我們人的審判，那末，將來上帝的審判，他們不是更加難以擔當麼？我所說的話，原不是金科玉律，他們聽了，竟然說不出聲，那末，將來受烈火的譴責時，他們將如何應付呢？』

一面說着，一面走着，基督徒與美徒又走在前面，把利徒與他的同伴們剩在後邊。二徒不久走到一片錦繡的平原，名叫安逸，在那處走着，覺得很舒服；可惜那地狹小，一走便完，他倆便出了安逸的邊界，來到一座小山，名叫財山，內中有銀礦，從前有人走過此山，往往少見多怪，願意捨了正路前去參觀，但是若走近那礦，因爲礦地虛空，一時不易認清，就陷下



去，掉在礦中害死了。有的人掉下去雖然沒有死，却成了殘廢，終身不能回復到原來的健全。我又夢見離正路不遠，銀礦的對面站着一位像正人君子模樣的一個人，名叫底馬（提摩太後書四章十節）招呼一般行天路的人，叫他們去參觀銀礦，他對基督徒及美徒說：『喂，請你們離開你們所走的路，我有一件好東西給你們看。』

基督徒：『世界上那有如此重要的東西，可以引誘我們離開我們的正路去看它呢？』

底馬：『這裏有銀礦，有人正在開掘，可以得到財富。你們如果肯來加入，祇要稍微用一些苦工，也可以同樣的發財。』

美徒說：『不妨讓我們前去一看。』

基督徒說：『你去，我不去。我會聽見人說過，這裏有許多人受害身死。而且，那種財寶實是迷人的圈套，人們去尋求，就阻止了他們的天路。』基督徒又轉過來對底馬說：『這個礦豈不是很危險麼？豈不是害了不少走天路的人麼？』

底馬：『並不十分危險，不過那些不謹慎的人自然容易肇禍。』他說時，面上顯出赧容。

基督徒對美徒說：『我們萬不可輕舉妄動，要保守我們的正路。』

美徒：『我敢擔保，當利徒到此處，如果也得到底馬這樣熱烈的請求，他一定會離開自己的路去看那銀礦。』

基督徒：『這是毫無疑惑的，因為這種請求正合他的主張，有利可圖，他那有不去之理？而且，他若去看，一定是九死一生的。』

那時，底馬又喊着：『那末，你們何妨走過來參觀一下。』

基督徒於是很坦白的對底馬說：『底馬啊！你引誘人們離開正路，做了我主的仇敵，你從前捨了正路不走，主的審判官已經定了你的罪，爲甚麼再想引誘我們，叫我們受同樣的刑罰（提摩太後書四章十節）呢？復次，我們如果稍微走入歧路，我們的主一定會審問我們，那時，我們必定蒙羞，沒有膽量去見主的面。』

底馬又喊着：『我與你們本是同志，如果你們能稍待，我可以與你們同行。』

基督徒對他說：『你的名字甚麼？是否叫底馬？』

底馬說：『不錯，我名叫底馬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知道你了。你的曾祖父名叫基哈洗（列王下五章二十節至二十七節），你的

父親叫猶大，你走入了他們的道路。你所用的是他們那種魔鬼的方法。你的父親猶大賣主買友，結果，是自己弔死，你的結局，也許要得到同樣的酬勞。我老實對你說，我們朝見王時，定要在王面前告你，訴說你的不道德的行爲。」說完，他倆便行他們自己的正路。

正在那時，利徒與他的同伴也走到那邊，被底馬一叫，就到他那裏去。至於這四人的結局如何，不得而知。也許在礦旁邊參觀時掉入坑中，也許進入礦內去掘銀子，或者也許被礦內的瘴氣所籠罩，竟然都被悶死。總之，他們一去而不復返，從此不再看見他們了。基督徒唱了一首歌：

利徒底馬志相同，

一言利祿便相從；

二人混跡凡塵內，

放棄天福死途中。

那時我看見二徒走在平原的那一邊時，在路旁有一根年代很古的柱子立着，牠的形狀很奇怪，二徒一見，心中起了感想，似乎有一點驚異，因為他倆看見那柱子似乎有點像一個婦

變成的。故此，他倆看了又看，一時不知道牠究竟是一件甚麼東西。最後，還是美徒偶然查見那柱頭有字，字跡很特別，他的文學知識不如基督徒，所以美徒便請基督徒來讀，希望他能理會那字跡的意義。基督徒便走上去仔細的研究，一筆一畫湊合起來，纔讀出這些字乃是：『要記得羅得的妻』。基督徒就把這句話解釋清楚，給美徒知道。那時，他倆想起羅得的妻子逃出所多馬城時，因為貪戀自己的家，回頭一看，自身就頓時變成一根鹽柱，他倆決定這根柱子便是那婦人，他倆忽然見了這柱，不覺害怕起來，就彼此談話。

基督徒說：『啊！老兄，這個柱子真好做爲我倆當頭的棒喝。方纔底馬請我倆到那財山去，如今又看見這柱子，正是巧極了！底馬請我們去，你那時想要去，如果我倆果然應命而去，老兄，或者我們也要變成鹽柱如這羅得之妻一樣，直立在這裏，給大家作爲後世萬代的話柄，豈不是大倒其楣！』

美徒：『我現在覺得很難過，那時會愚妄至此，其實，我與羅得之妻有甚麼兩樣？她不過朝後一望；我呢，也有這種貪心，希望到財山去探望一下，現在沒有變成鹽柱，真是上帝的恩典，我心中有過這種妄想，當永遠覺得羞愧。』

基督徒：「還有一點，我們要注意，可以作為後日的鑑戒。羅得之妻雖然逃出所多馬城，沒有和城中的人們一齊滅亡，她逃出一關，但是不能逃出第二關。照我們現在所看見的，她身變鹽柱，萬世遺恨。看了這件事，我們當細細的思想，先前的試探和危機雖然已經過去，來日的大難，仍不可不時留心。」

美徒：「你這話很真，她誠然可以做你我的榜樣與當頭棒喝，是一種警告，叫我們不犯她的罪；如果我們不聽這警告，犯了罪，也許要遭同樣的刑罰。正像古時哥喇、大單、亞比蘭、和其餘犯罪的二百五十人同歸於盡，做了以色列人的儆戒一般。但是，有一件事我却不大明瞭，譬如底馬和利徒這些人，他們離棄正路，大膽的在財山謀利，罪當然要比羅得之妻更大，（她並沒有走開去，不過一回頭之錯，却身變鹽柱。）他們似乎很安穩、很有把握的模樣，這點使我不解。並且這鹽柱離底馬之處不遠，那些人看見，可以引為殷鑑，但是，他們竟掉頭不顧，要一直錯到底。」

基督徒：「這事很費解，但是看他們利慾熏心，膽子就大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去蠻幹，好像一個小賊在審判官面前仍會做扒手，偷別人的荷包，也如同一個強盜，雖到了法場受死刑，

但是有機會割奪別人錢囊時，他仍然要行。據說，所多馬住着的人，罪大惡極（創世記十三章十節十三節）尤其是在上帝面前算爲大逆不道，上帝給他們最好的地方可以居住，真如同樂園一般，他們受了上帝的宏恩，宜乎做好人，但是却不肯，所以他們的罪孽較常人更加重大，結果，受罪亦較重，有火從天而降，所多馬的人民就被烈火焚燒，同歸於盡。現在按着理說，他們若仍舊行惡，不肯觸目驚心，儆戒放在面前，等於未見，熟視無覩，將來受罰，真是不知道要如何嚴厲。

美徒：『一點兒沒有疑惑，老兄把真理發揚盡致了。最使我覺得上帝的宏恩，便是你，尤其是我，沒有觸犯那罪，作爲後世的笑柄，這個鹽柱却作了我們感謝上帝的一種良緣，使我們能畏懼上帝，終身不忘記那位羅得之妻。』

那時，我又見他倆走到一處可愛的河邊，從前大衛王稱它爲上帝之河，約翰稱它爲生命水的河（詩篇四十六篇四節，以西結四十七章，啟示錄廿二章一節），這河恰巧在他們所走的路旁邊，基督徒與美徒在此處行走，覺得十分高興，他倆在河中取水喝，水的味道又好又能蘇醒他們疲乏的精神。復次，河的兩旁生長着青翠的樹，樹上又結了許多的果子，樹上的葉

子亦可當作藥材，他們喫了樹上的果子以後，煥然一新，心中大快。他倆又喫了一些樹葉，可以預防積食過多、消化不良、的病，和其餘行路人易於中暑之病。河的兩旁還有青草地，地上種着許多好看的百合花，花紅草綠，四季常春，確是一幅麗都的圖畫。於是，他倆便坐下休息，並且睡著了，也沒有甚麼危險，因為這裏治安十分的妥善，可以高枕無憂（詩篇廿三篇，以賽亞十四章三十節）。睡後，他倆又在樹上採着果子喫，河中又飲了一些生命水，喫喝飽了，又睡去。在這裏，他倆安度了幾天，日夜享福。於是他倆同唱了一首歌：

澄澈的溪流在大路旁寂然流過，

（安慰了那行路的旅人），

碧油油的草地散佈清香，

又以美麗の色澤令人怡悅：

若有誰知道這些樹木能結何等的美果，

必定不惜重價購買這個田園。

他倆覺得流連忘返，不願離開這種勝境，但是爲了前途茫茫，還當前行，所以再喫了些果

子，喝了些生命水，又起身向前進。

我夢見他倆走了不遠，來到一處，是那條生命水的河與他們的路分岔的地方，他倆雖然沒有覺得十二分的難堪，但對於那條河頗有些戀戀不捨。他們的路一離了那條河，便覺得難行起來，不如從前那麼光滑，而且他倆的腳因為走慣了好路，現在的路就走不慣了。因此，他倆的靈魂深處感覺到一種失望，但是他倆仍繼續的前進，同時，希望能走進容易些的途徑。他倆又走了些路程，就遇見一塊草地，在他們所走的路左邊，名叫旁徑，有柵欄小門可以進去。基督徒對美徒說：『這塊草地既然離我們所走之路不遠，我倆不妨走進去，所以他走近那柵門去探望，見在籬的那一邊，也有一條路，似乎與他倆所走的路同一方向。』基督徒說：『這條路正不出我所料，容易行走，美徒賢兄，讓我倆走進去。』

美徒說：『但是，如果這條路引我們離開正路，當怎麼辦呢？』

基督徒說：『也許不見得罷。請你放眼一看，就知道這條路與我們所行走的不是同一方向麼？』美徒覺得不錯，就聽了基督徒之勸，跟了他走進那柵門。他倆既然走了進去，在那條路上行走，果然行路方便，他倆的腳覺得輕鬆了許多。正在那時，看見前面走來了一位男子



，名叫自是，他倆便招呼他，請問他：『這路是到甚麼地方去的？』自是先生說：『這路可以到天門。』基督徒對美徒說：『我不是告訴你過，這路也能到天門麼？現在果然不出我所料。』這樣，他倆跟着自是先生走，那人在前領路。正在那時，天晚了，四面黑暗，不辨方向，他倆在後跟不上自是，不久自是就失了蹤。

自是在前面走，因為天黑，不能够看見，掉在前面一個深坑中，那坑原是爲這種自是的傻子預備的，這人掉入坑中，粉身碎骨，一敗塗地。

基督徒與美徒聽見他掉入坑中，就連忙喊叫說：『你碰着了甚麼意外的事？』他倆沒有得着回答，但聽見坑中一片呻吟之聲。

美徒便對基督徒說：『我倆現今處在甚麼樣的境地？』基督徒祇好默默無言，因為他自知誤引了美徒進入歧途。正在那時，天下大雨，雷鳴，電作，險象環生，溝中的水也漲了起來。

美徒抱怨自己，說：『唉！我爲甚麼不走在正路上呢？』

基督徒說：『甚麼人知道，我們會走到這裏，離棄了正路？』

美徒：『我起首就懼怕要離棄正路，所以對你作了和善的忠告，若是你的年紀不比我大，

我也許要對你說得更爽直些。」

基督徒：「請好兄弟不要介意，我現在覺得很憂愁，把你領到此處，離了正路，而且進入了這種可怕的險境，好兄弟，請你原諒我，我這麼領你出來，動機原無惡意。」

美徒：「請你放懷罷，我自然赦免了你，而且我以為這次吃了苦，反與我倆有益處。」

基督徒：「我心中快樂，因為有你這麼仁慈的兄弟；不過，我們要再尋歸路，不能在此久立。」

美徒：「好哥哥，讓我走在前面。」

基督徒：「不可，請讓我走在前面，若遇見了甚麼危險，我可以首先承當。因為我倆這次走入迷路，原是我之過錯。」

美徒：「不可，你不可先走，因為你心中煩悶，也許神經錯亂，又使你走入迷途。」正在那時，他倆忽然聽見一種聲音，對他倆說：「你要留心向大路，就是你所去的原路，你當回轉。」（耶利米卅一章廿一節）聽見這聲音，他倆得着鼓勵不少，同時，路上的水又漲起不少，行路不易，要想回到原處，自然更難了，（這裏，我聯想到一個人從正路走到歧路容易

，要從歧路歸到正路却較難。）但是他倆不顧一切，仍舊鼓着勇氣走回原路，不過水是漲得很高，天又黑暗，在歸途中，幾乎在水中淹死，真是有九死一生之勢。就是要想在那夜走到那柵門，於勢不能。最後，在一處茅棚下，點了燈，就在那裏坐下，一直坐到天明，但是因為疲乏之極，所以二人都睡着了。

離他倆睡着不遠的地方有一座寨（或稱炮臺），名叫疑寨。寨主名叫絕望，長得魁梧奇偉，生性又很強兇霸道，那天清晨，他起身很早，在他自己的地界內巡行，看見基督徒與美徒睡在他的境界內，就把他倆雙雙捉住，用粗大的聲音呼叫，催他們醒來。並且責問他們說：

「你倆從何處而來，在我的境界內作些甚麼？」他倆回答說：「我們是天路客，因走迷了路，所以闖入此處。」絕望就對他倆說：「昨晚你倆侵犯了我的地界，踐踏我的園地，並且誤睡在這裏，你倆定須與我同去。」他倆沒法可想，祇得與絕望同去，因為他很強橫，基督徒與美徒敵他不住，而且他倆自己做錯了事，實在無話可說。絕望把他倆趕在前面，就關他們在自己寨中一間很黑暗的牢中，裏邊的穢氣與不潔，使二徒心中大覺難堪。（詩篇八十八篇十八節）他倆被關在這牢中，從禮拜三早晨起，一直到禮拜六晚上，其間不曾喫過一點麵食。

，喝一點水，暗無天日，枯守愁城，並沒有看見甚麼人。他倆現在的處境，真可說是落難，舉目無親了。最覺得難堪的，尤其是基督徒，因為這次的失脚，完全由於他一人的糊塗，現在要喫如此的大苦。

絕望有一個妻子，名叫弗信，那天晚上他回到房中，便對他的妻子說了下面一些話，他如何捉住了兩個囚犯，把他倆關在牢中，因為他倆侵犯了他的地界。現在應該如何處置他們？弗信聽了，就問絕望：「這兩人是怎樣的人？從何處而來？到何處去？」他都一齊告訴了她。於是她就建議，明日早起，可以把他倆毒打一頓，一點毋庸留情。所以第二天清晨，他就拿了一根野蘋果的木棍，親自到牢中去，毒打他倆一頓，待他們如同喪家之狗，他倆忍着痛，不出一句惡言。後來，又亂打了他倆一陣，打得他倆體無完膚，臥在地上不能動彈。絕望打得够了，然後歸去，而這二位受苦者祇得忍氣吞聲自怨命薄而已。那天，他倆除出哀聲長嘆以外，不能做甚麼別的事。

第二天晚上，弗信又與她丈夫討論如何對付二徒。她以為二徒既然未曾打死，最好逼他倆去尋死。所以第二天清晨，絕望帶着暴戾的神氣，到二徒的牢中，但見他倆滿身是傷痕，在

痛苦中呻吟着，就惡聲說：『你倆永遠不能逃出此牢，與其在此受罪，不如自殺罷，用刀，用毒，或是用繩，都可使得。因爲人生到此種絕境，還有甚麼滋味？生亦何益？』但他倆要求他釋放他們，他不但不肯，而且怒目相加，很兇猛的跑上前去，似乎要把他倆吞下去的模樣，幸而那時他忽然暈去，二手不能用力，這是他有時發作的疾病，大約是受了劇烈日光的緣故。於是，他退出，離開他倆而去。那時二徒在牢中自相商量，究竟應否自殺？

基督徒說：『美徒老弟！我倆應走那一條路？我倆目下的生活實在太苦了。照我個人看來，我不知道應該走那條路是最妥，照這樣的情形，活着好呢？還是死去好呢？約伯記七章十五節說：「甚至我寧肯噎死，寧肯死亡，勝似留我這一身的骨頭。」與其在這暗無天日的監牢中等死，不如埋葬在墳墓更加好些。我倆是否應當照着絕望的話去行？』

美徒：『老實說，我倆現下的處境是可怕。如果一直過着這種可怕的生活，倒不如死去好些，但是我們要考慮我們天國裏的主的話，他說：「你們不可殺人，」我們萬不可殺人，那末，更不可聽絕望的話來自殺。復次，如果我們殺人，祇能殺那個人的身體，不能殺他的靈魂，但是自殺，既殺了身體，又殺了我的靈魂，身靈俱亡，豈非至慘！老兄說，還是在墳墓

中安耽些；其實，我們自殺，所去的地方乃是地獄。因為殺人者豈不是要到地獄中嗎？殺人者萬得不到永生。所以讓我們再來考慮一下，那絕望並不是「無所不能」，掌管世界一切的律法的。別人也曾被他捉住過，但是他們也逃出了他的手，沒有人知道上帝的作爲，也許上帝要那絕望忽然死去，那末，我倆便可逃走。或者也許絕望忘記把門鎖好了，那末，我倆又可逃走，或者絕望又發起頭暈病來，那末，我一定要振起精神，顯出男子漢的一點決心，從他手中脫離。那時候，他第一次發頭暈病，我很傻，沒有逃走，真是失之交臂。無論如何，老兄，讓我倆再忍受一下，萬不要尋短見。時機一到，我倆就可以得到一種快樂的出路。」

美徒的話着實感動了基督徒的心，使他心中安靜不少。他倆便又在黑暗中過了一天慘淡而憂傷的日子。

黃昏時，絕望又到牢中來看二徒，希望他倆已經自殺，但是他到那裏看見他倆仍然活着，雖然沒有多大生氣，因為絕食已好幾天，却是一息尚存，並沒有自殺。絕望看見他倆尚活着，就大發雷霆，對他倆說：「你們既然不照我話而行，那末，我要你們活受罪，叫你們喫大苦，活着不如死的好。」他倆聽了，就十分的戰慄，基督徒更覺懼怕，忽然昏迷不省人事。

往後又甦醒過來，他倆就又談話，商量一些辦法，又談到應否自殺的問題上去，基督徒似乎又主張自殺，但是美徒說不行，下面的一段，就是美徒第二次安慰的話：

美徒說：『我的哥哥，你不要忘記從前如何勇敢，得勝了亞波淪。從前陰翳地方，眼見的、耳聞的、與你親身過着的一些危險，都不足以使你動搖。勞苦、恐慌、與一切的驚濤駭浪、你都經過，但是現今却一味的懼怕麼？我生來比你軟弱，但也與你一同在這牢中過生活。同時，那絕望把我倆一齊毒打，我又何嘗沒有受傷。你沒有喫過飯，喝過水，我也受同樣的苦。同樣的處在黑暗當中。但是無論如何，我倆總得忍耐些。要記得從前你在虛華市如何特立獨行，做了一個守道之士，市民把你關起來，你不懼怕，又把你用鐵鏈鎖起來，你也不怕，就是流血殉難，也不在你心上，這種大無畏精神，何等可欽佩。現今自然也要用同樣的忍受，起碼不做倒楣的事，丟了你基督徒的美名。』

一天又過去，黑夜又到，絕望與他的妻又在房中談話，她問絕望：『基督徒與美徒有否聽你的話而自殺？』絕望回答說：『這兩個人確乎是倔強的浪人。他倆不願自殺，情願喫無限的苦。』她說：『明天，你可帶他倆到寨中的院子裏去，指給他們看院內的一些你所殺死的

人的白骨與頭顱，他們看了，然後能相信你的手段是何等厲害，一禮拜內，你也要同樣的對付他們，把他們撕成粉碎。」

第二天清晨，絕望又到牢中去，把他倆捉到寨中的院子裏，就如他妻所指揮的，把一些白骨與頭顱指給他倆看。他對他倆說：『看這些東西，以前也如你倆一般，乃是天路客，他們侵犯了我的地界，如同你倆一般，我覺得他們都是該死的，所以就將他們撕成粉碎，同樣，我在十天內把你倆撕成粉碎。現今可以回到你們的牢中去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就又打他倆，一直打到牢中為止。那是禮拜六，他倆痛不可言，一天到晚在那裏呻吟着。那天晚上，弗信夫與她的丈夫絕望在房中又在商量如何對付這二個囚犯。絕望真不知道如何對付他們，因為他打他們，他們不就範，用甘言引誘他們，叫他們自殺，他們又不就範。但是，他的妻子說：『我怕他倆有一種希望，或者有人會來救他們出去；不然，他倆或者身邊帶着一種開鎖的機械，趁着機會把牢門打開，可以逃走。』

絕望說：『愛妻，你這話不錯，明天我將要去搜他們的口袋。』

禮拜六晚上，將近半夜，二徒開始祈禱上帝，並且繼續求上帝開出路，一直祈求到天亮。



天將亮時，基督徒忽然驚異起來，很熱烈的對美徒說：『我實在做了傻子，喫了這許多苦，處在污穢不堪的牢中，不然，何以不用我身邊帶着的鑰匙，這匙名叫恩言。如果用它，一定可以開疑寨中任何的門。美徒說：『那末，這是一個好新聞，好哥哥，快把它從你懷中拿出來一試。』

於是基督徒把那恩言之匙從懷中取出，到牢門上去一試。他把鑰匙一扭，門上的鎖就馬脫開，牢門也很容易的大開了，二徒就從牢中走出。他倆走到院中開門，又用那恩言之匙，那門又大開。最後，他倆到了那鐵門，那門非開不行，但是非常堅固，不易打開；然而基督徒也用那恩言之匙，結果，也把鐵門開放了。就在那時，他倆飛奔着向門外逃命。然而正開時，發出大聲，驚醒了絕望，他就跑出來追趕他的囚犯，忽然間舊病復發暈去，四肢乏力，不能再追趕二徒。這就給了他倆一個好機會逃命，他們努力的前進，便出了絕望的地界，又進入上帝的大路，一切都平安無事，因為不再受絕望的轄制了。

當他倆走過那柵門之際，覺得應該留一種警告，使後人勿在此走入歧途，去受絕望的轄制。他倆就決意立下一個柱子，在柱子正面刻了一行字，說：『在這柵門的對面，是走到疑寨

之路，由絕望作寨主，他與天國之主作對敵，而且專作殘殺天路客的勾當。」以後有許多天路客一走到此處，看見這柱子上所寫的警告以後，就可以脫掉那種危險，他倆立了那柱子，就同唱一首詩：

『在我們行走的路上，

踏過了陰森可駭的禁地：

願那在我們以後要來的人，

千萬不可鹵莽隨意；

否則恐怕要被絕望的巨魔，

如囚徒一般的捉到疑寨中禁閉。』

他倆又前進到了一座山，名叫樂山，這裏的山主就是以前美宮的主人。他倆放心走上山，參觀山上的花園與菓木園、葡萄園、以及山泉，那裏他倆喝了泉中的清水，又用水來洗濯一下，在園中又喫了許多葡萄。

在山上有一些牧人在那邊放羊。牧人們都在大路的兩旁站着，二徒便走上去與他們交談。

二徒靠着他們自己的杖，似乎表現着走路疲乏的態度。同時，就向牧人們說：『這樂山是屬於何人管轄的？你們畜的羊羣是甚麼人的？』

牧人們回答說：『這些山屬於以馬內利的地界，在此山上望出去可以看見天城。這些羊也屬於主的，他甘願替那些羊捨命（約翰十章十一節）。』

基督徒問：『這條路是否達天城？』

牧人回答：『你們適在這條正路上行走。』

基督徒又問：『這裏到天城有多遠？』

牧人說：『走不到天城的人當然覺得這路很遠，但是真心走天路的人以為這路並不甚遠。』

基督徒問：『這路危險麼？還是一條康莊大道？』

牧人說：『那些蒙恩的走這路，可以說是一路平安。但那些犯規則的人就覺得此路不易，自會半路跌倒的。（何西阿十四章九節）』

基督徒問：『在此有為天路客預備一處休息所麼？使得那些疲乏的天路客們可以稍事休息。』

牧人說：『山主已經吩咐我們要殷勤款待行路的人，他叫我們萬不可忘記這一點（希伯來十三章一節至二節）；所以此地一切美好的設備，你倆都可隨意享用。』

我又夢見這些牧人詢問二徒的情形，因為他倆原是陌生人，素不相識。牧人問他倆：『你倆從何處來？怎樣會走這條路！而且如何能不避艱險走到這山上？因為有許多走天路的人，他們大半走不到這座山的。』他倆都一一答覆，牧人們十分滿意，歡顏相待，大家異口同聲對二徒說：『樂山歡迎你們二位貴客。』

我所看見的牧人們名叫智識、練達、謹守、誠實。他們用手拉了二徒，請他倆進入他們的帳棚裏去，又請他倆隨意喫那些預備好的食物。

他們又對二徒說：『我們很希望你倆能在此多住幾天，與我們相熟，更能使你倆享受山上種種的妙處！得到人生的一些安慰。』

他倆告訴他們說：『我們極情願在此稍留。』那天晚上，就在牧人們的帳棚中過夜，因為時候已不早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夢見那些牧人們前來約會二徒遊山。他倆便與他們同行，一路走着，看

見四面八方各種美好的風景。

那時，牧人們彼此商量說：『我們何不帶這二位天路客去參觀一些奇觀呢？』他們商量了一下，就決定帶他倆去參觀。先領他倆到一個山頂名叫異端，從遠處望去，形勢是十二分的險峻、可怕。牧人們就請他倆從高處望下去，他倆向下一看，在山脚下有幾個人已經跌死，因為他們走錯了路，竟從山頂上掉下來，跌成粉碎，其狀甚慘。基督徒就問牧人們說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』牧人們回答說：『從前有人偏離了真道，聽信許米乃和腓理二位的話，說肉體復活的事已經過去，以後不再有這事，這話你們沒有聽見過麼？』（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七至十八節）他倆回答說：『聽見過了。』牧人們說：『你們所看見的那些橫臥在山脚下、身首異處、骨肉橫飛、的死人，便是那班信異端的人，到如今還沒有埋葬，可以作為後人的鑑戒，不要爬得太高，走近這座異端山頂，一不留心，便要跌成粉碎。』

那時，我又看見他們帶他倆到另外一座山頂上去，那山頂名叫警戒，牧人們又請他倆遠望，彷彿看見有一些人在墳堆中走來走去。這些人走路沒有方向，走來走去又走不出那些墳墓，有時還要絆跌，所以他倆決定那些人乃是盲目者。基督徒就發問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』

牧人們回答說：『在山脚下，你們豈不看見那正路的左邊有一個柵欄門可以通到草地？』他倆說：『不錯，我們看見。』牧人們說：『那末，從那個柵欄門走過去，可以直達疑寨，寨主便是絕望大力士，那些盲目者現今在墳堆中行走，也曾做過天路客，如同你倆一般，起初行在正道上，後來一入那柵欄門，便入了迷途。他們想走平坦道路，不願走那正路，因為在正路上要遇着許多崎嶇難行的路，豈知走出正路，就進入絕望之手，被囚在疑寨的牢中。那些人起初被禁，不能自由，後來絕望把他們的眼睛挖出，都做了盲目者，又領他們到墳堆中，遺棄他們在那邊，流浪着一直到如今。正應驗了那極頂聰明之王所羅門所說的：『背了正道的人，必定住在陰魂的會中。』（箴言廿一章十六節）基督徒與美徒聽了這些話以後，二人相顧失色，眼中流出淚來，但對牧人們沒有說甚麼話。

我又夢見牧人們帶他倆到另一處去參觀，那是山脚下，有門可以進山洞，牧人們請他倆望進洞中去。他倆朝內一望，見洞內充滿了黑暗與烟霧，他倆彷彿聽見裏面有一種極悲慘呼叫的聲音，與烈火燃着的聲音相混，而且他倆嗅着硫磺的氣味。基督徒又問說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』牧人們說：『這是到地獄的捷徑。假冒爲善的人都從這路進去，例如從前以掃看輕長

子的名分，把它賣掉，又如猶大賣去他的師傅。又如金匠亞力山大毀謗福音救道，又如亞拿尼亞和他的妻子撒非喇說謊作僞，這些人就是在那兒受苦。」

美徒說：「這些人在外表看來，豈不是如我倆一般都走過天路？」

牧人說：「不錯，他們不但走過天路，而且走得很長久。」

美徒說：「他們走天路，後來如此淒慘的遭遺棄，請問他們走這路，究竟能走到多遠？」

牧人說：「有幾位走得遠些，有幾位就在這山下滅亡了。」

二徒聽見這番可驚的話，彼此勉勵說：「我倆應該呼求有力的主加給我倆力量。」

牧人說：「不錯，主加給了你們力量，你們也得好好的用它。」

這時二徒希望往前行，走他們的天路，牧人們也覺得他倆應該前進了。所以他們就一齊走到樂山的盡頭，牧人們彼此商量說：「這裏我們可以把天城指給他倆看，我們有望遠鏡，祇要他倆有本領看就行。」牧人們的建議，二徒接受了。他們就帶二徒到高山的頂上名叫清景，並且遞給他倆一架望遠鏡，請他們觀看。他倆就試用那望遠鏡，可惜，因為方纔看過那些可怕的景象，他倆的手顫動，所以不能瞄準，看不清楚；但是，他倆彷彿看見天門，以及那

邊的一些光榮。看完了，他倆便與牧人們告別，又開步前進，並且唱詩：

牧人將奧祕向我們啟示，

對世人偏是珍藏；

若是誰也願明白那深奧的、隱祕的、神妙的事，

請你們也去向牧人尋訪。

當他倆將要告別的時候，一位牧人送他倆一張路程單，還有一位牧人勸告他倆不要輕聽諛諛者的嘉獎，第三位牧人警告他倆不可在迷氣境界中睡眠。第四位牧人替他倆祝福，希望他倆一路平安。夢做到這裏，我就醒了轉來。

我又睡去，夢見這二位天路客從樂山下來，走在正路上，面向天城而去，在山脚下的左邊有一地方名叫自滿，那邊有一條小路，旁通天路，這路彎曲不直，二徒在這路口遇見一位輕佻少年，適從自滿地方而來，他名叫無知。基督徒問他：「你從何方而來？到甚麼地方去？」

無知：「先生，我生在離此不遠，靠近正路的左邊的地方，我現今到天城去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希望進天城，所依賴的是甚麼？你也許要碰釘子。」



無知：『別的好人如何進去，我也如何進去。』

基督徒：『當你進天門的時候，你有執照麼？不然，管門的不讓你進去，則如何辦法？』

無知：『我主吩咐我的話我都遵行。我生平總是做好人。不欠別人的錢，我也祈禱、禁食，捐十分之一給教會，又周濟窮人，如今又背井離鄉來走天路，難道不能進天門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但你沒有從窄門進來，却從那彎曲之路進來。因此，我怕到審判之日，審判官也許要把你當賊與強盜看待，要進入天城，更是不可能的了。』

無知：『你我原不相識，萍水相逢，大家是陌生人。你信你的宗教，我信我的，大家滿意。一切都希望能順利。至於你所講的窄門，我們都知道離開我們的本鄉甚遠，並且照我所知我們本鄉沒有一個人知道那門，其實不知道也不妨，因為你不是看見在這裏有一條綠的小徑，一路的風景甚好，行路又甚容易，從我們本鄉一直通到大路。』

基督徒見無知自作聰明，便與美徒低聲說：『一個傻瓜比這人更爲有希望些。』（箴言二十六章十二節）。經上又說：『愚味人行路，顯出無知，還要對行人們說，他們都是一些愚味人。

』（傳道書十章三節）。我們應該如何對付他？再與他談話呢？還是走在他前面，讓他獨自去

思想？我們方纔對他說的話，也許他逐漸會醒悟，我們也能够助他一臂。」美徒唱了一首詩：

讓無知把這些言語仔細思量，

不要拒絕這智慧的名言，

否則，恐怕他終是昧視這至貴的恩賞。

上帝說：「那些愚昧無知的人，

（縱然他曾創造他們，）

却是不能將他們拯救。」

美徒然後又繼續下去說：「我們還是不要一起對他說明白好些。不如走得快些，暫時與他告別，即使他喜歡談話，還是不與他講爲妙。」

他倆於是走到前面去，無知跟隨在後。走了不久，離無知已稍遠，他倆走進了一條黑徑，並且，遇見一個人被七個惡鬼用七條堅固的繩子縛住。他們要把他擡到樂山脚下地獄的旁門去（馬太十二章四十五節，箴言五章廿二節）。這位忠厚的基督徒一看見這可怕的形狀，就戰慄起來，他的同伴美徒也同樣的驚惶失措。基督徒看見那些惡鬼把這人捉去，就想看一看

究竟這人是誰？也許是棄信鄉的背道，但因為那人的頭下垂，如同一個賊被人捉住羞見人面一般，基督徒看不清楚。後來那人過去，美徒在那人背上看見貼着的一張紙，上面寫着：『這是腐化的教師，一個該死的叛道者。』

於是，基督徒對美徒說：『現在我記憶了，有一個人原是此處的好人，名叫小信，住在心誠鄉，不愧為一位忠厚者。他的事情原來是如此：「他走到黑徑時，遇着十字街頭，那條岔路乃是通到地獄的闊路，名叫殺徑，人們一到那邊就被殘殺，故此稱為殺徑。這位小信走到殺徑街口就停止前進，並且坐下打睡，這是危險之地，我倆剛纔在那處走過，小信在此睡着，忽然從殺徑來了三個兄弟，都是浪人，名叫：懦志、疑心、與舉辜。他們看見小信在那兒睡着，就立刻飛跑到他跟前，小信被他們驚醒了，就站起來行他的路，但他們上前阻止，威嚇他站着不動，小信一見這種危險的來勢，面上變成死灰，既不能反抗，又不能逃命，便呆立在那裏，於是懦志迫令他拿出錢袋，他不願失去他的金錢，顯出忸怩不拿出來的態度，疑心就跑上去，用手探取他的腰包，就搜出一隻裝銀的錢袋來，那時小信就大呼：（有賊，有賊！）罪辜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用一根大棍在小信頭上狠命的一下，把他打得鮮血淋漓，倒臥在

地，似乎像死去一般。那三個浪人自然是見死不救，在那兒立着，後來聽見有人的聲音，以爲是篤信鄉的崇恩來了，就馬上逃走，讓小信一人臥在地上，因崇恩平時常在這路上幫助行人。過了一些時候，小信便醒了轉來，從地上爬起，掙扎了一回，便往前走。這是小信如何遇見浪人的一段故事。」

美徒問：「那些浪人是否把小信的銀錢等物一齊拿去？」

基督徒回答說：「這也沒有。小信身邊還藏着一些寶貝，他們沒有搜尋到，所以沒有給他們拿去。但是有人告訴我，小信被那些浪人劫去銀袋以後，頗覺懊喪。因爲他大部份作零用的錢都給他們劫去。他們所沒有劫去的一些寶貝與幾個古錢，不足以付他的旅費（彼得前書四章十八節）。唉，若是我沒有聽錯，他竟沿路求討，狀如一個乞丐，因爲他視他的寶貝如命，萬不肯輕易的去換現金。他情願老着面皮，向人求討，大半的時候是餓着肚子。」

美徒：「還有一件，那些浪人並沒有劫去他入天門的證券。你看，這豈不是奇事？」

基督徒：「這雖是奇事，却也並不是他的能幹，因爲當他們臨到他面前劫奪他的東西時，他已是嚇得魂不附體，不知所措，既不知道抵抗，也不知道如何掩蓋他的寶藏，任憑浪人劫

奪就是了，這實在是天保佑，所以那些浪人沒有盡量的搜查，因此，那張寶貴的證券得以保存。」（提摩太後書一章十四節，彼得後書二章九節）。

美徒：「那末，他應該得着安慰，因為那些浪人們沒有劫去這張寶貴的證券。」

基督徒：「他若是知道這證券的價值，自然應該十分的慶幸，心中可以得到安慰，但是據人家告訴我，他一路抱怨，因為浪人們劫奪了他的金錢，並沒有想到他還有證券在他身邊，是一件可樂的事。路上並不十分注意到他的證券，有時也許偶然想到，心中略覺舒暢，那知不到一刻，那遺失金錢的念頭又馬上重現，使他難堪，於是，那一種舒暢的心境便完全消滅了。」

美徒：「這個可憐蟲，實在可歎，劫去了一點銀錢，要如此的懊喪。」

基督徒：「懊喪麼？不錯，他是懊喪，如果我倆也如他一般給浪人們搶劫，又被他們打傷，流落在他鄉，不也是同樣的懊喪麼？那個可憐蟲，他還沒有傷心而死，也是一件奇事啦！有人告訴我說，他一路訴苦，告訴路上的行人自己如何在路上遇着浪人、何處遇劫、如何被劫、的情形，不論在他前面走的人，或是由他後面追上來的人，他都一一與他們道苦衷，又

與他們述說他所損失的東西，和那些浪人是一些甚麼樣的人，又述說他如何被他們打傷，後來如何逃出，僅以身免。」

美徒：『但我還有一疑點，他既然缺少糧食，何不賣去或者抵押他一部份的寶貝，在路上也許可以不喫這許多的苦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這話似乎像頭腦不清晰的人所說一般。他的寶貝能抵押幾文錢？又有誰要他的寶貝呢？那地方的人，眼光不高，那裏會知道這些寶貝是無價之寶呢？而且那地方也尋不到真能幫助他的人。復次，他自知甚明，如果失掉了這些寶貝，天國之門休想進去，那末，他自然不肯把寶貝抵押給人，他寧使受一萬浪人之害，而不願被摒棄在天門之外。』

美徒：『老兄，講話何必如此嚴重？以掃爲了要喝一些紅豆湯，情願賣絕他自己長子的名分，而那個長子的名分却是他的最重要的寶貝（希伯來書十二章十六節），若是以掃如此做法，難道小信不能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不錯，以掃曾經如此做過，還有不少人也如此做過，而且喫了大虧，得不着他父親的祝福。但是你須知道，以掃與小信有別，他倆的寶貝也不同。以掃長子的名分雖是天

寶的象徵，實在算不得是天寶，小信的寶貝方是天寶哩！復次，以掃以肚子爲重，他的上帝就是他的肚子，小信却不然（創世記廿五章三十二節）；以掃的需要以血肉爲重，小信却不然。而且以掃的眼光不遠，但願慾望，滿足他的肉體就算知足，他說：「我的肚子餓得將要死去，長子的名分與我何益呢？」但是小信雖則他的信心不大，却也有一點信心在他心中，他不願享受世上的繁華，寧願飢餓，同時，能保守他的寶貝，不肯輕易賣給人，如以掃輕易賣去他的長子的名分一般。這是小信比以掃又進了一步。你若讀聖經，沒有一處能找到以掃有一點信心，難怪他賣掉長子的名分，不要說長子的名分，即使是他自己的靈魂，他也情願出賣。因爲牠是屬血肉的。祇要心中的慾望能達到目的，出賣他的靈魂與一切所有給魔鬼拿去，一點也不顧惜。這樣的人真如一隻驢子一般，因爲野驢慣在曠野，慾心發動的時候，沒有人能使牠回轉頭來的（耶利米二章廿四節）。但是小信却不然，他的脾氣並不如此放蕩。他的心是注意在屬靈的事上。他靠着靈性上的飯糧過日子，那末，他豈肯輕易放棄他的靈寶，即使有人要買，他也是不肯出售的。他豈肯把寶貝售去，而去得着一些空虛的好處？一個人豈肯出一文錢去買一些稻草來喫？同時，你豈能够勉強一隻斑鳩去喫死尸的肉，如同一隻老鴉

一般？雖然一個人會去貪戀世俗以滿足他的慾望，因此，賣去了或是押去了他的一切，或他自己的性命，但是一個有信心的人，即使他所有得救的信心是很小，卻不肯賣去他自己所寶貴的東西。這是小信與俗人不同的地方，兄弟，你在這一點上也許還沒有看到。」

美徒：『我承認我的錯處。但是你那些嚴刻的評論與感想，差不多使我心中惱怒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倆不過對於這一件事發生一種討論，以前所說把你比作小鳥，頭腦不清晰，不識時務，也許太過，請你忘懷爲幸。』

美徒：『我兄基督徒，據我看來，這三個浪人乃是一羣膽怯的小人，不然，怎會一聽見有人聲就馬上逃之夭夭，跑散了呢？小信何不稍微膽大些，與他們一決雌雄，也許能把他們打退，如果真是衆寡不敵，然後投降他們不遲。』

基督徒：『這三個人依許多人的評論，的確是懦怯者，但是一般人處在困難時，往往會見他們害怕。小信固然沒有大膽，但是這事如果叫你老兄遇見，你也不過與他們打了一仗，結果，還是要投降的。他們現在離你還遠，你也許有大膽，如果他們真的降到你身上，如同他們降到小信一般，那時，你也許要惶恐得不知所措了。』



基督徒又接續下去說：『這些浪人們還有一個王，住在無底坑中，他的聲音宏大如咆哮的獅子，如果在緊急的時候，會出來作那三個浪人的後盾（彼得前書五章八節）。我自己曾與這無底坑的王遇見過，真覺可怕。我也如同小信一樣，被那三個浪人所攻擊，鬪首我當然反抗，與他們周旋，但是他們一喊救兵，那王就來援助他們，那時，我真不知如何對付，自己的性命不值一分錢。幸而蒙上帝福佑，我的身上還穿著鎧甲，可以免過許多危險，但是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要想如大丈夫一般的特立獨行，不受他的牽掣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這種與浪人們交戰的事，除非自己親歷其境，實不知內中危急與痛苦。』

美徒：『那末，這些浪人一聽見崇恩前來援助的腳聲，已是各自驚散，可見他們的無用，老兄以爲何如？』

基督徒：『不錯，他們常常奔逃，不但他們要逃，便是他們的王，若遇見了崇恩也得要退避三舍。因爲崇恩是上主的上將，能力非常之大，不是小信所可比擬的，也不是許多上主的百姓所能同日而語的，大半的人，他們的能力薄弱，一與浪人們交戰，就易打敗仗。一個小孩子那裏能敵得住哥利亞？除非請大衛出來。一隻黃雀那裏會有一隻牛的力氣？有些人強壯

，有些人卻是軟弱，有些人有大信心，有些人却是小信。這個小信是弱者之一，所以結果是碰壁。」

美徒：『我希望與那些浪人遇見的，確是崇恩。』

基督徒：『即使是崇恩，他遇見他們，也得忙個不了，難於應付，他雖然善於利用他的機械來應戰，那些浪人們當然都怕他，但是，懦弱、疑心、罪辜、等一齊上來，把他圍住，使他不能擺脫，一不留心，跌倒在地，那時崇恩也祇好自認失敗，因為一個人既經跌倒，還中甚麼用呢？你若細看崇恩的面，便可看見他面上的傷痕，足以證明我的話是有根據的。有一次，崇恩正在與那些浪人交鋒，我親自聽見他發牢騷說：「被壓太重，力不能勝，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。」（哥林多後書一章八節）那些強梁的浪人們也曾經把大衛王弄得走頭無路，他如何呼喊、悲痛、哀號。同樣，希曼與希洗家雖是像崇恩一流的健將，如果碰見他們，要想得到勝利，談何容易？拼命的與他們交鋒，仍不免被他們撕去外衣，喫了大虧。還有彼得也何嘗不遇同樣的待遇，他自命強壯，可以撲敵，也有人承認他是耶穌的使徒中最強壯的一位，但是遇着那些浪人們，他的勇敢消滅，幾乎一蹶不振，看見一個使女也都不敢見面，

畏縮地後退了。復次，這些浪人們還有一位霸王，祇要他們一吹信號，他總能聽見。如果他們打了敗仗，他就會出來援助他們。對於這位霸王，從前有人說過：「人若用刀、用槍、用標槍、用尖槍、札他，都是無用。他以鐵爲乾草，以銅爲爛木。箭不能恐嚇他，使他逃避。彈石在他看爲碎稽，棍棒算爲禾稽，他嗤笑短槍颼的響聲。」（約伯記四十一章廿六節至廿九節）如果一個人能得着約伯的戰馬，並且能够駕馭牠，騎在上面去與那些浪人交鋒，也許可以獲勝。因爲那馬的力量很大，正如有人說過：「那馬的頸項有如電之威武，牠也不會如蝗蟲那麼畏縮。牠鼻中噴氣之威，使人驚惶。牠的蹄在谷中奔跑，自喜其力。出去與帶着兵器的人相見。牠輕視害怕，自己並不驚惶，也不因刀劍後退。箭袋和發亮的槍與短槍在牠身上錚錚有聲。牠發猛烈的怒氣將他吞下，一聽角聲，就不耐站立，在角聲中牠發出輕視的聲音。」（約伯記卅九章十九至廿五節）。上面所說的騎士，方纔可以與那些浪人交鋒，若是你我沒有如此威風的馬騎着，僅僅徒步迎敵，未有不敗，所以還是希望不遇見這些勁敵爲上策，別人被他們打敗了，我們也不可自己誇大，以爲我們處在他們的地位，也許可以戰勝。自己誇

大是一件最危險不過的事，沒有事時大膽，一有了事，便惹出大禍來。但看彼得，我已經提到過他，他在平時自以為靠得住。驕傲的心存在裏面，就誇口說能做得比其餘的使徒好，別人會棄掉耶穌，但是彼得說，他自己一定不會棄掉耶穌，結果呢，彼得三次不招認耶穌，弄得一敗塗地，也許比任何人都不如了。所以我們如果聽見在這大路上發生了如此的盜案，有二件事我們要特別的注意。第一件，我們出外行走，務必穿着盔甲，而且萬不可忘記帶一面盾牌。如果一個人不帶着盾牌，就是一個大力士也不能與那種浪人對敵。我們倘然不帶着盾牌，他們就不畏懼我們了。善於與那些浪人們交鋒的一位曾經說過：「最要緊的是拿着信心當作籐牌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。」（以弗所書六章十六節）

『第二件事，我們最好在出門時，有一位主的護衛者與我們同行，大衛王雖然走過死陰的幽谷，也能歡喜，因為他有那位護衛者與他同行。摩西亦然，他情願在半路上死去，而不願一步沒有上帝與他偕在（出埃及記三十三章十五節）。唉，我的兄弟，如果上帝會與我們同行，即使路上遇着十萬浪人，我倆豈有懼怕之理？如果沒有了上帝，雖有誇大的助手，仍要同歸於盡的。（詩篇三篇五至八節，二十七篇一至三節，以賽亞書十章四節）。』

「就是我自己也會與浪人們苦戰過，但是蒙上主宏恩得以存活至今。但是我自己萬不敢誇大，說我自己的人格是多麼的高尚。我十分情願不再遇見這樣的浪人，而與他們苦戰。不過，我怕我們還要遇見一些危險。雖然如此，我深信上帝既然救我脫出獅子與熊的口，也能够救我們脫出那些未來強人的壓迫。」那時基督徒就唱了一首歌：

可憐的小信！曾是落入竊賊的羣中，

強盜的窩裏。須記憶

誰能永保此信心，一萬人中也能無往不勝，

否則即使對敵兩三人，免不了敗北逃奔。

他倆便又前進，後面隨着無知。他倆走了些路，然後走到一處，看見這條路忽然分作二條，這二條路似乎都能走到天城，因此，他倆不知道應該走那一條路，他倆就在那裏停着，不敢前進，同時，就彼此商量，謀一條出路。正在思考的時候，前面走來一人，外面穿着潔白的衣服，內裏的身體乃是黑的。他走到二徒的身邊，問他倆說：『你們在此站着，作甚麼？』他倆回答說：『我倆要想走到天城去，但不知應走那一條路。』那人說：『可以隨我行，

我走那一條路，你們也可跟隨我。」他倆就跟隨了他走那條路。那知轉灣抹角，越走越遠，與他倆要去的天城背道而馳，但是他倆還不知道，却仍跟隨那人前進。等不多時，他倆一不留神，便被那人帶入一個網羅裏邊去了。他倆身入網羅，四面受細，徒喚奈何，正在那時，那人脫去外面的白衣，原形畢現，原來是一個黑漢。他倆方知道了了歹人的當，悔之已晚。要想脫離那網羅，實在無法可想，惟有痛哭而已。

基督徒對美徒說：『現在我方始看見自己的錯處了。牧人們不是早已關照我們，叫我們留心那些拍馬的人，而且古人早已說過：「諂媚鄰舍的，會設網羅絆他的脚。」』（箴言廿九章五節）。

美徒：『牧人們又給了我們一張路程單，指示我們應走的路，但是，可惜我們沒有拿出來細看，竟致走入滅亡之路。在這一點上，大衛王比較我倆聰明得多。他曾說過：「論到人的工作，我藉着你嘴唇的言語，自己謹守，不行強暴人的道路。」』（詩篇十七篇四節）』

他倆被細在網羅中，一面談話，一面嘆氣，最後，他倆看見前面有一位光明的人向他倆而來，他手中拿着一根小的鞭子，他到他倆面前，就開始詢問：『你倆從甚麼地方來？到此何

爲？」他倆便回答他說：『我倆是落魄的天路客，希望到郇山（即天城）去，但在半路上遇着一位身穿白衣的黑漢，他叫我倆跟隨他走，他走到此處，我倆也就走到此處。』那人說：『那黑漢名叫拍馬，善於媚人，乃是一個假先知，裝作一個光明的天使模樣來迷惑人心的。』

『箴言廿九章五節，但以理十一章卅二節，哥後十一章十三至十四節。』那人便用力把那網羅裂開，放他倆出來。他又對他倆說：『來跟隨我，我可再引領你們歸到正路上去。』於是他便領導他倆，使他們又回到正路，就是拍馬迷惑他們放棄正路的原地。那人又問他倆：『昨晚你們住在何地？』他倆說：『我們與牧人們在樂山過夜。』他又問：『那末，牧人們有否給你們一張路程單？』他倆回答說：『有的。』他又問：『你倆站在十字街口，不知道何處走時，有否把那路程單打看一看？』他倆回答說：『沒有。』他又問：『爲甚麼不查呢？』他倆回答說：『我倆把這路程單忘記了。』他又問：『牧人們曾否囑咐你們要留心那個拍馬？』他倆回答說：『牧人們曾經關照我們，叫我們留心拍馬。但是沒有知道那個「金玉其外」的人便是那位「敗絮其中」的拍馬。』（羅馬十六章十八節。）

那時，我夢見那人吩咐二徒在地上伏着（申命記廿五章二節），他倆就遵命，伏在地上。

就拿了那根小鞭子責打二徒，教訓他們，以後要走正路（歷代志下六章廿六至廿七節），那人一面打着，一面又對他倆說：『凡我所疼愛的，我就責備管教他們，所以你們要發熱心，也要悔改。』（啓示錄三章十九節）。責打完了，他就囑咐他倆在正路上行走，以後須得遵照牧人們的路程單行路纔對。二徒聽了他的教訓，十分感激他的好意，在正路上輕輕的走去，並且唱歌：

沿路而來的旅客請走這程；

有兩個走天路者誤入迷津！

不留神竟墮落到羅網陷阱，

爲的他們把忠告看得不值分文。

他們確是也要得救，

但是苦難可也遭够。

願你不要再入迷途，

把我們的好言聽受。



走了不多路，他倆看見迎面有一位輕輕的走來，那人獨自行路，要遇二徒，基督徒與美徒說：『前面走來的人，背着郇城行路，他要與我們碰頭了。』

美徒：『我看見，這人也許是拍馬之流，我們要特別留心他。』

那人愈走愈近，最後與他倆相碰，他名叫目無天，他問二徒說：『你們到何處去？』

基督徒：『我倆到郇山去。』

目無天一聽說到郇山去，便開口大笑。

基督徒：『你如此大笑，何意？』

目無天：『我笑你倆愚不可及，跋涉長程，喫了許多苦，一概徒然，結果，是一場空。』

基督徒：『哼，先生，我們是否要被拒絕，不能進郇山？』

目無天：『拒絕不拒絕，還是小事，世界雖大，沒有這麼一個地方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但是今世雖然沒有，末世却有這麼一個地方。』

目無天：『以前我住在自己本鄉，我也如同你們一般聽見人說有這樣一個地方，所以決定要去尋訪，走了許多路，在這二十年中還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地方。』耶利米十七章十五節

傳道書十章十五節）。

基督徒：「我們却聽見過確有這樣一個地方，而且也相信可以找到。」

目無天：「我在家鄉時，何嘗不相信有這麼一個地方，不然，我也不會走這許多的路來尋找。但是既然尋不着（其實如果實有這地，我一定會尋着，因為，我已經走了很遠的路，比你倆所走的更遠），我現在要掉轉頭來，走回家去。從前所遺棄的享樂，現在重新去追求，因為一切天城的希望，我一點也沒有看見。」

基督徒對美徒說：「這個人所說的話是真的麼？」

美徒：「要小心啊，這人也許是拍馬之流，我倆已經一度上了拍馬的當，現在不可再上當。他說沒有郇山，我倆不是在樂山上面看見那郇山的門麼？復次，我倆行天路，豈不是依仗信心麼？不要聽那人的話，我倆還是走我們自己的路，不然，那位執鞭的人又要來責打我們了。經上說：『有人誘惑你離開正路，你不要聽他，老兄本該把那些話指教我，我今兒倒來勸告你，這個目無天的話，你萬不可聽，我們祇要信，靈魂便能得救。』（箴言十九章廿七節希伯來十章三十九節）。

基督徒：『我問你，並不是因為我心中疑惑，乃是要知你對於他的話有何感想，並且可以知道你自己的誠意。這個人，我知道是被世界的王迷住了心，所以我倆上前進罷，因為我倆所信的全是真理，其間並沒有參雜一點假的。』（約翰一書二章廿一節）。

美徒：『我心中快樂，因為我們的希望是在乎上帝的榮耀。』他倆便離開了目無天，而他却冷笑他們，也走他自己的路。

我又夢見二徒上前進，走到一處，名叫迷氣地，那裏的空氣十分沉悶，容易令旅客入睡，美徒一入此境，也就神疲眼倦，要想睡覺，他就對基督徒說：『我覺很疲乏，要想睡覺，差不多不能張開我的眼睛。不如大家在此臥下，睡一覺罷。』

基督徒：『這是萬萬行不得的。也許睡了下去以後，永不能醒過來。』

美徒：『老兄，工作的人能睡覺，是一件最甜蜜的事。若是我倆睡一覺，醒轉來，精神更能加增。』

基督徒：『牧人曾叮囑我們，叫我們不要在迷氣地睡覺，我們要做醒謹守，不要睡覺像別人一般。（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六節）。

美徒：「我自認過錯，我如果一個人到此，一定會入睡，也許從此死去。先賢說：「二個人總比一個人好，」（傳道書四章九節），這句話實在很對。你與我作伴與我有益，感激你的大恩不盡，我相信你必要因你的善行蒙福。」

基督徒：「那末，我倆最好多談話，就可以免去入睡。」

美徒：「我十二分表示同意。」

基督徒：「我們講些甚麼好呢？」

美徒：「我們可以述說上帝如何選召我們；並請老兄先講。」

基督徒說：「我可以先唱一首歌給你聽：

「若有人睡眠迷糊，請到此地來，

可以聽這兩位聖徒如何交談：

願他們從言語中學得真道，

好令他們矇矓思睡的雙目一齊睜開。

若能與聖徒和善相親，

「就在地獄裏也能使他們警醒不睡。」

基督徒：「我要問你一句，你爲甚麼要想走天路？」

美徒：「你的意思是否要問我爲甚麼注重我靈魂的益處？」

基督徒：「不錯，這是我的意思。」

美徒：「我以前很喜歡去買我們市中陳列的物品，那些東西由我現在看來，會陷害我，使我墮落。」

基督徒：「那是些甚麼東西呢？」

美徒：「那是世界所有的寶藏與財富。同時我又喜歡飲酒、說謊、放肆、作樂、呢罵別人、不守禮拜、以及其他害靈魂的事。最後，我發現我從老兄及盡忠處聽見了真道，以後方知道，我以前所追求的將要遭死亡的結果。如果不早悔悟，上帝的震怒定要加在我們這些悖逆之子身上了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覺悟了以後，是否馬上改過？」

美徒：「我沒有馬上改過，我把眼睛閉着，不去理會真光，不願顧及罪的可惡與它的刑

罰，雖然我的心中常覺到不安。」

基督徒：『但是，你爲何不肯馬上歸向上帝，使你能够得着上帝的祝福呢？』

美徒：『有幾種緣故：第一，那時我雖然蒙召，還不知道我自覺有罪，乃是上帝使我一個罪人改變了。第二，那時我的肉體仍覺得罪的味道甘甜，不願與罪隔絕。第三，我不知如何與我的老朋友們遠離。我還覺得與他們同在一塊，或是先看他們的動作都是可愛。第四，我在自覺有罪時，心中十分的難堪，以後追想起來，仍覺不易忍受。所以便不願意想到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照你的話說來，有時你也能够擺脫你自己良心上的譴責。』

美徒：『不錯，有時似乎暫忘，但是不久那種譴責又回到我心中，便覺得又難受，唉！不但難受，而且更覺較前悲痛。』

基督徒：『甚麼使你常記得你的罪呢？』

美徒：『有許多緣因：（一）如果在街上遇見一位好人。（二）或者如果我聽見一個人在讀聖經。（三）或者我又頭痛。（四）或者如果有人告訴我，一位鄰居生了病。（五）或者我聽見禮拜的鐘聲，報告一個人已經故世。（六）或者我怕自己也要故世。（七）或者聽見

別人忽然去世。(八)最使我懼怕乃是自己的罪，我怕不久就要受審判。』

基督徒：『上面所說的事情會使你心中難受，那末，你有甚麼方法除去你的良心中罪的覺悟呢？』

美徒：『沒有辦法。最近更加不行，我愈設法希望除去心中的難過，那種痛苦愈加在我的良心中把持着。如果我偶然想到再返到我本來的罪惡（雖然我的良心始終反對罪惡），那種痛苦更加使我心傷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：你究竟如何辦法？』

美徒：『我自己想我決志要改正我的人生，不然，我想，我一定要受罰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你會否決志改過呢？』

美徒：『我會決志改過。我不但逃出我從前的罪網，而且不與我從前犯罪的朋友們同夥。』

我自己多作宗教上自修的工作，如同：祈禱、讀經、爲罪痛哭、與鄰舍說實話、等等。還有許多事，這裏恕我不再述說了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你作了那些宗教上的工作，自以爲如何？是否覺得很不錯呢？』

美徒：『起首，我自覺很不錯，但是，日久又覺萬事皆非，雖然改了舊惡，心中仍有煩悶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既然改了舊惡，爲甚麼仍舊心中難過呢？』

美徒：『有幾件事使我心中不安，比如經上說：『我們一切的公義不過如同不潔的衣服一般。』（以賽亞六十四章六節）。又說：『沒有人能靠律法稱義（加拉太三章十六節）。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當說，我們是無用的僕人，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。』（路加十七章十節）。還有其他同樣的話，使我心中不安。從以上的話，我得到一種結論：如果我們所有的公義乃是不潔之衣，如果靠律法不能稱義，又如果我們作完一切，但仍是無用的僕人，那末，何必想藉着律法到天上去？這是一件極愚蠢的妄想。我又在心中打量：『如果一個人欠商店一千元，後來把他自己一切所有的都拿出來還債，但是那債仍沒有還清，在商店的眼簿上仍有債務記着，那商店仍可告他，說他欠債不還，結果，仍要被關到獄中去。』

基督徒：『這個例子你如何引用到你自己身上？』

美徒：『我在心中打量，我以前犯了罪，得罪上帝，如同欠了上帝的債一般，如今我改過



，不作惡事，是理所當然的，並不能夠歸還我以前所欠上帝的債。因此，我以為無論我如何改善，先前的過錯仍然不能因我現今的善而可以免除相當的刑罰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的說法很有理由，請你再說下去罷。」

美徒：「還有一件事使我心中不安，以前的事暫不去提它，自從我改過後，我所做的，在人看來是很好，我自己嚴格的看來其中也夾着罪，以及新的罪過，和好事中夾着罪，心中因此使覺難堪。以前的人生縱使絲毫沒有錯處，如今的錯處已經足夠把我送到地獄中去；何況，我的已往有種種自欺不堪回首的情形？」

基督徒：「那末，你怎麼辦呢？」

美徒：「講到辦法，我是一點沒有。不過，後來我與盡忠談心，因為他在虛華市與我相見，大家熟識了。他對我說，我靠自己的公義，是萬不能得救的，必須要靠一位未犯過罪的救主，他的公義方始能救我。其他一切的方法都是無濟於事的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以為他所說的是真話麼？」

美徒：「當我改過之後，自以為義的時候，他對我說那些話，我定要說他是一個傻子，他

一定要勞而無功。但是他對我講的時候，我已經知道我自己的不可靠，充滿了種種罪過，雖然我竭力行善，仍不免要做錯，他的話自然很合我的心意。」

基督徒：「他第一次對你說，有一位無罪者可以做我們的救主，你相信麼？」

美徒：「我務須承認，最初盡忠對我說有這樣一個人，我心中懷疑，以後我與他多談話，多作同伴，就覺得他的話實在可信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會否問他，那人是誰？而且你爲甚麼一定要靠他得救？」

美徒：「我曾問過他。他對我說，那位救主便是耶穌，他現今坐在上帝右邊，你唯有靠他能稱義得救。而且要信他在世時所做的一切事，信他如何做人，如何爲我們死在十字架上。我又問他，那位救主的公義何以能救我，或其他的人出死入生在上帝面前能算有效否？他對我說：那位救主自己便是全能的上帝，他所行的一切、與他的死，都是爲了我們世上的人。若是我相信他，他的義行都可算爲我有了。」

基督徒：「那末，你又如何辦法？」

美徒：「那時我很反對，不相信他的話。因爲我覺得耶穌不願救我。」

基督徒：「盡忠對你如何說法？」

美徒：「他叫我去見耶穌。我那時還不十分相信，以爲他的話不足爲憑，但他說，可以相信，因爲他自己也被耶穌所請，他又給我一本論到耶穌的書，有盡忠自己的註解，鼓勵我到耶穌面前萬不要畏縮。書中的話，句句都是可靠，天地要廢去，書中的話却一句也不會廢去。我又問他，我來了，應該做些甚麼？他告訴我說，我應跪下祈求天父，用全心全意的虔誠請求天父把耶穌顯給我看。我又問盡忠，我應如何祈求？他說，我祇要放膽走前去，到耶穌面前，他的座位是富於恩典的。而且如果你求他，他一定會赦免你一切的罪過，祇要你去見他，他無論何時都會與你見面的。我又問他，見了耶穌的面以後，我不知道說些甚麼話？盡忠又開導我，教我下面的一些話：上帝可憐我這個罪人，使我能相信並且能認識耶穌基督。因爲如果沒有他的公義，或者我不相信他的公義能救我，我就沒有一點希望，要被屏棄在天城之外。主，我聽見有人說，你是仁慈的上帝，封立你的獨生子耶穌基督做人類的救主。而且主也情願把耶穌賜給像我這樣一個罪人（我實在是一個罪人），願主大開恩典，趁着悔改的機會，給我靈魂自新的能力，這一切的祈求，都靠你的兒子耶穌基督，亞門。」

基督徒：『這些話，你都照着去行麼？』

美徒：『我不但祈求一次，而且一而再、再而三、的祈求天父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天父果然把他的兒子顯示給你看麼？』

美徒：『第一次祈求時，我得不着甚麼，第二次，也沒有看見。便是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、也都沒有看見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如何辦法呢？』

美徒：『那時我真不知道如何辦法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那時是否要中止祈禱？』

美徒：『我多次想要中止祈禱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你爲甚麼不中止祈禱呢？』

美徒：『我不中止祈禱的緣故，是爲了我相信我自己有罪，全世界的人不能救我，惟有基督的公義能救我。因此，我自忖如果我不堅持到底，祈求天父賜給我耶穌，結果我要遭死亡。我情願死在恩座前，而不情願死在別處。我心中有這麼一種思想：「我如果繼續的祈求

，等候一下，那末，耶穌一定會救我。」所以，我繼續祈求，天父不賜他的兒子給我，我不肯中止。」

基督徒：『耶穌如何顯示給你看見？』

美徒：『當然我的肉眼並沒有看見耶穌，不過我的心中好像看見耶穌一般，有一天，我心中十分憂傷，在我一生中，這一次又算爲最憂傷。因爲我覺得我自己罪過的重大與可憎。那時我所看見的不過是地獄，與我靈魂永遠的受刑。正在那時，忽然主耶穌從天降臨，並且對我說：「相信主耶穌基督，你可以得救」。』

美徒又繼續說：『我對主說，我乃是一個大大的罪人，主對我說，我的恩典足能救你（哥後十二章九節），後來我又說：但是主，相信是甚麼意思？後來我看見經上的說話：耶穌說：「我就是生命的糧，到我這裏來的，必定不餓，信我的，永遠不渴。」（約翰六章三十三節），我知道，相信的意思便是到耶穌的地方來，心中實在願意接受耶穌的教法，愛他，歸服他，這就是信仰基督了。理會了這一層，我大受感動，眼中流出淚來。我又問道：主啊，我這樣一個大罪人也能得救麼？你也會接受我麼？那時我聽見他說：「凡父所賜給我的人，必

到我這裏來，到我這裏來的，我總不去棄他。」（約翰六章三十七節），後來我又問：「主啊！我到你地方來，如何能使我對於你的信心不會錯誤呢？」耶穌回答說：「耶穌基督到世上來是救罪人的。（提摩太前書一章十五節），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義。（羅馬十章四節）基督爲我們的罪而死，又爲我們從死裏復活，得以稱義，他愛我們，用他自己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他是上帝與人中間的中保。他永遠在上帝面前替我們討饒。」（希伯來七章廿四至廿五節）從以上的話看來，我一定要在耶穌裏面尋公義，藉着他的血可以除去我的罪過。他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喫了許多苦，並不是爲了自己有罪，（因爲他自己並無一點罪過），乃是爲了我們這些相信他的人。所以我們要十分的感恩。那時我心中充滿了喜樂，眼中充滿了淚，並且十二分的愛耶穌的名，他的門徒，與他一切道理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所看見的實在是基督的啟示。但是，請你告訴我，你的經驗與你的靈性有何影響？」

美徒：「我的經驗，使我看見世界雖然有它的公義，仍然不能免過審判與刑罰，也使我看見，我們的天父上帝，雖然是十分公正，能赦免我們罪人，叫我們與他復和。我的經驗使我

自覺到以前種種罪過的可恥，以及我自己的無知。自我得到經驗以後，我又看出，耶穌基督的優美，並且使我喜愛做一個成聖的人，更羨慕爲耶穌的名工作，務使耶穌高舉，得到榮耀。我自願獻給耶穌，就是有一千加侖的血，也願爲主耶穌流出。」

我夢見美徒說完了話以後，向後望去，看見無知在後隨着，便對基督徒說：「請你看無知那青年在後隨着，離我們多麼遠。」

基督徒：「啊！我看見無知，他不願與我們同行。」

美徒：「據我想他如果與我們同行，於他並無損失。」

基督徒：「這是真的；但他自己也許不作如此想罷。」

美徒：「我以爲即使他作如此想，我倆走緩些，等他一等。」

他倆便走得緩些了。

無知走近些，基督徒便對他說：「先生，請走上前來，爲甚麼留在後面？」

無知：「我喜歡獨自一人行走。不願與別人同行，除非有些人是我所中意的，那末，我也許可與他們同行。」

基督徒便與美徒輕輕地說：『我不是對你說過，他不願與我們同行？但是此地冷靜，不妨與他談話。』基督徒便轉過來對無知說：『請你上來，你好麼？你自己的靈魂與上帝的關係現在如何？』

無知：『我希望上帝與我的關係是很好。我行路的時候，心中充滿好的念頭，很足以安慰我。』

基督徒：『請你告訴我，你的一些好念是甚麼？』

無知：『哼，我中心想到上帝與天堂的事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些魔鬼與定罪的人不也是思念那些麼？』

無知：『但是，我不但思念，而且希望得到那些福氣。』

基督徒：『有許多人想得着，但是終得不着，如經上說：懶惰人心中雖然要這要那，結果却是一點也得不到。』（箴言十三章四節）。

無知：『但我也付代價的，爲了要得天堂之福，所以把一切都棄掉。』

基督徒：『恐怕不見得能。一個人要能棄掉一切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般人能如此說



，却不能如此行。但是，你既然如此說，有甚麼證據呢？」

無知：『我的心如此對我說。』

基督徒：『從前有智慧的所羅門王說：「一個信託自己的心的人乃是愚昧人。」」（箴言  
十八章廿六節）

無知：『所羅門乃是指一個人有惡心而說；我的心是善良的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如何能證明你的心是善良的？』

無知：『我指望上帝天堂，所以心中得到安慰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心中也許得到安慰，但是，仍不免是自己麻醉自己。一個人希望進入天堂，心中得到安慰；但是結果，他仍然沒有進入天堂的希望。』

無知：『但是，我的心與我的人生打成一片，所以我的希望是有根據的。』

基督徒：『甚麼人告訴你，你的心與你的人生已經打成一片了？』

無知：『我的心告訴我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的話如同一個賊要證明自己不是賊，請別一位賊爲自己作見證。這種見證當

然不能發生什麼效用。所以你所說的也是無用，你的事除了上帝的道理替你作證，別的全無價值。」

無知：「但是，一個人的心中發出善念，這豈不是好的心麼？一個人若依着上帝的命令去做，豈不是善行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不錯，你說得有理。但是，祇是思想，還是不夠，一定要實行，然後自己方有經驗。」

無知：「在你看來，甚麼可算是好的思想，甚麼人生可算是依着上帝的命令呢？」

基督徒：「好的思想有許多種，不是三言二語所能够盡的。有些是論到上帝的思想，有些是論到基督的，有的是關於我們自己，有的是關於別人的。」

無知：「關於我們自己的好思想是甚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凡合着上帝的道的思想都是好的。」

無知：「甚麼時候，我們的思想能合着上帝的道呢？」

基督徒：「上帝說我們怎樣，我們就把自己當做怎樣。這樣的思想方可算爲合着上帝的道。」

理。比如上帝指示我們世人說，世人沒有一個是公義的。沒有一個人是行善的。又說：世人心中終日所想像的盡是些罪惡。又說：世人從小就有不善的想像在他們心中。（創世記六章五節，又八章廿一節）。如果我們如此想法，方算是好思想，因為是照着上帝的道理。」

無知：『我始終不能相信我的心是惡的。』

基督徒：『爲了你不相信你自己的心是惡的，所以你對於你自己的人生沒有正確的思想。再讓我說下去，上帝的話不但能決定我們的思想，也能決定我們的行爲。如果我們的內心與外面的行爲都能一致，並且都能與上帝的道打成一片，那末，我們就可算內外如人，真是善人了。』

無知：『你所說的路而不詳，對於「行爲」請再仔細解釋一下。』

基督徒：『好，讓我說給你聽罷。上帝說，世人的行爲彎曲不直，又是邪僻不正。又說，

世人不肯走善路，自己不好還不知道。（詩篇一百廿五篇五節，箴言二章十五節，羅馬三章十二與十七節）。如今我說，一個人能自覺有罪，而且能很謙虛地悔改，那末，他的思想方合上帝的道，他的思想既然歸正，行爲當然也歸於正了。』

無知：「論到上帝的一些正確思想是甚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想到上帝和想到自己都是一樣的方法。如果能合乎聖經的話都是好的，不合聖經的話就是不好，聖經上論上帝的真體與他的性情，記着很多，如今不能一一述說，單論到上帝和我們的關係。我做人是好是壞，上帝比我自己更知道。我有罪之處，也許我自己還不知道，但是上帝早已知道了。我心中的思想，上帝都看得很清楚。我的公義，自以為好，在上帝看來並不以為好，也許是醜陋的。所以一個人如果要靠着自己的功勞，總要立脚不住的。我們能在上帝面前謙虛，不存自滿的心，這方是我們對於上帝有正確的思想了。」

無知：「你以為我是傻瓜麼？我怎敢想上帝的見識不能及我？我怎敢靠着自己的長處在上帝面前立功呢？」

基督徒：「唉！你到上帝面前靠着甚麼呢？」

無知：「在我看來，最簡明的說來，我祇要信基督，便能稱為公義了。」

基督徒：「我有點莫名其妙了。你既然說自己無罪，怎麼還要靠基督方能稱為公義。你既然用不着基督，如何還要去信他？你以為自己的心和行為都好，明明把基督的公義當作無

關緊要了，那末，爲甚麼說信基督呢？」

無知：『我信我的，祇要我所信的不錯就是了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如何信法呢？』

無知：『我相信基督爲罪人受死。我遵守上帝的律法，靠上帝的恩典接受我，我便得稱爲公義，可以免刑。或者另一說法，我靠着基督使我宗教上的本分能盡職，上帝看了基督的功勞就接受我，那末，我便可稱爲公義了。』

基督徒：『你所說的信條，讓我來給你一個總結束：（一）你所信的是一種奇妙的信仰，我在聖經中找不到。（二）你所信的是虛假的信仰。因爲你不靠基督的義，而靠着自己的義。因爲要靠着自己的義，是不能得救的。（三）你要基督救你，使你的行爲蒙上帝錄取，不是你自己蒙錄取；這是錯誤。（四）所以你的信仰是錯誤。在上帝審判我們時，你仍不能免刑。一個真正信主得稱爲義的人，知道他靠着律法，不能希望得救，所以要逃出律法，依歸基督的功勞。那功勞並不是基督護庇我，叫我能遵着律法去行，蒙上帝的錄取。乃是基督親自所行的，一方面來替我們遵守律法。又一方面替我們受刑罰。我專心依靠主的功勞，好像

一件潔白無瑕的衣服，穿在身上，在上帝面前方算爲潔淨，上帝方肯錄取我，如同沒有罪一般。」

無知：「這是甚麼話！難道你要我們一味的去靠着基督的行爲麼？準此，那末，我們便可放縱情慾，任意妄爲，均無不可。因爲你說我們祇要信靠耶穌的義行，一切都可解決，我們自己的行爲可以不必追究，就是爲非作歹，也不打緊了。」

基督徒：「難怪人們呼你爲無知。聽你這些話，真是名實相符了。那叫人得稱爲義的原因，你不知道，同時，也不明白靠主的功勞能免掉上帝的刑罰是甚麼意思。又不知道靠基督的功勞有甚麼成效。一個人靠着基督的功勞得稱爲義，他必定會喜歡歸服上帝，敬愛他的名，順從他的道，與他的子民相親相愛，那末，他還會去放縱情慾，爲非作歹，像那種無知之徒所想像出來的麼？」

美徒在旁邊便對基督徒說：「請你問他，基督曾否從天顯示給他看見過了麼？」

無知在旁聽見了美徒的問題，便回答說：「甚麼話？你們是看見過啟示的人！我却以爲你兩的話，以及你們同夥的人所說的，都是些無稽之談，與癡人說夢無異。」

美徒：『唉！不要出口傷人，從肉眼看來，是看不出耶穌的，他深藏在上帝裏面。我們用肉眼既然不得認識耶穌，就不能得救。除非上帝自己把他顯示出來，世人方得看見。』

無知：『這是你們的信仰，並不是我的信仰。我深信，而且沒有一點疑惑，我的信仰與你們的一樣好，不過我的腦中沒有你們那些古怪的懸想了。』

基督徒對無知說：『我還有最後的一句話與你講，這件事很重要，不可隨便的談。我的朋友方纔已經說過，我現在再申述一次，我很堅決的相信，沒有一個人能認識耶穌基督，除非他得了父上帝的啓示，（馬太十一章廿七節，哥前十二章三節，以弗所一章十八節十九節。

）而且一個人能信基督，這信就是上帝最大的能力，以致信能在我心中生出來。但是這些屬靈的事，可憐的無知，你全然不明白：所以我希望你能快快醒悟過來。要看見你自己的地位，實在是陷於危險及可怕的地步，要迅速的逃往主耶穌的地方去，靠着他的公義，也就是靠着上帝的公義（因為耶穌自己即是上帝），你可以不至於定罪。』

無知：『你倆走得太快，我追趕不上，所以請你倆先走，我祇好在後面走了。』

二徒便唱了一首詩：

『可憐的無知，你緣何還是如此愚昧，不肯聽信三番四次誥誡你的忠言？』

你若一再推拒，

不久你便會懊悔着今天。

可憐的人，你須及時省悟，坦然順服，

聽取忠言，便能救你脫離罪惡。

無知，我敢說，你若再藐視不聽，

永久的淪喪便是你前途的命運。』

那時，基督徒與美徒說：『喂，良善的美徒先生，來罷，在我看來，我倆還是走我們自己的路罷。』

我夢見二徒走到前面去，無知却在後面跟着，緩緩的行走，基督徒與美徒說：『那個無知，我可憐他，因為他終究要遇到危險的事啊。』

美徒：『可嘆，我們市中有許多像無知這般的人。這樣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家，可說，全條



街都是這樣的無知，還有許多做天路客的，雖然他們做了教友，也仍然茫無頭緒，不知道得救之道。在我們市中有這許多，你可以揣想在無知的家鄉，這樣的人豈不是更多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『聖經上曾經說過「上帝由他們睡着眼，迷着心。」（約翰十二章四十節）如今我倆獨自處此，你以為像無知那般的人將來的結局如何？他們也許會有一天省悟過來，知道自己的罪，因此就覺自己的處境是十分危險麼？』

美徒：『這個問題，我不敢答覆，老兄年紀比我大，還是你自己回答罷。』

基督徒：『有時候我想那些人也許會省悟過來。但是轉過來一想，像無知那樣的人，天生是無知無識的，不明白人們如果能够知罪，實在於他們有益。因此他們繼續的不讓那種自知有罪的覺悟生長起來，在他們心中，一味的自己稱讚自己，一點也不知道悔悟。』

美徒：『你的話，我很同意，畏懼能幫助人們行善，使他們走在正路上，所以走天路的人開始就要畏懼。』

基督徒：『的確，能善用畏懼，實在有利，如經上所說：「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。」』

（參看約伯記廿八章廿八節，詩篇一百一十一篇十節，箴言一章七節，又九章十節。）

美徒：『對於善用「畏懼」一道，可否請你解釋一下？』

基督徒：『正當的畏懼或是說善用畏懼，可以在三件事上看出來：（一）它的起源，從得救的方面覺悟自己的罪，然後畏懼，這種畏懼是正當的。（二）爲了畏懼的緣故，就使一個人的靈性堅持着基督，靠他得救，這也是對的。（三）一種的畏懼心，使一個人的靈性上生出尊敬上帝的心，遵守上帝的道，與上帝的作爲，不離上帝的道，小心翼翼的保守着，不向左走，亦不向右走，却走在正道上。務使他終身不做使上帝的名倒霉的事，不使敵人毀謗上帝的名，不使聖靈擔憂，心中常存着平安。這也是正當的畏懼。』

美徒：『老兄說得甚對。你所述說的，我認爲是真理。現今我倆豈不是差不多過了迷氣地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唉！我們的談話你覺得厭倦了麼？』

美徒：『並沒有厭倦，不過我願知道我們現今究竟走到甚麼地方了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們再走六七里路便可走出這迷氣地的境界了。再說到畏懼的本題目上來，那些無知的人不知道畏懼能叫他們知罪，能知罪，就能改過，這都是於他們有益，但他們不知

道，所以一味的摧殘那種有益的覺悟。」

美徒：『那些人怎樣設法摧殘畏懼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（一），他們以爲那種畏懼是出於魔鬼（其實，正當的畏懼也是出於上帝），爲了是出於魔鬼，所以他們竭力的加以摧殘，他們以爲若不加以摧殘，將來要殃及他們自己的。（二）他們又以爲那種畏懼會損害他們的信仰的（其實，他們何嘗有信仰）。因此，他們硬心加以反對。（三）在他們的推測中，以爲他們無論如何不應該畏懼，所以有時雖然畏懼，仍裝出不畏懼而富於把握的模樣。（四）他們見到如果他們生出畏懼之心，他們的自尊與自以爲聖潔的心便遭打擊，所以用各樣方法避除畏懼。』

美徒：『你的話我覺得很對，因爲在我未曾覺悟自己以前，我也有這種經驗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如今我們暫且不提無知的事，不妨再談別的有益的問題。』

美徒：『我十二分的同意；但是，請老兄先講。』

基督徒：『那末，十年前你會否認識一位同鄉信徒？那時他對於宗教勇往爭先，他名叫暫信。』

美徒：「豈有不認識他之理。他住在磯地鄉，離信實村不過六七里路遠，和反舊先生做鄰居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說得很對。暫信與反舊本是同住在一處。照我所知，暫信曾有一度深刻的覺悟，我相信他實在看見了自己的重罪，並且畏懼後日罪的代價。」

美徒：「我也如此相信。當時他的覺悟是真誠的。那時我的家離他的家不過十里地，他常到我家來，有時心中感動，面上掛着淚，表示他爲罪而痛苦之情。我也實在憐恤他，對於他也未嘗沒有希望。但是，可惜他後來又變更，你也知道，呼「主啊！主啊！」的人未必都能進天國。」

基督徒：「他也曾告訴我，他願走天路，如我倆一般。但不知怎樣的他忽然與一位惜身相識，從此他便不與我親近了。」

美徒：「如今我們既然提到暫信的事，不如略略討論他爲甚麼始信終棄，做一個開倒車的信徒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的提議，我很贊成，請你先說。」

美徒：『那末，在我看來，有四個理由：（一）像習信這一類的人，雖然他們的良心受感，覺得自己的罪過，但是他們的思想仍舊沒有改變。所以事過境遷，他們的良心傷痛既然過去，他們的宗教熱忱也自然停止了。於是仍然去走老路，如同一隻狗一般，一隻狗胃中先有不<sub>安</sub>，然後把所吃下去的東西吐了出來，這並不是爲了不要吃那東西，乃是因爲胃中有病。所以等到那胃沒有病，那隻狗就又去吃那吐出來的食物了。這却是因爲它的性情還沒有改變。所以聖經的話一點也不錯：『狗所吐的，它轉過來又吃。』（彼得後書二章廿二節），像這樣的人，他們暫時熱心希望宗教上天堂，因爲他們畏懼地獄的嚴刑，時隔多日，他們不再畏懼地獄與以後的定罪，同時他們對於天堂之福以及得救的事也冷淡起來。他們的行善，並不是真心要行善，乃是畏懼地獄之苦與自覺有罪而已。那種畏懼一經過去，他們對於天福的需要就都打消了。於是一切仍走到原路上去。（二）他們這些人容易受世人的支配，怕別人反對他們如聖經所說：『懼怕人的，要陷入網羅。』（箴言廿九章廿五節。）因此，他們的宗教不過是一時的熱忱而已，怕地獄之苦，就想上天堂，此種懼怕一過去，就生出怕世人的心理，以爲做人不妨做得識時務些，落得漂亮，何苦去與世人作對頭，或是自討苦吃呢？結果，

他們就與俗世妥協，把宗教掉開。(三)他們生心驕傲，看不起宗教，覺得信宗教怕羞。因此，怕地獄的念頭一經遺忘，他們就阻止前進，又回到老路上去了。(四)他們本來不願思想罪過與刑罰，以爲這是自尋苦吃。故此把罪與畏懼的心理拋開。如果能常想到，追求耶穌，他是我們的避難所，堅持到底，便能得救，但是，如暫信一般的人，有始無終，把一點兒覺悟也放棄，把自己的良心弄得較前更硬，倒行逆施，逞快於一時，結果是捨了正路，仍入邪路。」

基督徒：「你所說的很有見解，因爲一言以蔽之，暫信的改變是換湯不換藥，他的心與意志畢竟還沒有改變。如同一個犯人在法官面前受審問，害怕發抖，似乎像是痛悔一切，其實他並未真心悔過，不過是怕受刑罰而已。所以這是很明顯的，如果把他釋放了，他還是去做賊做流氓。倘使他真心悔過，改變了他的心，你就是強逼他去做賊，他也是不肯再去犯法的事了。」

美徒：「如今我已經把一些原因說出，請老兄述說暫信一些人爲何開倒車的情形。」

基督徒：「我很願意。」於是基督徒就把他的意見述說出來如下：(一)暫信這些人第一

步離開正道，就是不願多思想關於上帝，死，以及來日審判的事。（二）後來他們漸次疏忽了他們的靈修功夫，如同私室內祈禱、克制情慾、內省、悔過、等等。（三）後來他們遽避熱心活潑的基督徒，不願與他們交友。（四）再後他們對於公衆應盡的事冷淡起來。如同聽道、讀經、聚會、等等。（五）其次他們開始批評別的熱心基督徒，吹毛求疵，冷讖熱諂，務使一般人對於宗教灰心。（六）其次他們開始與不良分子多往來，交了些酒肉朋友。（七）然後他們暗地裏常談那些肉感與不潔的事，看見別人（在社會上算爲可靠的人）同樣的胡調，心中便更加放心，以爲不妨大家胡調。（八）他們不但在暗中做，而且居然在大衆面前行起來，不過開始還是犯那些瑣細的罪。（九）最後，他們就明目張膽，狐狸顯出原形來了。結果，是走到窮困的路上，如果沒有上帝特別的恩典救他們出來，長久的自己欺騙自己，那就要受永遠的沉淪。」

說到這裏，我夢見他倆已經走出迷氣地，走進安樂村原文作(Benah)（以賽亞六十二章四節），村中的空氣清香可愛。他們到天城的路，正從此村經過，二徒就在此享受一時之安樂。正是烏語花香，而且到處有斑鳩的聲音送到他倆的耳中。（雅歌二章十到十二節）。在這

村中太陽晝夜的照着，爲絕望的權勢所不能及，既然看不見疑寨離，陰翳之地又是甚遠。在此，他倆可以遠瞻天城，而且還可以與天城的聖徒們相會，因爲此村離天城不遠。在此，新郎與新婦重訂婚約，萬象回春，其樂融融。（上帝看見世人，也如同新郎看見新婦一般）在此，他們吃的唱的都全備，百物充盈，不必愁沒有東西果腹。在此，他們又聽見從天城廣播出來說：『看啊！對郇山的居民說，你的拯救者來到，一個人的賞賜就在面前。』這村的居民也都對他倆說：『聖徒啊！你倆真是主所救贖的人。』（以賽亞六十二章十二節。）

二徒在此村中行走，離天城不遠，比較以前在遠處旅行快樂得多。既然愈走愈近天城，城中的景象能够看得比前更清楚。但看見珍珠的城門，寶石の城牆，黃金の大街，燦爛奪目，太陽照着，迴光反映，更是眩目，弄得基督徒驚嘆不置，急欲進去賞觀，那知這樣心中一急，便生了病。美徒雖然沒有像基督徒這般厲害，也有一二次覺得不舒暢，因此，二人便暫留下，休息片刻，他倆在心痛的時候呼叫說：『你們若遇見我們的情人，請你們告訴他，我們因思「愛」成疾了。』（雅歌五章八節）。

不久，他倆的力氣稍覺恢復，便又帶病上道，愈走愈近天城。到了一處，看見有不少果木



園、葡萄園、與花園，門通天路。他倆遇見管園的園丁，就問他說：「這些佳美的果園與花園是誰的。」園丁回答說：「這些是屬於天城之主的，他種這些果木與花草，一方面使他自己得以娛樂、享受，一方面原也是爲天路客預備的，大家可以享受安樂。」園丁說完，就請他倆進去參觀，並且請他們隨意的採取果子受用（申命記廿三章廿四節）。園丁又指給他倆參觀園中的風景，主所常遊的地方，以及主休息的園亭。他倆在亭中稍留，並且睡着了。

我又夢見他倆在睡覺講夢話。講得非常之快，似乎從來沒有講得這麼多。我看了覺得希奇，園丁就對我說：「請你們不要大驚小怪。這裏的果子與葡萄吃了能使人夢裏說話，因爲其味無窮，效力很大。」

過了些時，我見二徒從夢中醒來，彼此招呼，再走天路，但日光照在黃金的天城，迴光很大，他倆的眼睛不能正視，行路不便，祇得用一種避光機，方能向天城前進。他倆在路上遇見二位聖者穿着金光的衣服，面上又顯出光明。

二位聖者問二徒道：「你倆從何而來？他倆據實答覆。又問他倆：「你們在那裏住，路上遇着甚麼困難危險以及甚麼快樂安慰的事？」他倆亦一一的答覆。於是，二位聖者對二徒說

：『前面還有二道難關，走過了，便進入天城。』

基督徒與美徒請求那二位聖者與他們同行，二位聖者也應允了，不過對他們說：『要走過那二道難關，還得靠你們的信心方能奏效。』我看見他們四人同行，走到了一處，可以看見天城的大門。

我又看見在他們與天門中間隔着一條江，江上並沒有橋可以行走，江又是很深。二徒看見了這條無橋的江，心中恐慌，但是，同行的二位聖者對二徒說：『你們必須親自渡過去，不然，便不能走到天門。』

二徒又詢問：『除出這條江之外，還有別條容易走的路麼？』二位聖者回答說：『祇有二位古人，一位名叫以諾，一位名叫以利亞，曾經到天門，而沒有走過這條江；因為世間之大，不走這條江的祇有這二人。』（哥前十五章五十一節至五十二節）。二徒聽了，心中憂悶，尤其是基督徒大抱悲觀，向左看，又向右看，想找一條較易的路，但是找不到。他倆又問：『這條江是否完全都是深淵？』二位聖者說：『並不是。但是一定要你們親自走過去，如果你們信主的心大，那末，江也許會覺得淺些。』

於是，他倆便決志走到江邊，進入水中，基督徒開始覺得要沉下去，大喊美徒救他：「我沉入水深處了，浪激過我的頭頂，怎麼辦？」美徒安慰他說：「請我兄放心，我腳踏實地，一切都平穩。」基督徒又說：「啊！吾友，死的憂傷四面困住了我，那流乳與蜜的福地，我終於不能見面了。」那時，基督徒覺得一切都昏天黑地，驚怕萬狀，前面看不見去處。而且差不多知覺全失，不能回憶以往在路上所享受的恩典與安息，語無倫次，似乎是一切都完結了。」

但是，細聽他在昏亂中所講的話仍是表示他心中的畏懼與恐怖，怕他自己在江中淹死，不能够進入天門。旁邊站着的人也聽見他爲了自己的罪心中難受，就是他在未走天路以前所犯的，以及他在做天路客時所犯的，使他難受。並且據說，他似乎看見異象與惡鬼的影兒。美徒就用各種的方法幫助他，務使他的頭能伸出在水面上，因爲有時他的頭淹沒在水中，有時又露出頭來，狀如半死。美徒就用安慰的話對他說：「老兄，我看見了天門，並且有人在那兒立着歡迎我們。」基督徒回答說：「天門口候着的人乃是歡迎你，並不是歡迎我。因爲你一直抱着希望的心。美徒對基督徒說：「你也是抱着希望的。」基督徒：「啊，如果我能

得救，上主一定會差他的使者來救我脫離這陷穽。但我罪孽深重，所以他離棄我，讓我在此吃苦。』美徒對基督徒說：『你忘記了，一個好人死時心中難過，一個惡人反沒有疼痛的話，經上說：『惡人們死時，沒有疼痛，他們的力氣，却也壯實，他們不像別人受苦，也不像別人遭災。』（詩篇七十三篇四節五節。）所以現在你吃了一些苦，並不能證明上帝棄絕你，乃是要給你一個試練，使你能回憶以前上帝如何恩待你，在苦中能完全依靠他，並且在他裏面過生活。

我又夢見基督徒沉思了一下，不說甚麼話。美徒便又對他說：『請你心中快樂起來，耶穌基督一定會成全你的。』基督徒一聽見這句話，也感覺興奮起來，便大聲說：『哦，我也看見了基督，他對我說：「你從水中經過，我必與你同在，你渡過江河，水必不漫過你頭。」』（以賽亞四十三章二節）那時他倆鼓着勇氣前進，沒有仇敵能加害於他們，而且基督徒的脚也踏着磐石，不致再沉下，其餘的江並不十分深，所以走過去很容易。結果，他倆安抵彼岸。走到岸上，他倆又看見那二位光明的聖者，在那裏等着他們。看見他倆從水裏上來，就恭賀他們，並對他們說：『我們奉了上帝的命令來服事一切得救的人，如今特來照應你們。』

他們就大家向天門前進，那天城原築在很高的郇山上面，但是爲了有二位聖者扶着他們，所以二徒走上去，並不感到吃力。復次，他倆現在已脫去那屬世笨重的衣服，當他們進入江中時原來穿着那些衣服，但是既出了江，就一齊脫去。所以走路輕便，行得很快。雖然那天城造在比雲還高的地方。他們又經過天空高處，一壁飛行，一壁暢談，心中十分安慰，因爲他倆安然渡過那條江，如今還有二位光明的聖者護送他們，豈不是更加快樂麼！

在他們的談話中，二徒問天城的情形如何，二位聖者告訴他們，天城是如何的光榮，如何的美麗，實非人言所能形容的。二位聖者說：『你們但看上面的郇山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聖城，其中住着無數的天使，以及許多因信稱義的人在那裏享福（希伯來十二章廿二節到廿四節）。二位聖者對二徒說：『你如今正是飛到上帝的樂園中去，其中有生命的樹，可以吃樹上永遠不朽壞的生命果子。你倆到了那裏，就有雪白的衣裳賞給你們。又可以每日與天城的王一同行走一同談話，直到永遠（啟示錄二章七節，三章四節，廿一章一節）。也不再看見世上的憂愁、疾病、苦難、與死亡，因爲以前種種都如過去一般（以賽亞六十五章十六節）。你倆如今到天城去，與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以及衆先知相會，還有許多上帝所救的人，

他們都可以因信而稱義，在天城行走，並且可以在床中安睡。（以賽亞五十七章一節二節）

二徒又問道：『我們住在聖城中做甚麼事？』二位聖者說：『在那裏，你們要得着安慰，因為你們生平做了許多苦工，以前有憂愁，現今可以得到快樂。你所種的，現今可以收穫。這些果子就是你以前在天路上爲主所流的淚與祈禱所結的（加拉太六章七節）。在那裏，你倆一定要戴金冠，永遠可以看見耶穌，因爲那裏你們可以與主面對面了。（約翰一書三章二節）。在那裏，你們可以用讚美的聲音頌讚他，感謝他的大恩，一切都能如意。不像在世上時，有肉體的連累，有許多缺點。在那裏，你也可以親眼看見親耳聽見全能者慈悲的聲音。在那裏，你們又可以與你們的朋友會面，相親相愛。在那裏，可以接待在你們以後進天城的人。在那裏，你們要穿着榮耀莊嚴的衣服，坐着威風凜凜的車與王同出同進，當號筒大作，他駕着雲彩降臨到世上來時，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降臨。他坐在審判臺上，你們也要與他同坐。他審判萬民，以及天使，你們也可與他一同去審判。你們的仇敵，那時便由你們審問了。他審問完畢，他返到天城，你們也返到天城，一路上有號筒吹着，威風的很，你們便可以永遠與他同在。』（帖前四章十三節至十六節，猶大十四章，但以理七章九節至十節，哥前六

## 章二節三節。）

他們四人一壁談話，一壁飛行，將近天門的時候，忽然有衆天使出來，迎接他們，二位聖者就把二徒介紹給衆天使說：『這二位在世時是愛主的人，並且爲主的聖名放棄世上一切的東西，主差遣我們去迎接他們，如今我們引導他們到這裏，不久卽可以歡然的去見主，與他們的贖罪者面對面了。』衆天使大聲喝彩，表示歡迎之意，大家說：『福哉，那些被主請來赴喜筵的人們！』（啟示錄十九章九節）。

正在那時，從天城出來一隊軍樂隊，身穿光亮的白衣，口裏歡呼，衆樂齊奏，聲震天空，這些軍樂隊人向二徒行禮，同時樂聲大作。萬口齊唱，表示萬分歡迎之意。

大家相見之後，那些天使們與奏樂的人擁着二徒，前後與左右護圍他們昇上天城，一面行，一面又奏和諧的音樂，使得看見這種盛會的人，以爲天城中的人都一齊出來歡迎一般。在歡呼中二徒仍然向前進，奏樂的人不絕地吹打他們的樂器，指手畫腳，表示着他們歡迎的熱忱，很高興與他們相會。同時，二徒雖還沒有進入天城，他們的快樂也如同已進入天城一般。因爲見了衆天使，聽見了和諧的樂聲，其樂無窮。在此，他們可以很清晰的看見天城的景

况，他們似乎聽見了城中的鐘聲齊發，表示歡迎他們進去。最使他們心中快樂的，是他們想到從此他們可以永永遠遠與那些聖者們同居在天城，這是何等的大福，不是人言所能形容的了。在這種快樂的熱鬧中，他們走到天門口。

在天門口，他倆看見門上有金字寫着：『凡遵主誠命的，有福了，可以享受生命樹的權利，也能從天門進入天城。』（啟示錄二十二章十四節。）

我又夢見二位光明的聖者叫二徒扣天門，他們遵了命，就有人從天門上望下來，內中有以諾、摩西、以利亞、三人。二位聖者介紹說：『這二位天路客離了將亡城，因為他們愛天城的王。』二徒又從懷中取出各人的執照交給管天門的人。管門的把執照遞給王，王看了就問：『那二位天路客在何處？』答道：『他們站在天門外邊。』王就下命叫管天門的人開門。歡迎守真理的義民們進天門。（以賽亞廿六章二節。）

我現在看見他倆進入了天門，他們一進天門，就改變了形像。身上忽然穿着金光的衣服，又有天使抱着金琴托着金冠送給他倆。金琴是叫他倆彈着可以讚美歸榮給上帝，金冠是一種尊榮的記念物。我又聽見天城所有的鐘又發出快樂的聲音，二徒去見主，主說：『你們可以



前來，與我一同快樂。』（馬太廿五章廿一節。）我又聽見二徒用高聲讚美主，唱着：『但願頌讚、尊貴、榮耀、權勢、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遠遠。』（啟示錄五章十三節十四節。）

那時，天門一開，我在二徒後面望進去。看見天城內光芒萬丈，如同太陽一般。街道鋪着黃金，有許多人在那裏行走，頭上戴着冠冕，一隻手拿了橄欖樹枝，一隻手彈金琴，歌頌上帝。

其中還有些生着翅的天使飛來飛去，此唱彼和的歌着：『聖哉，聖哉，聖哉，聖哉，全能的大主宰。』唱完，天門關了，我看見了眼熱，甚願自己也得進去。

那時，我對着這些勝景呆了許久，忽然回頭，看見無知也到了江邊。他居然也渡過這江，而且並沒有如二徒這麼艱難。因為適在那時有一位擺渡者在那裏，他名叫虛望，把無知擺了渡，所以他可以安然的渡了江。既過了江，就又走上山，不過沒有人去招待他，也沒有人助他一臂，他到天門口，看見門上寫的字，就開始扣天門，希望天門馬上會給他開，他便得進去。管門的人在門上向下看，並詰問他說：『你從何處而來？你想要甚麼？』無知回答說

：『我生平在主耶穌面前吃喝過，主耶穌也在我們街中教導過我們，主必認識我。』管門的人向他索執照，可以稟告天上的王。無知向懷中去索取，但是找來找去沒有。管門的人又問他：『真的沒有執照麼？』但是無知說不出一句話來。管門的人祇得據實報告王。但是王不願親自出來見他，吩咐二位聖者，就是方纔招待二徒的天使出來，細綁無知的手脚把他擲下。二位聖者就遵命，押着無知從空中飛跑，一直跑到我從前所看見山腳旁邊的一個洞口，把他放入洞中。那時我方纔覺悟不但將亡城的路通到地獄，一個人就是走到天門口，仍然可以下地獄的。我夢到此就醒了轉來。

本書的終結，做詩一首：

『我現在把這夢景告訴了諸君：

你們能否把內中的意義解釋我聽，

或是向你們自己和親隣解釋，

但千萬不要誤解這故事的深情，

爲的這樣非但無益，反而使你們受害，

一經誤解，就有惡魔隨跟。

也請注意不要單看這故事的外表，

也不要向書中的比喻和人物怒罵和訕笑，

這只有孩子和愚人纔是如此，

你們却該把故事的精髓尋找。

你們要把幕布揭開，把我的面幕撕掉，

方能明白這比喻的深奧，

發覺了這故事的涵義，

能以幫助一個忠信的人明白真道。

你們要丟棄內中的渣滓，

保存牠的粹粹，

要認真選擇，

不要隨意丟開，

若是你們讀了這故事漫不經心，  
我嘆息無言，只能再去夢一回。

(本書完)

